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44, No. 748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748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一(并序)

(起鈔文總題終轉業變根)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茲鈔者吾祖於大毗尼藏撮其機要以成文也懷鉛始畢新羅學者潛竊歸國歷二百載此方絕本會昌五年因侍御李元佐附海東金舍人於本國求之彼國王城慧明寺釋自相東泉寺釋玄靈校寫附至當大中四年二月八日也噫人或咎其竊者予謂不然何哉蓋大師之道將施及天下故神假其手以滋法利繇是此土文之將行不遠而復予景祐中嘗於佛隴撰戒本疏記有澗河冲羽律師躬持斯本扣關為惠故凡執筆得鈔兼閱其猶入旃檀之林復嗅薈蔔之氣法理潛益豈虛言哉然大中至今復逾二百載其間抄寫紕繆駕說尚壅尋抵抗之崇法寺粗事科判阻以疲茶罔逮筆記後遷淨住一日講餘遂發篋再覽凡厥引據悉考正文帝虎之訛於焉辨矣因出記六卷題曰輔要庶輔翼先聖之至要者也覬諸英選無誚狂斐。

時大宋慶曆二年龍集壬午孟夏三日序

釋四分律拾毗尼義鈔題中十字初三字標本宗通號下七字示今鈔別名又四分律與毗尼五字屬能詮義之一字是所詮拾鈔二字彰撮略之目卷者可卷可舒上者別於中下梵云只埤理等華言四分戒疏云四分者顯宗目也佛滅百年興斯名教相傳云於上座部搜括博要契同己見集為一部四度傳文盡所詮相故云四分此據說之所至非義判也如二十犍度離分三分可是義開耶律者西音毗奈耶等此言律也則此方之刑制故風俗通云臯陶謨虞舜造律故知華梵名異體一如本宗毗尼及律二名不並是也。

終南山者所宅之靈岳也漢書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即長安之南山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茲山一名地肺可避洪水故高士傳曰綺里季等共入商洛隱地肺山是也沙門具云沙門那此云勤息謂勤行眾善息滅諸惡故後漢書祀郊志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出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也釋者姓氏之興本欲召其質也故隨物類而命其形名焉至如東夏姓源本惟有九大夏種姓有四但明佛姓自分五別一曰瞿曇(星名也或曰泥土非)二曰甘蔗(菩薩往於甘蔗園遊止修道因園命氏)三曰釋迦(此云能仁因父之嘆)四曰舍夷(律云佛舍夷種亦國號也)五曰日種(律云父姓名為目也)統明五異同宗一氏隨事流變故有斯分然釋一姓羣籍多明自餘出沒任緣而舉故祐律師云仰惟定光授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託釋種名出於未形之前跡孚於既生之後炤灼天人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乎今言釋則簡天竺異道言沙門乃別本族釋種故合而

稱焉道宣大師諱也字法倫姓氏生年感通行業遷神等事具如別傳撰謂撰古遺文述謂述而不作鄭康成云述謂訓其義也且此鈔撰述當唐貞觀九年戒疏是八年若再出則在後矣故批文云永徽二年九月十九日方為疏訖。

將講者將且也詩云方將萬舞又助也言毗尼藏中文義煩博故今聊且掇拾翼助之也既非廣故乃曰略存六門也嘗試論之先德謂此鈔有三失一曰文義魯質多云首解二曰著述不全埋名沒代前無序引後無批文三曰備其遺忘略示義章云將講四波羅夷等如此立言何誣先聖之甚乎觀其文理尚乎淳正外爾雕飾直疏祕邃有董狐之筆何魯質之有乎又言首解者由師資傳道跡相祖述如禮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此亦然也夫復何患其次三分不全者蓋鈔主纔撰文畢便為他竊故未暇撰序也或可詞尚簡要故前後省之爾亦猶心經無序及流通蓋括略大部般若之要斯實可擬又始毗尼大綱迄滅諍法各關義門探摭奧旨凡一發問慮重關之鑰難開及一伸答見大川之水頓釋自非妍精覃思何能究盡豈止備遺忘者哉但由古人不考文義相沿其說寄言後學可不慎歟。

第者居也一者數之始也如來者龍樹云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曰如來涅槃云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也世者俗以三十年為世又父子相繼為世今云世即世間一器世間山河大地是二有情世間四生九類是謂巍巍大覺蕩蕩垂化出器世間利有情世也五名即五部名也既如來在世早萌五名所以不即分者。

鹿苑鶴林者謂如來既成道已說必託處故略舉初後以攝中間不越四十九年矣若示一生在世凡八十年謂十九踰城五載游歷六年苦行三十道成五十年說法合八十矣今多云四十九年說法者蓋於姬周莊王十年四月而生至惠王十九年二月入滅年雖滿以月數之其實七十九以當年入滅故大論釋鹿苑云昔波羅柰王入山遊獵見二鹿群數各五百各有一主有一鹿主身七寶色是釋迦菩薩復有一主是提婆達多菩薩鹿主見王殺其群黨起大悲心直至王前白言若以供饌當差次送每日一鹿王善其言於是二主各差次送次當調達群中有一母鹿白其主言我死分當而我懷子子非死次乃至菩薩鹿王云唯我當代即至王所備陳其事王聞語已即說偈言我實是畜獸名曰人頭鹿汝雖是畜生名曰鹿頭人以理而言之非以形為人若能有慈悲雖獸實是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鹿苑婆沙亦名施鹿林謂梵摩達王以樹林施眾鹿故亦號仙人輪處謂羅勝仙人始於彼轉法輪故是以如來亦於此處轉四諦輪始度五俱隣也鶴林者在拘尸城阿夷羅跋提河邊樹有四雙復曰雙樹四方各雙故涅槃後分云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床蓋於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故名鶴林即於此處將欲圓寂乃於中夜復茲顧命垂示遺教也莫不對彼利鈍之機隨制遮性兩戒數既不等故曰萬差。

何下推釋差義良由下二句示根差不越上中下三根也故令下示法差即七五輕重之聚遮性緩急之相也諸部明了論云律中說罪有五部者解云此間為篇如波羅夷部有十六罪是也雖復下會差成益也以是下因差有異也若然則具含五部名計盡在其中矣。

又下引經皆約如來在世時說言我滅後有五部也若然則五部之名早預彰於佛世也引付法藏者彼則無文其實反證意云若如來說法律實有五意者則傳中應須言佛在世時分便成五義是則不然故論云牟尼大聖主悉斷一切見今若於傳字下義加應字則文顯也又下方等經中亦說有五部之異彼且不斥人法之非故戒疏云斯但說有不斥人法又大方廣中亦證有五部此既明文顯指豈可須引雖然亦未明示滅後所分故大集中方云滅後分五斯乃懸記亦非本意如世父記子後必分異又文殊師利經分別部品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佛入涅槃後未來弟子云何諸部分別云何根本部枝末部佛告文殊師利未來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諸法住二十部者並得四果三藏平等無下中上譬如海水味無有異如人有二十子以此證知五部二十皆如來在日懸記分耳令即記薊之言也成道證一乘者本欲但以利他所證一乘微妙法樂止由眾生根行悟入有殊故於一覺池分出三也此蓋權巧方便爾故經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今下此亦相翻取解意云若本有五意亦應如彼三乘立五種名分為五部良由無五意故所以至結集時仍為八十誦一部文爾故文殊問經偈云十八及本二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是知末後挹流歸源尚無有異況乎在時實彰五異輕重如來對根立制互有輕重又五部所計亦有輕重如四分重犯夷結重十誦但吉若無五意不應互執有輕重義抑又大集經中云滅後分五既懸記分五則明有五意何言無耶答中既言滅後則反知在日本無五意理非失矣例彼例十夢經非約在日分五意也五人即迦葉等五聖宗輪論疏云佛有五德任持故不分一不可化者皆能化之(人無異執)二能斷疑網(有疑皆決法無異執)三人天崇敬眾德所遵四說法必益但有聞者皆出盡塵勞五能伏邪論天魔外道皆能伏故由斯五義在日不分若爾滅後何不便分答教主雖無蓋由有迦葉等五聖任持故至百年後根機差別方乃分之由五聖次等付法故云異世即豎五師也聖者指佛也第一即毗婆尸此云勝觀在賢劫前九十一劫出世由中間劫空遠取有劫佛以成七世也乃至後彌勒佛興即以尸棄為第七祖也第二即式棄此云持髻在賢劫前三十四劫中出世第三即毗舍此云徧一切自在同前式棄佛時出世前後兩分空劫無佛也第四即拘留孫此云所應斷即賢劫成時第九減劫時出世賢劫四佛中初佛也第五即拘那含牟尼此云金色仙賢劫第二佛第六即迦葉賢劫第三佛文略第七釋迦人壽百歲時出十二年後方說廣教賢劫第四佛也問前之六佛八七六四二萬歲互望少減或減半等今釋迦減壽何極少乎答機未熟故善見云我今世尊應取迦葉半壽一萬歲時應出世觀於眾生根無熟者五千歲應出次第至五百歲應出又復無根熟眾生乃至百歲然後有眾生可度是故佛出世短壽住滅。

言六佛俱說廣者應無久住不久住義何以佛答身子有住滅之說耶首解指首師所解也下云大疏首疏義皆一耳二佛第三第五身子舍利翻身弗云子以母好身形故母名身是身之子也若云二佛隱其說廣生請制之由則六佛通有廣略何言二佛法不久住作業即羯磨受業疏云以成道初用三語法八年制斷令興羯磨則知未宣廣教早彰羯磨則廣略二教通有又安忍之設何止於制廣之後故曰同之今謂受戒安忍既在法亦非滅今言不久住者且抑而談之

故戒疏云適化無方隨機隱顯斯乃聖心布教盛衰非凡所謀四受善來破結三語八敬內凡即加行中煥頂忍世第一若據業疏善來者此人宿樹善因早蒙開悟斷惑一輪道成初果即陳如為首四分須證初果五分亦通凡夫以須提那是善來度故破結者此人修慧惑盡道證無學會正理窮自然感戒從所破為名故號破結又三語一位此人積行非遠未登聖位於彼羅漢先有別緣得由三語八敬女人機發深厭生死令傳八敬言下感戒今就多分而言故云凡爾不通未代者業疏云善來三語八敬三受局在佛世破結得戒通佛滅後鈔據像末證四果得戒者少故言不通又善來八敬局在南洲由中成道佛自秉故羯磨破結通於三洲三語一受八年前興未擯寶頭二洲無法何得通也故知羯磨一受約時通三約方通三故法不滅矣。

問下此指涅槃第十八卷中迦葉菩薩問也彼具云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親從佛受如是義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後滅盡今鈔借彼問以發起答中利根如輕病鈍根如重病病輕易治治差則藥亡喻教滅也病重難治治難故藥存喻教住也不可定言其法滅矣故彼經云寧說蚊[口*(佳/乃)](即委切)盡大海底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以索擊縛猛風口吹須彌散壞等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化教如經論化教非無廣略何者鹿野初唱但示四諦終乎一化則八萬四千法蘊先略後廣次第可思。

包含者利鈍俱攝未張輕重又總機緣也皆下被純淨之士於行增益也第下十二年後方付弟子則通二教俾乎眾法自行二法成就。

又下以羯磨眾法非佛所秉佛不入僧數故問何故愛道施衣令與僧中我即在者答佛在應供僧中不在羯磨僧也所以羯磨一受唯是僧秉不通於佛有十義故始自第一成等化終乎第十通未代故別教對略名別以鈍根不解違略起非是教行俱闕後別制廣通收利鈍則教行俱補佛若宣廣不利滅後故曰不普又廣則已顯輕重十誦云若為犯說頭破七分既無利益故又不說。

四分下引付弟子時文弟子淨名疏云師之謙讓處資如弟資則敬師如父故稱子也又大師云學居師後故言弟解從師生故稱子五分等等十律也天眼若於深禪定中發得四大清淨造色住眼根中即能見六道眾生死此生彼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是為天眼若以此眼觀者如駛雨下肉眼非通但取相淨七分即神杵之所碎也如來則有弟子則無。

善見下彼論第五云釋迦牟尼佛從菩提樹下二十年中皆說教授波羅提木叉復一時於富婆僧伽藍眉伽羅母殿中諸比丘坐已佛語言我從今後不作布薩不說教授木叉汝輩自說何以故如來不得於不清淨眾布薩等故曰後付弟子無事者光律師釋云由未最初犯故曰無事又釋容有初犯但不在眾得行說戒故曰無事今釋云如律五年制廣教便有犯人但最初不犯即名無事也至十二年方有重犯佛言我不說戒汝今說等隨根下善見云二十婆論云十二此亦見聞不等善下引舍利弗品文彼問曰過去諸佛何不為聲聞弟子結戒答聲聞弟子不犯非故彼論下文又云過去諸佛先觀聲聞心然後教授緣諸聲聞易悟理故佛亦不為廣說諸天來白者為如來六年一說時諸天人心思欲聞佛說戒故恒計年歲應到六年即集大眾往佛所也未得通者承天人力到布薩堂時毗婆尸佛知眾已集即說教授木叉云忍辱第一道涅槃佛

最勝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一切惡莫作當具足善法自淨其自意是則諸佛教等大疏然本無大字南山尊之故特加耳。

二十年一師凡五師經一百年也後方分部故婆沙論及長耳三藏傳云一百年後分為五部二百年後分成十一部四百年後分十八部若付法藏傳但說迦葉至耆多五師相付則不敘年數也文下即文殊問經分別部品云我入涅槃後一百歲此二部當起一摩訶僧祇(此言大眾老少同會共集律部也)二體毗履(此言老宿淳老宿人同會共出律部也)迦葉即摩訶迦葉波此云飲光氏上古有仙身真金色能發光耀又尊者自有光耀因以名也故傳云迦葉過去毗婆尸佛時為鍛金師貧女丐得一金珠倩令修造用補像面共誓曰願我二人常為夫妻身真金色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作金色理行二教理收定慧行據戒律也。

大悲經指彼經第四卷迦葉品中文也。

雞足方志曰梵云屈吒播陀山(言雞足也)亦謂婁盧播陀山(言尊足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峭絕孤起迥然空表半下茂林半上蔓草尊者大迦葉波於中寂定也又大悲經云有四石山到迦葉所覆障至身合成為一是迦葉身在彼四山石中身不變壞等現大悲之願者案彼經云佛告阿難迦葉比丘入涅槃時作是誓願願我滅後以佛神力所加持故令我身衣不變不壞髮毛膚色諸根支節亦不變壞乃至彌勒如來出世時令我此身見彼世尊共作初會如是第二第三會以我願力所持故乃至當令百千億那由他眾生得聖道果已而般涅槃故曰願力任持也。

化下彼經又云彌勒出時初會共九十六億諸比丘眾二會共九十四億三會共九十二億眾皆到迦葉所彌勒示眾言此迦葉比丘於釋迦牟尼如來法中最大聲聞住勝頭陀少欲知足等又舒金色右手摩迦葉頂種種讚嘆已尊者以本願力所持故住虛空中現種種神變已方以己身火闍維乃至諸比丘天人得聖道果有斯利益故曰化彌勒弟子也十八變瑜伽云一振動二熾然三流布四示現五轉變六往來七卷八舒九眾像入身十同類往趣十一億十二顯十三所作自在十四制他神通十五能施辯才十六能施憶念十七能施安樂十八放大光明如經中即付法藏傳亦號佛說付法藏經彼第二云阿難乘舡在河中流是也恒河方志云菟伽河即古恒河毗婆沙論云有四大河從阿耨達池出流趣大海一名恒伽二名辛頭三名博叉四名私陀彼恒伽河從金象口出繞阿耨達池一市流趣東海辛頭河從銀牛口出亦繞大池一市流趣南海博叉河從瑠璃馬口出繞大池一市流趣西海私陀河從頗梨師子口出繞池一市流趣北海是四河復各有四河以為眷屬等四王阿闍世毗舍國王婆竭龍王帝釋也皆來申請於我國我宮入滅阿難曰我若向一處涅槃即不得分身與餘處供養即於恒河中流而入涅槃乃化水為金地地皆振動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分與上四處起塔供養也。

商那和修亦曰舍那婆斯此云胎衣以先施一衣與辟支故五百生與衣俱生在胎為胎衣出胎為嬰孩衣等後至出家為法衣西域記云正梵語商那諾縛蹉此云草衣阿難將滅先付法藏末田地謂慶喜垂滅度時度五百仙皆成道果其四百九十九人不忍師滅先自趣寂最後一人即末田地亦名末田地此云金地被師留住付法行化也摩突羅亦云秣菟羅古云摩偷羅中印土境也周五十餘里都城二十餘里尊者和修行化於彼罽賓即迦濕彌羅國北印土古曰

罽賓周七千里四面負山雖有門經狹而劣通城西臨大河長十三里廣四里末田於彼行化有緣。

以此下示先後也若論得法和修合居第三今望嗣法與第五毘多故反在末田之後也八十誦者即尊者優波離結集時八十迴誦出蓋一夏之功爾毘多具云毘波多此云近護秣菟羅國城東六里有山崖寺是尊者毘多所造寺北石巖室高二丈廣三丈細籌四寸填之近護導夫妻俱證羅漢者送一籌乖此則在不室記也殊方言各有方法耳。

育王舊云阿育訛也正云阿恕伽晉言無憂本傳云佛言我若涅槃百年之後此小兒者當作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於華氏城作正法王號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眾生等方志云即頻毗婆羅王之曾孫分塔當此土周厲王之時也異部宗輪論云薄伽梵涅槃後百有餘年去聖時淹如日久沒摩揭陀國俱蘇摩城王號無憂統攝瞻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是時佛法大眾初破莫不悟道者言其五部見雖少異而會正理同大集云五部雖各別不妨諸佛法界涅槃。

曇摩毘多此云法正明慧卓朗除邪倒也或曰法藏言含弘正法如藏之密也先果後因者戒疏云如四諦法苦初道後是也又部主曰大集經中所明我身應是謂經中言顛倒解義顛倒說法我今欲說無而先說有欲說有先說無即是顛倒解義況我又名曇摩毘多名字既同我所執法合名四分準此遠因佛記近據分宗又云者皆指大集也受有三世受即執也言執有三世等法故破壞外道者然異道所執誅惡人畜道路女人陵皆無罪此部難言但煞得罪何簡善惡又戒是出離因要身器淨非一切性悉得受故三世有即上受有三世義同迦葉毗亦名迦葉遺解眾生空即了人空也重空者從法得名重重了空也此有戒本相同五分乃至略水火風空也此名下二名皆從法為名也。

婆羆富羅此云犢子從姓立名上古有仙染牛生子部主是彼苗裔也今云著有行者從法執為名謂計我非是即蘊亦不離蘊而有實我若言蘊與我一即蘊滅我滅便成斷見若言蘊與我異蘊滅我在便成常見皆墮其邊故知我與五蘊非一異斷常也又梵語波羅畢栗吒拏此云愚異生亦法執為名也無本即法不傳此又云如是下大集結文具云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各別異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問古師多謂僧祇本律即婆羆所執今如何分答非敢苟分大集明異若合婆羆文不應云遍覽五部遺教亦名遺教法律三昧經古師引此經便許著五大色衣今師雖引但證分五之意故二衣云遺教法律經中五色者此非正錄無知者用之若分部中佛令著五種律衣者不正色也故善見云袈染赤色鮮明(準此木蘭色也)又四分云青黑木蘭豈是正色耶章服儀云上明青黑名同五色如論律中似而非正文中博通下二句三千威儀云博通敏智通利法化譯語乃巧三藏即長耳三藏。

薩下示十二部名數四百下標示十八部二十部者文殊問經云根本二部從大乘出初摩訶僧祇部分別說有七一執語言二世間語言三高拘梨柯四多聞五只底躬六東山七北山此七皆一百年內次第生出次體毗履部分出十一部一一切語言二雪山三犢子四法勝五賢六一切所貴七苾芻八大不可棄九法護十迦葉十一修妬路句已上十一亦百年內次第分出各兼

本部共成二十經云譬如海水味無有異二十部者亦爾皆從般若波羅蜜出。

經云即大集彼云五部雖各別異經既曰異故是別也又僧祇實先滅後便有以廣博故通含五意故是總也亦無妨者即大集云不妨諸佛法界涅槃專下若據四分一部望不分邊可說為總故戒疏序云自諸部遠流咸開衢術獨斯一宗未懷支派良由師稟有蹤知時不墜故也又疏云唯曇無德部始終不分若論異者約後人傳授為異故又疏序云蘊結西土千有餘年譯傳東夏將四百載諸有傳授同異非無具如戒疏故曰別鈔也。

一輪者即見惑也故雜心云須陀洹雖有修道斷不淨業無見道斷業無對事故不墮惡趣具不具足故如車二輪具則所運隨一輪壞則無所堪唱善來者業疏云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從白衣位來入出家位從無戒位入具戒位佛親召命因教感戒也百年毗奈耶云於佛言下鬚髮自落乃至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又毗尼母云如二十年學法者見論云八事眾具普皆隨身比丘下僧祇雜跋渠云諸比丘亦效如來喚善來度人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不如法為世人所譏乃至舍利弗白佛佛言從今日後制受具足十眾和合一白三羯磨受若付法藏說雪山中有五百仙觀阿難將滅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禮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

上法即破結也謂修慧惑盡道證無學會正理窮自然感戒從所破為名今望了諸法性空無我故稱上法故律中迦葉與五百弟子詣如來所世尊為說布施持戒訶欲不淨迦葉等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佛言未來比丘於我法中快修梵行得盡苦際即名受具足戒也言無欲者律中迦葉說偈答佛云飲食諸美味愛欲女及祀我見如是垢故捨事火具今言性空不言相空者以觀諸法相空屬小菩薩也大聖佛也小聖羅漢也業疏云此人積行非遠未登聖位於彼羅漢先有別緣託仗出家得由三語。

八敬一百歲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迎逆禮拜二不罵謗比丘三不舉比丘罪四從僧受具五依僧出罪六從僧求教授人七不應無比丘處住八依僧自恣愛道本經云大愛道裘曇彌亦云波闍波提又曰鉢羅闍鉢底此云生生主即姨母是也本律言是初果五百女通內外凡問此八敬受從佛邊得比丘邊得答業疏云佛邊得若爾何須阿難傳佛之言方乃得戒答約緣須二推本由佛故疏云緣在二人故稱佛秉若是僧者遣人敬己義終不便理從佛也故愛道云若世尊有教我當奉行故也。

五下作業即羯磨受明了論疏翻為業也若非假託人僧界法勝緣扶助勝因則塵沙無表不能發也有人下業疏云有人不立破結是戒破名是通初果亦是不同餘受文列人法破結不爾但列空名若以為受乞求割截亦應是戒。

而下復引古通意云此言成者在羯磨前年若未滿羅漢者後以羯磨增其戒爾猶如胎閏在前後以筭滿得戒又解下今義若在作業前成道者斯則破結得戒已成何須復用羯磨今反於古人故曰後成故業疏云若小年者自開胎閏如戒本中全無羅漢用開未滿故知後成不是開小用羯磨受(已上疏文)若滿下謂若年滿證羅漢者亦自得戒不假羯磨也。

五分下彼云童子迦葉不滿二十受具足戒後方生疑不知云何以事白佛佛集比丘僧問曰童子迦葉有所得不答言得須陀洹佛言此人乃是第一受具足戒然不名白四羯磨受以此證知初果尚然況復無學耶如次即中十邊五也以中國僧多信少機欲漸虧增至十人方為勝境。

邊地持律但五人者以邊隅荒儉僧少遊行致令三年方獲受具蓋因事曲開也十誦伽論邊僧若多用本開法得戒得罪如前即中國二十邊地十人且初二十者為明女報惑深智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因二眾為名也又邊方義立十眾者謂邊邑大僧少故便開五人尼脫有緣依僧亦五彼此具十義應得受遣信者姿兒瓌逸素染俗心出寺詣僧恐成陵染故開差使詣僧乞受如常作法返告便獲因使感戒即以為名四下即小年曾歸者既以事人深閑儀禮便耐惱辱有持戒能故減八年得行具戒因其時緣而得名也得具沙彌得戒眾僧犯罪答中全引古義今師不爾持律之言豈局中表具如業疏第三卷明之若爾何故邊方獨言持律答中國持律者眾故不言邊方反上故特簡。

一謂下以懺罪是滅惡之大倍緣方濟故不開也又慈利故開懺不可更減開於十也二下以受戒是總發懺罪是別悔別若開十則有損總之義故須增十反本受淨律云若少一人是罪不得出又受取相淨懺須體淨義可見也三下如受戒有難遣信開受若以懺例受亦應有難不至其罪即滅是義不然未可相準四下若中國開十出罪則邊國應宜開五若許開五犯者則數以易求懺故或邊僧後多懺法無準故知一定制限二十則僧不敢輕犯數悔故僧祇云因數數犯僧殘如波逸提乃至越毗尼悔故便制六夜懺悔二十人中出罪。

略羯磨者如真諦疏約單白是也彼論云依他圓德有七種比丘有四一善來二三歸三略羯磨四廣羯磨方得比丘尼有三種圓德一善來二遣使三廣羯磨四人下業疏云與今不異四人乘白即發具戒廣下疏云善根轉薄戒法難生加至白四方乃得戒尼中三受無歸及略是聖人者佛呼善來非聖人者三歸單白所不感也故曰尼無此也了論復立獨覺有量功德至得諸佛無量功德波羅蜜至得并前成九種圓德言圓德者即戒體也所受周遍無境不備隨行奉修德充一切故曰也奢誕奢縱欺誕也遣信下言懺殘既不可減二十例今遣信懺罪亦不可也故曰亦同是釋。

問下意謂造業善惡能所俱齊何為遣信要待還報煞盜事成便結所以不同者答下謂受願在緣緣來思具故待報也為惡在境境損即罪故非待報六受局羯磨中僧二尼四也對前善來等四成十受隱別用羯磨一通隱六種別受故言五受。

七種受論云一見諦二善來三三語四三歸五自誓六八法七白四六下論云見諦得戒唯五人(即陳如等)善來三語三歸佛在世得自誓唯大迦葉一人八法唯大愛道故曰六局羯磨佛在滅後僧尼皆得故曰一通也摩夷即論也通備備具也撰下彼經第八寶珠女見佛心生喜樂求索入道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又善愛白淨須湯等尼皆善來度故曰非唯一二若爾多論何不通耶答業疏云多論止謗義在凡夫必是聖人能遣邪執則非教限故了論是聖人者佛唱善來非聖人者則不度

也蓮花色法顯傳云優鉢羅比丘尼因中為醜姪女以蓮華獻辟支佛遂感今生端正日丐五百分食又賢愚經說叔離比丘尼出家佛言善來頭髮自墮斯皆通也。

問下意謂若約及不及者善來既及理應開度云何有說不通邪答下為三歸八年制斷十四年後愛道方自剗髮求受八敬約時不及故言不度然此答意問中自顯此但相因生下此言不通者等文恐言不通三歸受具故便謂五八十戒三歸亦不通尼故曰理即通也又觀此中答文俱釋上尼約時不及故不通三歸受具而闕答善來時及不度文然前文已顯故此彰略故前云為止誹謗故如來不以善來度女非謂約時不及故業疏引多論云佛不度尼為止謗故若善來度者外道當言本在王宮姪女自娛出家還度以自樂故若是聖人佛亦度之義同上引此不下言僧不可獨行八敬法度尼也以緣在二人故。

五百年者大集經明五種五百歲第一五百解脫堅固第二五百禪定堅固第三五百持戒堅固第四五百多聞堅固第五五百鬪諍堅固今鈔指最初也羯下通佛在滅後也。

閻浮亦曰剡浮瞻部傍及鐵圍海內唯有四洲即約蘇山用分方面今即南洲也方志云水陸所經東西二十四萬里南北二十八萬里又依論說三邊等量二千由旬南邊三由旬半是則北闊而南狹人面象焉若約佛成道在此洲地之中也即金剛座是故經云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三天東西北三洲也通三東西南三洲也如律四分第三十云諸比丘汝等人間遊行勿二人共行等是也百一十人者以度一百一十羅漢分頭廣化也而寶頭盧不在其數故曰無名律受戒云世間在一百一十阿羅漢弟子是也寶頭盧是字頗羅壘是姓因樹提長者作旃檀鉢施尊者現通取之佛訶言未受戒人前現過人法訶已擯之故往二洲也則知擯時三語已廢故言不通俱耶尼即西牛貨洲俱舍云人長十六肘其面圓壽五百歲其地徑量二千五百踰繕那唯下彼律三十七中無上毗奈耶同但於多度弟子下如云起僧坊房舍爾婆提即東勝身洲人長八肘面如半月壽二百五十歲其地三邊廣二千踰繕那東邊廣三百五十踰繕那北方即北俱盧洲俱舍云人長三十二肘面方壽千歲其地四邊各廣二千踰繕那在八難之數故多論云唯鬱單越無有佛法亦無得戒以福報障故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果中約成道時也最後心此約三十四心中最後一剎那心解脫道時與盡智相應證於佛果爾時圓德具也若以下大師義斷也然下謂菩薩隱護明之相乘白象之瑞託摩耶宮示太子相蓋垂應而來非實生也至乎鶴林告寂金棺掩耀於無滅中而示有滅故非實滅也是知大聖人雖現生滅之身本絕去來之迹豈以因果之位而定得戒之限乎首陀會天長含云首陀會天知如來心譬如力士屈申臂頃從彼天沒忽然至此或云淨居天奉刀落髮授與法衣靈感傳云世尊告文殊大眾言我初踰城出家入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貿得鹿裘著有樹神現身手執僧伽梨告我言過去迦葉佛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付囑於我令善守護待至仁者出世等準此教文不同也問下凡戒者所以防非也佛既無過何用戒為答下以萬善功德因戒而有一切惡業由戒而滅豈可惡滅無戒無戒則功德不滿況如來萬德莊嚴豈可闕也果頭三十四心頓斷結惑證果當頭故也三護身口意護也謂凡夫過在故勲加三護令非不起果頭過盡不須三護以非不起不妨戒是善法不可無也所謂四句中一心謝境不謝聖無煩惱以境不盡故戒在不失斯

可例也(餘句如大鈔中)獨覺簡緣覺也一名麟喻二曰部行以此聖人出無佛世故觀外境榮枯類內身起滅因斯覺悟證理感戒故曰緣於別事多論云離俗出家獨處閑靜而自說偈遠離惡法當得善法善惡俱滅然後得道爾時亦身口教二俱成就後得漏盡戒也準此鈔中二解脫字上屬有漏別解脫下屬無漏解脫是二俱得故多論問云無漏心中何得有漏戒答曰其法應爾也以業力故無漏心中得有漏無漏二戒。

佛下多論云波羅提木叉戒佛在世則有禪無漏戒一切時有今云何得解脫戒耶如彼論云佛不入僧數若墮僧數無有佛寶若無佛寶不成三歸三歸既闕何言得戒耶就初說者即在家三歸等彼論問曰若稱佛法不稱僧乃至稱法僧不稱佛寶成三歸不又若不受三歸得五戒八齋十戒不答一切不得具則不爾故論云若受具戒要白四得不以三歸也準此具既不局三歸獨覺得戒雖非佛在理得無疑。

得具別解脫者言二種俱得也形俱即盡形也設過去時有形終戒謝不至今身又言三歸五戒等不得者蓋準婆論也以彼云佛出世方有故佛若未出必無自加受法若依善見不約具分通一切時也故彼第七云五戒十戒是學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於世間中此戒常有故自然戒者多論中佛及辟支無師而受又十律自然無師戒謂佛不假師教會理盡故因感戒也今例證獨覺既同佛得自然戒此則於無佛世得具不疑佛下一句反質意云佛既樹下而得豈亦在家耶又佛自王豈須從佛得耶此證自然得戒故知別脫非專佛世明了下雙證具分俱得性成性即體也苦法忍見道十六心之初心也爾時始得無漏又有道俱戒起盡智者從金剛道後與漏盡得俱故名盡智或云盡智是解脫以解脫道中一切惑染皆已盡故名盡智。

弟下謂弟子須假五緣業疏云一假佛教誠二立誓三依教苦修四三毒皆盡五見空感戒故與佛不同又如來得戒已別有十方佛秉法授法王位故靈感傳云盧舍那佛出金色手摩釋迦頂又說妙法我今十方佛欲白羯磨授釋迦文佛成無上法王位諸佛秉此羯磨在金壇上天人大眾無量恒沙聞佛羯磨一時寂然猶如比丘入第三禪諸佛秉羯磨受法王位已地之六種大動佛放光明普照十方廣作佛事利益凡聖不可具述則知弟子雖得上法戒望之遠矣廣下言獨覺亦自具身口二教也如多論獨處閑靜即自身教也自說偈遠離塵離惡即自口教也善惡俱滅然後得道即具漏無漏二戒也。

比丘者則比丘中行善來度也優婆塞律云耶輸伽父至佛所佛為說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自審果證前白佛言我今歸依佛法僧唯願世尊聽我為優婆塞等是為最初優婆塞受三自歸耶輸伽父為首優婆夷三歸即耶輸伽母及本二為首斯皆親承佛化故曰從佛得也尋後方令羅漢作三語度如下為引業疏要具五緣一形同文云刈髮著衣二對無學及教也三有求心文云欲往佛所四心境合五作業沙彌如母論云受沙彌十戒亦名受具止謗如上所引也復次佛為法王與一切眾生作大導師導引眾生背俗入道先令眾生信向無疑然後道教化流天人是故如來捨近取遠自不度也報下證上沙彌有從佛度羸習羸惑習氣也如鴿入舍利弗影中猶有怖入佛影中而無怖蓋佛大慈悲習氣盡故亡盡也詩云人之云亡轉緣轉彼機緣也。

比丘下反上二義也如身子錯授人法又祇律比丘學佛呼之鬢髮在故為人所呵佛言汝不可得如來無畏口也多論下以此三種得戒必從佛得問得稱佛作和尚闍梨不答佛於弟子有和尚闍梨義佛不為人作和尚闍梨是故不得稱也三下謂從諸比丘三歸受戒得稱比丘作和尚闍梨不下是論中答語具云不得稱和尚得稱阿耆梨耆梨即闍梨也八敬以大愛道八法受戒從阿難言下得故得稱為闍梨四不壞多論云為成四不壞淨故若作和尚則無佛不壞淨又為成六念故若作和尚則無念佛故今鈔但舉四義若據彼論具有十義一為成等化故二為止鬪諍故三為止誹謗故四成三歸故五成四不壞故六成六念故七為息滅眾生福故如為比丘一正富羅轉輪王福一時滅盡八不供養下人如作和尚弟子有病當看視等豈是自在法王故九不惱眾生故十為通末代故以是因緣佛不為弟子作和尚也。

論義者增一中佛令須陀耶解有常色等義說法無滯又無怯弱是也又母論云於毗尼藏中選擇是非能信行故名為受具又善語亦名受具從智慧受也尼無此用故不可對談得戒。

梵行難四分云本時婦大童女淫女黃門伏藏皆因人來欲誘調比丘恐為淨行留難也又解下大鈔尼篇往來是非中引四分云若作本法已即日往大僧中不者犯罪有人就尼寺與受戒者不成薩婆多師資傳云非法不成端正難緣尚自遣信此無難緣縱有不合有人就尼寺外結界而受者律無定決然情為尼故來非法有罪。

陀驪是云陀羅驪專頭亦名均提生舍衛婆羅門家至七歲父付舍利弗將至祇洹聽為沙彌漸為說法心意開解得阿羅漢均提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作餓犬蒙舍利弗法食恩今得人身而獲果證當盡身供給永作沙彌不受大戒緣備賢愚第十三二沙彌本老虎之二子也老虎命終多食飼之而為說諸行無常等一偈後終雙生婆羅門家八歲出家獲羅漢道尊者即使採華答言瞻蔔樹高不能得及尊者語言豈無神足時二沙彌即處空中經行樹上採花意云四分證果得上法餘文證果未滿具足猶名沙彌何耶答如文又下簡上義也從俗入沙彌時道已成羅漢者果與戒俱得也唯迦葉者彼云唯迦葉一人得更無得者又云大迦葉來詣佛所言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世尊修佉陀是我師我是弟子是名自誓受故曰從勝緣也羯磨前成謂得果戒在羯磨前也故律云修道成羅漢即名出家受具足者今從得果勝緣受名故曰也經言指涅槃也矛盾矛戈也盾干也楚有鬻矛盾者兩皆譽之買者曰以子之矛擊子之盾如何鬻者不答今謂相違之言也如前即婆論經律各一者律據佛邊聞法受八故言證四果經中反此故曰不證五欲色聲香味觸也阿那含顯大經但證第三何言四果解下經分三四為一往對出家俗分於差別故婆塞但言證三非四也。

聖位以初果得無漏道故二凡外凡則觀事羸淺道眼未明內凡雖緣四諦以身居有漏故不應聖人之召也須提那犯初戒知在凡也二人即三歸八敬二種人也所得能持故不羸誓無退道故不捨非受餘報故不變根復離邪見故不斷善始下二句結示多論云以福德深厚故又由勤神根力於此內凡增故所以堅固不退。

災患即上羸變等四是今至此位根勝故無不壞信以內凡忍中有信根增世第一中有信力增不可傾動如根不可屈伏如力既有根力故稱不壞又堅固不動不屈故曰不退。

何下律第三十云諸比丘受教人間遊行說法時有聞法得信欲受具足時諸比丘將欲受具足戒者詣如來所未至中道失本信意不得受具乃至佛令諸比丘自今已去聽三語受具以此文證何言三歸等信不壞退耶答下業疏云今云失者失事疲苦非理信也即母論云於其中路有生悔心者即還歸家是失事信也。

又解下約四分明愛道是初果五百女亦通內外凡三人初果及二凡故羯磨疏云若論羯磨初為凡。

興後通果向涅槃淨梵即初果人四分花尼亦同受也五分陀驃十六成聖二十受具亦通四果應作四句料簡一得果不得戒均提陀驃是二得戒不得果內外凡等是三果戒俱得迦葉等是四俱不得如下母論但受翻邪三歸是。

前三下論云爾時諸比丘生疑云何三語即是出家即是具足佛曰歸依佛法僧即是出家第二歸依佛意等即是受具業疏問云四分律文但云三語此文更列三歸者答以義約之歸猶結也化法既久宗奉漸離加結成受故多論云宿業力故應三語得戒者三語則止三歸亦然四分文中但云歸依三寶隨佛出家本無結歸故知兩位分也翻邪翻於邪師邪邪侶也三歸歸者多論云迴轉義由翻三邪迴轉三正也不發戒品簡下五八十具三歸有分具所發故五道六道中除地獄也五逆下此簡帶難人也先犯下薩婆多云若受五戒破其重者後捨五戒更受五八十具戒并禪無漏戒一切不得乃至破八戒中重者如前答下準多論文也彼云受三歸竟爾時已得五戒而下應先問云所以說五戒名者將文答之亦如受具已說四依等使令知也。

又下亦論中文彼具云有言受三歸竟說一不殺戒。

爾時得戒所以說一戒得五戒者為能持一戒五戒盡能持故兼本下既誓心受五不但發一也首解此亦論師自定故彼論云諸說中受三歸已得五戒者此是定義八下謂八十兩戒亦如上受三歸已得八十戒或說一戒得八戒等並例如上五戒廣下彼云下至阿鼻上至非想及三千世界乃至如來一切有命之類盡得四戒又三千世界內一切酒上咽咽得戒復將七毒對境歷之則其數無量諸難即五逆賊住等得戒時亦約受三歸已得八戒故曰準五戒解先受下文中不言八戒者以是一宿之戒故智論云受一日戒法長跪合掌應作是言我某甲今日一夜歸依佛法僧為淨行優婆塞薩婆多云若從五眾受必無人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戒亦得今五戒者是盡形受故能作諸戒根本故善生云此戒甚難能為沙彌大比丘及菩薩戒而作根本是也更有所加者母論云優婆塞者不止三歸更加五戒始得為優婆塞故今作法時云我某甲歸依佛法僧盡戒壽為五戒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若具戒三歸則不爾也又未制五八十戒等異故下云八年後方有羯磨自此已後說十八戒法問所以制斷三語者因病比丘無供養看病者故制十僧白四加受使師資相攝問凡歸三寶其境是何答多論歸佛者一切知無學功德是以歸法身不歸色身若爾出血何逆答以色身是器法身所依故害色即得逆歸依法身者斷欲無欲盡諦涅槃是問為歸自身盡處他身盡處答自他盡處俱歸歸依僧者聲聞學無學功德是問僧有真俗為歸何者答第一義諦僧也以常在世間故又俗諦僧是第一義諦僧所依故問為歸一佛耶三世耶答歸三世也以法身同故歸一即三世也若爾諸天各

歸一佛者何耶答諸天雖稱一佛亦歸三世直以一佛為證耳問三歸以何為性有論者言三歸是教無教性受三歸時胡跪合掌口說三歸是名身口教若淳重心有身口無教有云以三業為性有云善五陰也釋論即智論羯磨竟大鈔問云羯磨竟時其文何所答解者多途今一法以定謂第三說已云僧已忍與某事竟此時羯磨竟不同前解第三說已名為竟也故律云忍者默然不忍者說今即說其不忍之意便成訶破必其忍默三說已無訶亦成任意兩得餘廣如義鈔即指此及下問答中也又應知第一念具作無作第二念但有形俱無作一發續現戒體具足問意以三結例三羯磨以一夏例一形也不下此反例答釋也如忘成及界即名前坐何俟三結。

又下謂受者要期一形脫或形盡始發其戒者則無可對故在三法竟時發也安居不爾要心是短期三月坐限滿形存是有所對故非並也。

一時之間有多法者如三時中九十日為一時而有眾多人受是也一時之中不得有多時者如九十為一時即此九十中復無別九十日也要下安居要九十日滿夏法成是前謝後生也受法頓起故又不並。

五種順彼論文合云七種今除見諦自誓局論餘五也羯下論云先受五戒以自調伏信樂漸增次受十戒善心轉深然後受具如遊大海漸入漸深餘四即善來三語三歸八法準律但有三語加上法為四多論所以分者以三歸加結故異三語今謂上四論約頓得大師考理其義似失。

何下推釋意云先受五八後應善來則通漸也可言為頓如下既言沙彌則已受十戒後證無學方圓上法何為不漸又八敬一受文列五戒則是通漸可曰頓乎三時初五次十後具則顯三時不亂也。

一時彰頓得也以無三時次第故以前即上引善來等已受八十驗之則多論頓得未可確定不下不應言五種開其頓受且如羯磨一受必先十戒文中不與受十戒眾僧得罪餘下謂善來三語破結等通於漸頓業疏云先受五戒來從三受則通漸也直本白衣徑投授法此局頓也八敬一受文列五戒則是通漸五百女人未必曾受聞敬得戒應是頓也。

依下證羯磨雖云局漸既無併受不得之言理似通頓多論云不受五十二戒直受具戒者一時得三種戒又律但云得戒得罪亦不言併受不得明了下既曰不得具戒顯須先受十戒也以十是具之方便故又十戒是有願具戒名無願無願假有願而起故不可不受此下指了論。

問下此亦出多論彼問曰若受具戒一時得三者何須復說先五次十後具以為次第邪引論自答染習者先受五戒以自調伏信樂漸增次受十戒善心轉深後受具戒退敗文略入海之喻彼云如遊大海漸深漸入佛法海者亦爾不如是者即失次第又破威儀也又下亦彼論也彼具云復次或有眾生應受五戒而得道果或有眾生因受十戒而得道果以是因緣故如來說此次第又下論師別義雖曰一時得三而無別故泊乎捨戒其失苑異故論云若言我是沙彌非比丘即失具戒二種戒在即五戒十戒也若言我是優婆塞非沙彌即失十戒五戒在若次第得三種戒捨法次第如一時得戒中說又無下此說次第受也故彼云先受五戒十戒後受具戒捨五戒不答不捨也但失優婆塞等名次第不失戒也隨時受名譬如樹葉春夏則青秋黃冬白隨時

異故則一體無失矣雖爾非無說三之別已上皆證有三戒義也首下首解但得樓炭之語未知出自彼經故今的指也受時要期一形不破設後破時其戒莫失不若無失義亦應要期一夏不出設後出宿時應非破夏答下以遍發在己一戒雖破餘戒儼然故不失也夏期有限限滿方得今既先出是故名破。

善來對佛下似問若望下是答若世下引律愛道語證彼云若世尊有教我當奉行也又愛道弃家心切渴法情深機感俱勝故但一徧大師又云以唱教人大不假叮嚀渴法心重又不須結故在一徧三語對無學者意云八敬對學人但局一徧三語對無學何增至三。

答下是釋形報不同曰異以求戒者身口為緣心是正因因親而緣疎也今愛道緣劣因勝故限一徧豪子緣勝因劣故限至三中路心悔劣可知矣故大師云三語之法初授法弱故須三說前受心奢又假三結。

羯下以通凡聖及以滅後故例加四又業疏云羯磨在僧通和非易故須四徧眾心齊忍與奪已決故結一也。

稍薄以機緣望善來則又薄矣羯磨疏云三歸得戒善根稍薄戒法難生後方三說歸竟感戒。

引文下律中如來始度陳如故善來居首次度一百一十羅漢分頭廣化故三語次二文云三語息故羯磨興故當第三十四年後愛道求度故。

八敬在四四分沙彌年滅方興上法故常第五十戒中列和尚名明知非是制前也以三語已前未論相攝因過須師方制和尚故羯磨興者意存師資道成彼此兼濟故三語後興羯磨羯磨後有十戒是為次也。

羯下逆去羯磨前五年行三語也以善見云佛告乞食比丘汝可度須提那出家與受具足等此時羯磨未興理是三語也以下引僧祇犯證亦在五年彼初戒末云世尊於毗舍離成佛五年冬分為耶舍制(即四分須提那)八夏見論云別家已經八年後還本家勸留續種也此證犯在八年後反驗耶舍是三語受在八年前也後興羯磨斯則與多論應故彼論問曰佛在世幾年便聽白四受戒答有言佛初得道一年後聽有言四年後有言八年後以義而推八年者是正義也(論師自定)不下遮偏執也其下業疏亦云八戒淨信未惻其時。

非色心者順成宗也是第三聚故若有部還用色為無作戒體然大乘中雖以心性而為戒體若發無作亦依身口雖依身口體必在心也廣如業疏對事以受隨皆為對淫盜等事防故據大鈔中更立第五多品同如成論戒得重發肥羸不定方便色心俱者八種中作俱無作也與方便色心俱故三性善惡無記性也謂受中無作一發續現始末恒有四心三性不藉緣辨故雜心云身動滅已與餘識俱是也。

善性下以從善心對治方生故唯善有惡性無記中無無作故曰狹也義同皆防七支故體同咸以色心為體故短同受局壇場第一念隨據對境方便起故總斷望一切情非情境皆起斷惡故別斷境不頓現故懸防以正受時過未起故一品終至無學隨一品定故雜心云羅漢有下品戒年少比丘上品戒多品由境有優劣心有濃淡故心分三品。

勤策奘師云室利摩拏路迦此翻勤策男室利摩拏理迦此云勤策女淨三藏云室利羅末尼羅翻為求寂若言沙彌者古訛略也方軌法則也廣雅軌迹也以善生者律文似對僧所理須生建立勝緣應問遮難一同僧法必若有者五戒不發何況具十準此戒善所生必須無難不同翻邪三歸未發戒品。

四性殺盜淫妄四是性惡言體性是惡故六遮一不飲酒二不著華鬘好香塗身三不歌舞倡伎亦不往觀聽四不得高廣大牀上坐五不得非時食六不得捉錢生像金銀寶物此六妨亂修道招世譏謗戒疏云能遮正道故言遮惡自餘即餘情非情同大僧發四分律文俱發七支戒戒下文皆結吉羅理須通護在師別教也。

四依一糞掃衣二乞食三樹下坐四腐爛藥依於此四能生聖種故亦名四聖種以四依者為行之大者也四重者防禁之極者也故制受後即先示焉息慈未堪但告十戒懦奴亂乃臥二反軟弱小尼式義沙彌尼也成就十戒六法等行自有大尼為所依故不須大僧也又彰漸次所依故丈夫大戴禮云大者長也夫扶也言長扶制萬物也古者冠而成人通名丈夫今目僧為丈夫爾新章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一近善知識二能聽法三思惟義四如說而行。

若爾下若云大尼制必依僧何以受時僧但秉法尼為和尚解文炳然梵云式義摩那尼此云學法女何以僧無學法男者懷妊汝鳩切身懷孕也恐帶胎而來故限二年委練身器二下彰其學法本為練心以尼女煩惑重故多不能持故以少法先驗持毀六法一染心相觸二盜人四錢三斷畜生命四小妄語五非時食六飲酒前四深防為護根本後二放逸重禁過源此方復禮法師始因奏請盧獻之女首事遵行慨令法水去不復矣行法即一切大尼戒行並須學之若有犯者則名缺行直令改悔若下前云更與二年約未滿說今據滿已由未正受若再犯者理須重與二年羯磨。

問下若云滿後再犯前法壞者亦可行覆竟復犯時前法應壞。

隨日隨覆日長短而行如百夜應與百夜覆藏羯磨蓋治覆藏情過爾不例猶言不可例也十八法者一在大尼下沙彌尼上坐二式義不淨食大尼淨大尼不淨食彼亦不淨三大尼得與三宿自與沙彌尼三宿四得與大尼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取金銀錢自從沙彌尼受食五尼不得為說七聚名六得語云不淫盜殺妄如是等憶持七八至布薩自恣日入僧中互跪合掌云阿梨耶僧我某甲清淨僧憶持三說而退九十十一十二後四波羅夷犯者更從始學三十九僧殘已下若犯一一作吉羅悔十四不非時食十五不停食食十六不捉錢寶十七不飲酒十八不著華鬘非出家人即先有諸遮受戒不得者此問亦出伽論彼論但云得戒不言結罪故引首解僧須結吉以非比丘用故與無和尚諸師約不現前為無此中所引皆異宗也若準四分並不開之律云不名受具足戒也結集如迦葉秉白差波離等是也作業師即羯磨師也後人受戒即本法人也。

若爾下若云不異所聞且如後差教授師出眾問先既未聞何非難耶解下已聞羯磨師對眾問難單白差問雖異作白是同故後得聞非是難攝不可下謂不可類例上文便言本法尼往大僧中受時亦未受具得預聞法以不異所聞故且單白羯磨雖曰是同然二部大僧不可輒預

又前約本法此約納具故不可相擬若受具畢聽在尼下大鈔云得戒已令在大尼下坐待意總為說相八重淫盜殺妄摩觸捉手等八事隨舉比丘覆羸罪四喻喻前四戒也彼云諸佛善能說喻示現於事猶如針鼻缺不復任用如人死終不更生如多羅樹心斷不生長如石破開不可還合八不越即八敬如上具引四下尼雖無樹下坐彼將依羸弊臥具替其第三若業疏解尼四依中樹下依者非蘭若中尼輕易陵不行此教何妨餘樹得受頭陀又尼鈔中受具後亦為說糞衣乞食樹下腐藥四上行也故復引十誦以證之四重據僧八重約尼千途泛標大數也業疏云難隨染起染是生因則無量也且據重者能障聖道標舉十三與此意同也邊罪者業疏云曾受佛戒理宜謹奉捉心不固具緣犯重為過不輕業果生報不思捨悔返戒更受義無再攝分在眾外名之為邊一生永障名之為難難由邊罪障戒不生故曰邊罪。

問下此一科皆是假立以難其實受佛戒已毀破重禁捨戒還來欲更受具此人罪重名佛海邊外之人不堪重入淨戒海也今假立殺盜者意在生下難也當於若爾上先加答云縱以殺盜為邊復有何咎方接若爾下難辭也謂俗有輪王業戒殺盜同僧亦可名邊耶是義不爾若以下又立云若望犯重受戒不得立邊名者亦可污尼等難皆得名邊以受戒不得故若下若云簡在清淨僧外立邊名者且如滅擯之人可爾應滅擯人既未作法擯棄應非邊人若下又若以波羅夷罪名立邊號者沙彌犯淫盜等應非是邊以下眾但犯吉故何以論云沙彌十戒破於重者同名邊罪今下此中一答文義隱括今析而通之既曰違佛制教且俗未受五八則無邊過又污尼亦約在俗未受五八又應滅擯人本不名邊將自有擯法故又沙彌但取犯根本為邊豈約夷吉以定邊名故知邊名於上諸位所立義非便也不作則已言不作則非名邊也下句反上。

問下若云違佛制名邊者犯重被擯豈非違佛制耶何不名邊又邊罪亦應名滅擯耶以犯重是一違制不殊故答中實下一句是縱但下是奪據理犯重是一應可言邊但由邊罪者約先受曾犯捨後再來故佛制之不堪重受名邊外人今擯無此義故二人即犯邊罪滅擯二種人也但以滅擯一位在比丘中望犯重後僧得法擯棄為言邊罪不爾無法擯故但從本所犯重名邊故曰乃從本稱斯則各隨一義使有區別矣。

羅漢三界見思俱斷盡故那含九品欲思盡故樂心既忘全為淨境初中後人污皆成難斯陀含人方斷欲思六品須陀洹雖斷見惑全未斷思樂心未間初人成污中後非愆持戒凡夫初後例爾問意云羅漢那含境屬在聖既不可壞如何言壞尼解下由前境既聖慢污成業不待前壞即成戒難自樂著者反顯與著則成難攝故大鈔云若以白衣俗服強與尼著而行淫者成難又雖曰自著不障出家大師義求若知受具戒緣事著於俗服亦應成難但壞淨境不論知淨不淨未滿之人即式義沙彌尼也善見云若壞尼下二眾不障出家皆亦如是皆但言壞尼不明清濁三部四五十律也僧祇判正大鈔云四分等律並云污尼不明淨穢故世行事者云汝不犯清淨尼不此依僧祇而問又業疏云三律俱無正決斯則不了之文宜用僧祇明判淨穢。

問意謂三果支佛殺尚非逆何以污尼位在凡夫中淨者便成難耶殺損福者以人天等於四果供之獲福多由是福田之極故殺之犯逆三果反此又支佛化他義薄是以非逆故須簡之污據陵慢淨境故凡尼清淨亦犯況三果乎答下以凡尼見思惑在具能發業對入地獄若斯須

二尼唯有修惑潤業無見惑故但招別報無總報可對入地獄也是故不成相並俗下意云俗男可有壞尼俗女應無壞尼故曰一邊若下躡上生難若降一邊不成污者應可破羯磨法輪二破中尼無破法輪僧耶又不應犯殘耶解下戒疏云尼同犯中雖無破輪體得立主伴堅持五法以誘人也亦須諫之故曰諫法是通又解下準大鈔應先問云何不言壞比丘耶將壞男下通之。

未受應受者大師判云據未解也若聰智一聽亦未可也首下此約非眾法對自故非障戒或四人已上餘和合法不秉羯磨皆不成難。

問下準業疏先立義云沙彌戒願未是具法雖背無難然後將鈔問之大小大即比丘小即沙彌。

黃門者秦官也漢因之漢書云禁門曰黃闔中人主之故號黃門然古用闔官今亦取人去陰藏者曰黃門故鈔主云黃門者不男之相也一下謂從生不能姪二下即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三下見他行非身分方勇四下因他人姪己身分方勇彼律但曰精不能男五下朽謂朽爛等取若墮若虫噉也。

此下料簡彼云生半妬精是四種不應與出家受具若與出家受具應滅擯以不生我善法毗尼故第五即病不能男者先出家受具足已若落若朽爛若虫噉若不動聽住雖不動若捨戒還欲出家受具不應與若與出家受具應滅擯。

二下彼正文作妻妾生兒共相嫉妬。

小時捺破今作夫字誤身生即男根也彼曰因他者因前人觸故身生起五下見他行非然後身生起前三即生捺割後三因他妬半月也撻者以刀去勢也或作[利-禾+虔]通用文云撻者生已都截却大師云今時或截少分心性未改兼有大操大志者準依五分應得四變律云與他行姪時失男根變為黃門違緣即被怨家惡獸業報落等應同比丘法自割本律不明分齊五分若都截者滅擯猶留一卵者依篇懺之。

善下以報卑故異想不作父母想也若準善見實是父母作非父母想殺亦不得出家異因緣者彼問曰若作方便欲殺非母而自殺母得波羅夷并五逆罪耶答不得但得偷蘭又云自手奪人命更無異想異方便是人不應與出家。

伽下彼云欲殺凡人而殺阿羅漢偷蘭遮不得逆罪故知得受十輪下彼有四句簡辨一犯根本非逆罪(殺支佛是)二是根本亦逆罪(鈔引此句故曰是逆亦根本也)三非根本是逆(於法誹謗出其過惡等是)四非根本非逆(殺餘類是)彼具釋第二句云若人出家受具足戒得見諦道斷其命根是名逆罪亦是根本罪也如是眾生於我戒律中應驅令出故曰是人等三果不障者福田未極故。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一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七破僧中總破伽論中約破僧邪定及明無明等各作四句今取兩亦句為總也且初四句論云云何故僧非邪定(法想破僧以非邪故鈔中法想下指此)云何邪定非破僧(謂殺母殺父殺阿羅漢惡心出如來血是)云何亦邪定亦破僧(謂調達也此句是總)四非邪定非破僧(除是句)次四句云非明非無明(法想破僧論開此受)無明非明非破僧(謂六師等)破僧亦明亦無明(謂調達也亦是總句)四非破僧非明非無明(除是句)又約破僧非受法等四句廣如第七卷中佐成即助破也伽論佛語波離比丘破僧非比丘尼式義沙彌沙彌尼唯助破僧也與佛治病戒疏云耆域出血善心治病一劫色有是也待遇彼正文也有本作侍御字音兩誤今謂是此逆人如何遲(去聲)待[辰*頁]遇於彼耶佛下是答是下五分既言滅擯則屬在調達也不同意四分言比也故律文云惡心出佛身血者當云何佛言如提婆比意謂若比調達能害佛破僧者無有是處即緣下即約緣而論但可出血不能害佛命故若能害者無有是處故十住婆沙云無有能害佛者得不可殺法故無能斷佛身支節存亡自在如經說若人欲方便害佛者無有是處又云假使一切十方世界眾生皆有勢力設有一魔有爾所勢力復令十方一一眾生力如惡魔欲害佛尚不能動佛一毛況有害者捕魚以佛曾為捕魚師因傷彼出血故今受之十住下彼接上不動一毛勢復問云若爾者調達云何得傷佛今鈔中變文云實不出血等意云若不能動佛一毛者是實不可出血亦不可斷命何以但現出血不言斷命耶出血下申論答意且第一為平等者佛欲示眾生三毒相調達雖持戒修善貪著利養而作大惡又令知佛於諸人天心無有異加以慈愍視調達羅[目*候]羅如左右眼佛常說等心是時現其平等天人見此起希有心益更信樂二下又長壽諸天見佛先世有惡業行若今不受謂惡行無報佛欲斷其邪見故現受此報菩薩藏者此亦十住自引但論文略云如菩薩藏中說佛以方便故現受此事故經下謂示滅有益者即當現之故法華云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又十住論云入胎出胎乃至示大滅度能利無量無邊眾生等作惡即上除邪見義也。

前問受戒者謂律受戒犍度中初云自今已去聽先問十二難事然後授具足戒及至後段舍利弗又問佛云不問十三難事而受具足戒是受具足不佛言善受具足若言善者律又云眾僧得罪此言何指首下是廢教者謂不問者是廢教也故律云自制已後如是受具足者不名受具故引伽論證之彼論遮難合列洎乎後文但曰眾僧和合問遮罪已如法羯磨等是名得具足若與上相違非具足戒故今引文但曰遮道法也。

五使即五鈍使所謂貪瞋癡慢疑也簡五利使即身邊邪戒見也通名使者以驅役為義業疏云黃門一難以五鈍煩惱為體此約惑明非人畜生以苦逼為體此約報明二形即以報雜為體此約相明九種即邊尼賊破并五逆成九也以不善思心為體此約業明。

問下此復推五逆除用業為體外應可將罪為體不以三殺有夷蘭破僧有殘罪故應可說為體耶如下業疏云若論逆名隨事成業無教可違故律中外道殺父母者無所長益便即滅擯豈望違教結罪但可說為障戒耳故知三殺之夷自屬邊罪所收不可說為逆體。

四事即四重何故合四為一邊難殺父等五同是一逆而分五難者何耶答中不由作事者言不因作四事為但望違重教處乃得邊名抑又違教是一故合四為一邊五逆不爾一則無教可違二則隨作五事即結業也業疏又解云合逆離邊或俱離合皆有濫故何以知耶如造四重俱犯成邊今分為四則繁雜也逆不分五濫逆非難如煞三祖乃至後母等或打棒父母等世謂惡逆戒障簡輕故並得受是不可合邊罪下業疏又解邊罪從法隱相顯法通收重故若隨說一不通道俗。

具不具者及退道人重來受者今說邊名莫不皆受佛戒犯重更受不可隨境故以法收名為邊罪破內外道亦約破彼此二法也又一解云亦從境得名故業疏云餘之八難並從前境如破內外道與壞尼等何得殊名此解通也體定言不可延除也諸緣人僧界法也餘不具者如小年衣鉢滿具便得是闕初義也餘皆未入者即餘白衣未受五八戒者大鈔準論白衣五戒八戒沙彌十戒破於重者同名邊罪除壞尼者此屬白衣犯也故大師云本無戒故受餘名者言不得稱邊但可得餘破二道等名耳三下唯局曾受者可名邊若通未受則不名邊如黃門等難既通在俗豈受邊名方便者以出血偷蘭是殺家方便罪故。

問尼下是立義也若爾下是正難意云既不通沙彌尼亦得名邊者且如破和合僧亦不通沙彌應可名邊耶若不可名邊則於義有所妨也文言此有妨難語倒合云此難有妨言後四不通沙彌名邊是一妨破僧不通沙彌不得名邊又是一妨解下羯磨疏云有人言尼犯八重皆不名邊蓋古不能通上難乃轉云尼非邊爾又下此今義也業疏云今解是也大師意云初受邊名約違重教出在海外故也餘隨境相無有違教故非邊稱何須上約不通沙彌乃不名邊婆下示難有多種今且略舉斷善根一位故彼廣云凡受戒法以勇猛心自誓決斷然後得戒諸天著樂心多餓鬼飢渴苦心焦然地獄無量苦惱楚毒畜生業障無所曉知雖經中說龍受齋法以善心故而受八齋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不得齋也以業障故又四天下惟三洲得三洲中除黃門二根唯男女二種於男女中若殺父母乃至斷善盡不得戒。

祇律下彼律不生羯磨事謂十三難人及惡見沙彌更有四人共有一怨俱欲出家路逢本怨初人張弓二者欲射還止三人射而不死四人斷命此並輕躁無志初二已出家不應驅後作惡應驅後二並驅出。

首下律約利吒惡見生僧白四諫之捨者善故可得戒反此不捨如僧祇障戒廣如下彼論偈曰不得戒二十人釋曰佛法律中有二十人受戒不得何者謂五黃門人五無間罪人汗比丘尼人誓言我非比丘人偷住人龍夜叉瘡人聾人不乞戒人遮人。

是也又業疏義說無根一道癡狂等皆非得限餘者下即餘不列者有則不得交是戒障無則不問者得戒無違故多論下準論雖許四分不開故大鈔云此則部別不同必誦十誦羯磨依彼開成。

問下準論若許得戒何故必須衣鉢答中信敬者令人天等起敬故且如獵師著袈裟鹿見以著異服故信敬無怖是也。

一下此師說言所列十三收難並盡何以明之凡言難者要須有心出家及乞戒雖作法加障不得戒方名為難縱有餘者入別難收事通無量非此重難所攝且如下引畜一難證之可見一向者猶言永定也九年律中九歲和尚得戒得罪今可例上小年亦應不得戒耶踈緣正因者和尚屬緣己年屬因因親故待滿方得緣踈故年減感戒或可小年不滿亦屬難收業疏云類彼式又不滿非法正制難違隨下年雖減是法器者理非所障如善見七歲與羯磨受又尼中小年曾嫁者減八年得受苟年滿非法器者雖受不獲故律云年滿二十者堪忍眾事反此不堪應非得限此障別脫者言此十三難但障別脫戒也。

彼者指八難也正障聞思修三慧也鈔略修慧障既有別故此不言又下言此八難亦有通在十三難中已攝故如非人收天畜在三塗等一下示四輪輪以摧碾為義故初下用初住善處輪摧五難聞三塗為三四是長壽天五是北鬱單越二下用依善人輪摧佛前佛後難三下用發正念輪摧世智辯聰難四下用植善根輪摧聾盲瘖瘂難子下又前撰大鈔說能受有五一是人道餘道成難此可收三塗長壽天二諸根具足則收聾盲瘖等定不發戒又前文簡云北方是難地化所不及五受俱無則收單越又外道破內可收世智辯聰又破僧出血不受佛化義同佛前佛後如舍婆三億不見不聞雖同在佛世何異佛前佛後乎彼無來乞者言前七難必不來乞聾等設乞亦不發戒已在根缺中收故由此義故非得戒之例障戒不發者即具戒也業疏云據俗戒言不妨受得如成論中所簡別也前四即邊尼賊破也前四非障言邊等非障聞思也。

業寬者收十三中邊等九難故報中收非畜二形三難故煩惱最狹但收黃門一難故五道黃門二根對人道非人包天子修羅鬼趣三道畜生收一道共成五也若據業疏三障該通五道報則是寬煩惱中以黃門通男女非畜故業狹邊等及五逆唯局人道又非全有故曰少分前七即三塗長壽單佛前後聾瘖後一即智聰大師云世辯煩惱是也此八於三障中不通業障如三塗不能造業餘難無破邊罪等業故煩惱是障本者成論云一切諸受身業皆因煩惱生又斷煩惱者不復受生故業中下者因無明煩惱起諸善惡等業故為中報是頑鈍故為輕報障不可轉者此約時報俱定也謂順見順生等報因業若定果不可移即十地中作業定故不可轉也又經云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亦當知因業若改報亦可轉如涅槃中有慙愧者罪則非有無慙愧者罪則非無是故業疏中有時定報不定遇緣可轉則有相除如造重惡定生報受以報可轉便加懺悔由此懺善亦居生報奪惡不受一差永定故名報除由行善行故亦是行除是故行由因轉果藉行除斯義須明。

四分下即文云天子阿修羅子是也有說人中制戒天不在例通非人攝婆論下彼云如昔一時大目犍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路側立一切諸天無顧看者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責其不可耆婆答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生天以著樂染心不得自在是

使爾耳目連問耆婆曰弟子有病當云何治耆婆答曰唯以斷食為本報障以屬前七難中數故業疏云北方永障十三俱無可得而論多少同異東西下以佛不降彼二洲故出血既無破法輪亦無也滅後十一亦無出血破僧也故僧祇中破僧出血難後子注云此二難者佛久涅槃故依舊文問耳女唯十一羯磨疏云除破僧出血無壞尼者縱有落邊罪攝賊住以作大比丘捨戒還來故無偷法之賊住沙彌下文略無破內外道業疏云沙彌雖破而不成難是也無二破即無破內外道及破僧也又未曾受五八故無邊罪如上即無二破及邊罪。

十難如上十三難中無破僧壞尼破內外道加邊罪以有犯重違教義故不生下由受具故已聞法非賊住設生言設生壞尼者自落邊罪所收容有容有壞尼也理無邊罪以捨戒後非犯故十一中準業疏十上應加就前二字乃云就前十一中亦除賊住壞尼二種自截須擯者律云爾時有比丘自截男根諸比丘念言滅擯不佛言應滅擯。

他健即賊怨家惡獸嚙等佛言不應滅擯。

報失即業報因緣男根自落佛言不應擯。

然下義有進退業疏云律中受戒已自載者擯之定不失戒。

亦下既言擯故非是僧位義可言失又須約截有淺深及惑業有輕重以分得失故大鈔云世中多有自截者若依四分應滅擯文云若健者都截却也今時或截少分心性未改者兼有大操大志者準依五分應得彼文云若截頭及半得小罪都截滅擯四分云若被怨家惡獸業報落等應同比丘法若自截者滅擯不明分齊五分云時有比丘為欲火所燒不能堪忍乃至佛呵責言汝愚癡人應截不截不應截而截告諸比丘若都截者滅擯猶留卵者依篇懺之準此以明則未受具已截者終無明教必須準前勘取依餘部為受。

餘下離前破二等五外曰餘如邊則犯夷遭擯戒則非失亦遮授戒者此舉和上有難授戒不成故律中佛言若和上十三難事中有——難授弟子具足乃至約知等四句如受戒法中明。

一解下謂不學結吉無知或提或吉是於一切善法上止而不學同屬止犯不得犯一切戒者上約教行上止犯可言頓若就事上法家止犯則無頓義以善事善法不頓起此下示上難為定準如上根人可言頓得二罪中下根人豈有頓得耶。

當息下申所以若言息心不學結罪者此在先結由纔起此心即結其犯無知之罪待後對境不了方結何言頓得二罪故事鈔云不學之罪先起無知之罪緣而不了後生故漸。

律下既言五歲則證無知定在後結以其下申誦之所由也。

此下謂律中不誦得罪此亦是難為定準蓋如來一往泛論化儀之制非定有罪何者且制學者何止乎戒本羯磨祇如律云世尊何故制增戒學為調三毒故云何為學為求四果故今若不斷不證理須有罪若許有罪何無懺文故知上約化儀汎論未可偏局其罪又下上所論有罪無罪者須曉制教之意非謂汎論也且如羯磨等是可學之法理須制於學問今若不學須制之與罪是可學可制也。

四果與煩惱是斷證之法位在凡夫如何與制不斷不證之罪非其分故。

安下約行可制若不安者可制與罪是其分也故得論戒本羯磨不誦制其罪也四果不證非其罪也。

罪行罪則通收五篇行則總於止作四行制作者事則衣鉢體量制作如法也法則戒本羯磨制須誦持也是故作則無違制之愆違則有背教之罪制止者約事即淫盜等約法則五邪等。

無罪生者如房舍等作則順於聽門不作則歸乎上行故非罪矣。

此中下謂古人約姪盜過量房等惡事上止則成持作則成犯法唯是善故不通也是以作持止犯得通法事故上言唯對下言通對若據今師五邪七非之法亦通止持作犯中明。

一不下古人約惡事在不可學中以不可學作故如殺戒不可學人作非人想殺故。

二下以三衣一鉢體色量並是善事要須學知名為可學事唯可學者以事法皆聽作故非聽作惡事惡法故無不可學乃曰唯也今師不爾約明白迷妄二心為可學不可學則二教四行俱通矣通前俱屬古義也。

別釋者是今師義也。

可學法者今師約明白心中是法皆須學知也。

一罪大分而言也隨於某經不學理須別結。

與前不同者即與上不學頓結有異也。

形下老子云長短相形。

若不下恐心逸蕩自恃少解望齊賢聖故學通一形優劣相降故律中五歲智慧比丘從十歲智慧比丘受依止乃至五分法身成立方離依止即下以智利之人纔學必了今下壇後便止心不學頓結二罪不俟五夏後也故曰從始矣鈍下此乃下根縱學亦不知但結不學罪無無知罪蓋非力分也語云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有斷初中不學是相續後却學是斷其相續既斷則滅滅則可憐也解惑惑即疑惑也言後解時疑相即除也進趣為言者謂學以漸進為義今始學雖未及博以終及故不同無知若不學者則始末皆昧故不同爾若作下後若發心却學雖未盡知然已是學人故不結其二罪既無無知是則有斷義既俱有斷並可悔過用破古人無知不斷不可憐也。

若轉下以根望業若轉其根必亦轉業由根轉故業亦轉也若但轉業根未必轉如人或轉其業豈必根轉如善見下彼論第八云此二根中男根最上女根最下何以故男子若多罪者而失男根變為女根女若多功德者而變為男子如是二根以多罪故而失以多功德故而成男子。

解下敘上多功德義一下由自具女根故亦下由自具男根故下二例知不如四分者以本律業報等落開不擯故此人即沙彌。

尼下釋所以謂尼無有與男沙彌受戒義故又以尼不可僭同僧法數又不滿也事竟即行受戒竟也得戒者發比丘尼戒以初受時總發故本法不滿尼要先受本法今不受故不得能所

能即十僧所即本法人進不例前者即將竟互轉是前人得戒名進前轉不得曰不論師上平聲。

準下即準前轉不得後轉得義論弟子下謂式叉尼若轉為男子此則不論法滿不滿也以男中無式叉故又不假先受本法故須引下十誦云式叉受具時女根轉成男為名比丘尼名比丘耶佛言名比丘伽下彼具云眾數比丘若聞羯磨已轉根得戒受具戒人轉根得具戒耶答得戒又云如佛所說比丘尼從比丘乞受戒故和尚轉根得具戒不聞羯磨已轉根得具戒。

多無作者以一切境上皆發無作故無無作者以見行戒隱故無作亦隱也洗浣以尼有以水作淨應齊兩指各一節若過者犯提等取剷三處毛相柏等戒也是尼所防境今既轉僧無作亦無也若爾羅漢惑盡戒應無耶以惑盡故境非所防將不同下答以惑業雖盡境非滅故無作自在故大鈔義解四句中一心謝境不謝聖無煩惱以境不盡故在戒不失是也獨行即四獨戒是也。

此即是因者由總斷為因今根轉緣生覽前總因成後緣業故戒自起不須受也一無作謂境雖無量但是一無作也故善生云眾生無量戒亦無量等今以義推要唯二種作及無作二戒通收無境不盡。

無生滅者顯無增減過也。

問下此問既互發戒應可互受名耶於體即無作之體也隨根謂男女二根也身中下宜加有字孀法者即初識在胎終至命盡最後一念未捨執持來所稟孀性是也今謂女人有男子孀在身者以懷男胎故男則不爾故無女胎孀也發戒不爾要必溥周故男女互懸發也上說即上引善見此二根中變成男根者最上成女根者最下是也若爾轉成男子亦是增上何言志弱耶答下前變女成男蓋所生善業而感也又業有定不定今轉者是不定業爾孀則不爾是己之修成設轉為女所習強故猶在也女轉為男本所修弱故可失也今下語倒合云今多成聖如殺下示上所制同則僧尼二教俱不可廢。

如長鉢下示上或所制緣異但是犯同文戒疏云長鉢僧尼同墮名曰犯同僧限十日尼制一夜名為緣異何者僧是多利故開十日擬於積散又僧不制伴開日覓淨尼則反前故也又離衣尼離五衣得提僧但三衣得提又大僧三衣有一夜六夜離別尼但一夜是緣有異也自下雖曰犯同而事互有相反以成犯者二同宿僧即制與未具男同宿及與女同宿尼則反上謂與未具女及男子同宿方犯是事相反也此下結上雖有同異教俱不可廢也。

弄失下如弄失精僧殘尼提摩觸僧殘尼夷。

有無不同者戒疏云如過前雨衣蘭若六夜二戒僧有尼所以無者浴衣常用尼為佛開既無時限非制所及尼是女弱蘭若不行故無離犯又教誡紡績互有無也但望現行曰興不行名廢。

順行者以乞懺是順己之行也對下治法是違己行故再作名重不作曰不不同即僧殘中僧尼不同戒也法足如僧有覆行三法尼但行二無別住覆藏法行滿或行法滿或行日滿今既是不同之戒若互轉時不須問法足行滿成不也以無續作義故如尼轉為僧則無四獨犯殘義

也同犯即僧尼同犯之戒也如媒謗等是十五日以尼無別住但行十五夜摩那埵法到彼即到尼眾中也更須重與摩那埵法以下釋所以眾多少者尼須於二部僧乞行是多僧隨本部是少又僧但行六夜尼行半月故曰長短異故得下謂僧中得法已行六夜竟轉為尼者不須乞十五夜法但與出罪羯磨即得若尼下絕尼變僧也先下即尼中未得摩那埵出罪二法也同下以先在尼中曾覆今轉為僧理須行覆藏也故引婆論為證善見下彼具云若行半月摩那埵未竟後轉根為比丘應與六夜摩那埵出罪(文略出罪二字)若行摩那埵竟轉根為比丘僧應與出罪彼更與即僧中由在尼中尚未行六夜竟若行竟亦不須也故曰若竟變等。

五篇釋上五種罪不共即後四夷也在尼成邊在僧不爾無相續義者意云若轉根罪滅者亦可捨戒還家無相續犯義先所犯罪理應滅耶是業者因業而轉故非自心欲轉也反此者一以尼捨戒非具足修道人二根既不變業則是定但自心欲捨爾抑又捨戒乃名背道三由初後皆女業相還自成就故捨戒先罪非滅轉根先罪乃除不可一例也。

七羯磨一訶責二擯出三依止四遮不至白衣家五不見罪六不懺罪七說欲不障道有上過者加七法治調即調伏順從也謂與七法已當奪三十五事應須一一順從無有違者僧方作解法今既互轉不須解也已上約不同犯者治法不亡即對俗懺謝法須行也。

問下意云同犯之罪既通與解法何不重與作法答下理須本眾自作蓋在僧中已得法竟於尼中順行故但與解之不須更與作法何下再詰若此不用與作法者何故上順行重作中云若得六夜法竟未行變為尼到彼更作法耶八事律云八事失夜法一往餘寺不白二有容比丘來不白三有緣自出界外不白四寺內徐行者不白五病不遣信白六二三人同一屋宿七在無比丘處八不半月半月說戒時白隨一事闕皆失一夜行法難成故得法已未行理須再與作法此中七羯磨奪行是違意之法則無八事失夜等是以名易故可說言此僧中得法彼尼中行行滿尼解其義不失舉法不亡以先犯罪不肯懺僧作法舉棄待悔方解何以悔畢舉法還在要須解耶答下以根轉罪滅懺法無施任運皆滅今懺罪是作舉法亦作此作不通彼作又懺屬悔罪法舉屬治罰法豈得相並。

若爾下若云此作非彼作如大界衣界二作亦別應可解大界衣界自在耶答下以衣界藉大界而起今但解大界所依衣界自然同失設欲更解則無解處舉法不爾因三根具顯五德舉來故僧作法治之待心調柔僧方為解故須懺畢僧為解之。

都轉言一眾俱轉也反前以尼都轉成男佛言是名比丘界有轉下約半轉半不轉也羯磨人是男者即秉羯磨人若是男此界屬比丘羯磨人轉成女此界屬尼說羯磨即唱說羯磨者獨轉也廣下指五十六卷七百結集中沙下如上云若事將竟變為尼者沙彌得比丘戒此亦能秉僧轉何不同結界耶又界下有心自結自轉故界轉受是為他自轉他不轉故沙彌得比丘戒亦應下地若無情隨僧變者亦可衣藥無情僧若轉為尼時即是尼所受法耶答下以結界是眾僧作故僧力既大故界隨僧轉又結通現未之僧不[戶@句]牒別人名目是故隨眾轉也衣藥反前故不同轉反前者上是為僧故隨眾變今是為己故不可變勢分即作法勢分未滿要期無作未就也。

若下古謂二法成後變則不失未成變則不起善下論中但云比丘時三衣鉢失受持法至比丘尼所應更受五衣鉢若受持外先有長衣鉢者依比丘尼法更說淨(已上本文)既曰更受說則何言悉是未成故知上解非矣結下斥上以結界為例且界為僧結復利未來後轉已定故不失於我無用故受說不爾但屬自身於己復有用故既轉須失安可相例故下彼具云若比丘時受七日藥滿七日而轉根得更受持七日既言受滿更受決非未成又明矣一切請施主或衣或藥也施主即淨施主論具云先比丘時施主於今比丘尼不失即為施主此顯但不失請法耳又展轉淨應得以通五眾故真實淨準理應失。

同罪即前云比丘同戒犯中得法竟變為尼者待調伏已尼為解之是則不滅今衣藥法所以滅者所對人者即受衣說淨各對本眾也今僧轉為尼非本故失大師云應五眾邊而受謂當法為言也若下若云所對人別故受說二法失者如僧但對本眾悔及正懺時變為尼到彼更須作法須假二眾所對亦別轉時何非罪滅耶鈔中闕答文宜取前文答云懺僧殘但使不同勿問法足不足行滿不滿隨僧尼轉清淨更無續作故轉時罪滅今是同犯之戒故轉時不滅要須對本眾再懺不可約對人別故其罪即滅也又解者接前答文故稱又解一夜約聚落離六夜據蘭若離故僧有二戒尼下以尼無蘭若住故闕此六夜離衣鉢下示說淨異一日十日別者尼長衣開十日長鉢但一日尼律云即日得應受持一鉢餘者當淨施稱名前稱比丘今是尼故。

說一者涅槃云佛即是法法耶是眾所謂三寶性同等凡聖者戒疏號真俗二僧也大約而論不越凡聖細論則一中自有多種如常所明外凡未見諦理曰外未得無漏名凡又未得真實理和只得事和假有僧用故即五停心別相念總相念住觀人也約法而言四種不同此位但有威儀戒也內凡者似見諦理曰內未得無漏名凡即燻頂忍世第一四善根人似與諦理相應絕於違背故名和合僧所持護根定共二戒也亦名和合僧戒真實下以四果聖人與無漏道合見理分明更無變異號真實僧所得道共戒也亦名真實僧戒說四即四僧乘法有德用故雜心云四人名僧非三人故又此宗中四種論僧謂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僧皆隨事用以分之也以下凡僧無勝德表彰故就羯磨以名之以羯磨是被事之迹亦教迹也如選云六經先聖之迹就緣教為能說之緣也。

輪行戒疏云所言行者無過八正用譬世輪即語業命等輪解戒疏云如來法輪化被三千該通道俗故也(此為正解)調達唱說五法是四依非乃至天神唱告三千世界禪誦不行(此為非解)無漏空觀此約理為所證之體也皆能轉凡碾惑至於聖道故曰輪矣事和同界羯磨也業疏云事和顯相還指法通必於說戒等法相順同崇水乳無二也理和者疏云理取會正不越八聖道也故下引論雙證理事據此以言說破僧者必約羯磨法輪用分業也是則法輪對理羯磨對事故有二和妄語下以調達說五法破四依也調云酥鹽味重魚肉損生此二為妄語又立乞食糞衣露坐三種似佛四依故為相似語不以五法等者謂破眾法要二處別說戒羯磨名破非以五法也失解失其正解也謂初破僧時做佛二法用擬邪化一立五邪以為行法替正四依二立非法羯磨以為眾法替正羯磨所以王舍城時忍五法正是破行後至伽耶羯磨說戒方破眾法始為究竟破法輪僧故知失解但是破行若將破行便是破僧究竟者何待於伽耶山別自證戒

以此證知破在伽耶。

二事一者羯磨二者舍羅律云優波離復有二事破僧如此彼四人若過行破僧舍羅作羯磨是也五分云調達十五日布薩時唱五法是五百人取籌唯阿難及須陀洹不取始終破行為始破眾為終若下以八支聖行可軌可則能轉凡成聖為僧之因也今破此法故曰破法輪羯磨亦爾但破羯磨家法無別羯磨僧可破二下此局指能所二破僧體也故引成實云非色非心等今下業疏云有人約律準論取成實意攬指成拳攬陰成人人假為體實法無用四人假用為僧之體而用無別體還以四人陰本為體四分下有人但依律本約數明體謂一人眾多至於四人並取三根清淨無非法相便成僧體。

有三即下釋中三科是也以下用此八正用譬世輪世輪須具三法謂轂輻輞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王弼云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今以戒為轂為慧輻之所輳慧輻尚散故假定輞為外規援雖具此三若無精進曷能致遠故以第六精進為御輪者一下初約行明次約解明以應得故反以邪行惑令不得又應解故反以邪解惑令失故。

若下若云失解名破應可得解名和不應律中用一白和僧耶望教以教制一界同遵今既各作故得明破還須用羯磨和也不可用理和以理屬聖故如前釋內凡云理解絕違名和合僧四伴一聞達二騫茶達婆三拘波離四迦留羅鞞舍問下若云五百比丘是所破何故律言五百伴黨則知伴黨亦屬能破故戒本云有餘伴黨乃至無數若是所破與律有違答下以調達初唱五法破行輪時五百猶屬所破故不相違問下若是所破何故身子目連將五百比丘歸乃至佛言應教作偷蘭遮悔耶第二者首解云五逆猶無初偷蘭為第二就言第二者得罪同他第二也又可初屬破行五百未入數後同羯磨破眾故曰第二若然望後破時五百在內亦屬能破故得犯蘭戒疏云羯磨破者輕蘭以下四分破僧中提婆行舍羅告言忍此五事便捉籌時五百無智捉籌阿難語諸比丘言此五事非法等此則違慶喜諫邊犯蘭也所秉望非法羯磨為所秉破彼正法羯磨故以仍本名者今望調達四伴初為能破行輪時仍存本所破名也本一今別者戒疏云本是一和合今分兩別以如來法輪化被三千該通道俗故也今乃分張故名為破三人即三位人也僧即餘清淨僧也廣如彼者第二十五卷中云阿難及一須陀洹比丘既不受籌便即出去往到佛所頭面禮足以事白佛佛因說偈善人共會易惡人善會難惡人共會易善人惡會難時舍利弗目連聞此事已乃至往彼將五百比丘還(云云)。

羯下破羯磨僧亦通於尼但不能破法輪戒疏云尼是女報號佛無信又二輪俗俱不可破理無相濫也道中唯具戒沙彌等亦不能破故雜心云比丘壞僧非在家非沙彌非比丘尼也問下指如來性品中文彼具云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女身成佛眾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畢竟不受女身為欲調伏無量眾生故現女像等彼經既約有女成佛今五分何言女人五礙不得為法王等耶答下今且據能仁一化之報男子成佛為成此義故不說女人又涅槃雖說豈止今也故彼經云我已於無量劫中所作已辦隨順世法故乃至示現於閻浮提女身成佛故曰假說過去等又下如法華中龍女成佛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是故成佛在男今言龍女成佛即果仍因名

也。

羯下破羯磨不假自號為佛又佛不入羯磨僧故三十相者以提婆但少無見頂及足下千輻輪相爾故智論云我三十相減佛無幾弟子未集若眾圍遶與佛何異思惟破僧自稱作佛。

如論即雜心下引者是亦有如來者以所破眾中調用真佛為所破主故雜心云闍浮提法輪壞非餘處也以此有道則有異道若此有大師則有異師極少至九人故偈云三方極少八是則羯磨壞闍浮提至九是則法輪壞今不言十者佛下是答又下雜心云大師在眾彼無威光準此不可唱說邪法也然若無提婆僭稱亦何可破今既偽稱未可例其真佛。

破下以破羯磨要一界內兩眾作法異界無咎故不通外所破通外者即界外所受邪化者又令三千法輪不轉故此中下戒疏取此一釋彼云法輪僧破初乘法時唯在界內後破行法通界內外王舍下雜心云謂比丘起如是希望提婆達多是我大師非瞿曇彼所制五法是道非八正唱諦如佛初成道為陳如等轉四諦法輪已地神報空神空神報天神乃至梵宮悉知如來說法既知何不得解答文可領不假羯磨僧者如正論破羯磨僧須假彼眾作法也戒疏云要在加法界內兩眾別行今則不爾但假羯磨法助於破行以所破通界外故若先下再釋所以謂若不假說戒羯磨則破之未足是則若破法輪容破羯磨故戒疏云羯磨定不破法輪法輪喜破羯磨是也。

世俗以懦等四善根人身居有漏聖道未生故稱世俗勝義即得無漏聖道增勝故事亂謂於羯磨事上容有迷亂也戒疏云聖人事迷容生別眾非法自分如初善根人得智火之前相具觀四諦作十六行相為自分乃至世第一能一剎那心有大士夫之用離同類因作等無間緣撥破異生性障入無漏道門重觀一行一剎那等為自分皆望未得無漏是他分也見諦者即苦法智忍等前十五心無漏聖慧名見道謂能推度明了見諦理故既得無漏義勝故自分他分俱不可破。

經云者指涅槃彼具云我又示現於闍浮提破和合僧眾皆謂我是破僧我觀人天無有能破和合僧者論指上雜心以向云應得不得故名破故曰未得之解一下以涅槃是終窮大乘復彰祕勝故說究竟無破二下以論屬小乘故說有實破有權暫示破也他分忍心已上名他分忍心者雜心云得忍凡夫亦不可壞已入決定聖僧故自他不壞即自分他分俱不可壞也。

慧心成實自引經云若人於法能以少慧觀忍樂者是名信行又云是人在聞思慧中正觀諸法心忍欲樂雖未得空無我智能生世間似忍法心自此以來名過凡夫地若無信等五根是人則住外凡夫中漸習得煖法等修慧仍本名故亦名信行自分不破下合有他分破三字文之脫略生空下是人得無我智在煖頂忍第一法中隨順法行謂空無我等名法行此位自分他分俱不可破上皆引第一卷中文故彼下又指第八卷中文彼問云破僧法為幾時答曰法不久住不經一宿是中梵王諸天舍利弗等諸大弟子即還和合有人言是五百比丘先世障他得善根因緣今得此報又凡夫人心輕躁等故說可破若如上內凡得世間空等則無能破況見諦已上無漏聖人乎忍受以凡夫未全道力容忍受邪化也在聖則不爾故不可破。

該凡聖者上云聖人應有事亂是也一下以機定不可轉也況聞如來法輪剋證聞思二慧必不可破也二下設使無調達邪執強勝之緣據望聞如來法輪應有所證今未證者故機不定正受調達所破即五百等是。

若煞下謂得第三果已趣第四向時所斷有頂九品修惑最後下下品惑無間道名後心能破一切煩惱如世金剛望後無學但少解脫道漏盡得俱盡智今殺此那含亦可望應得不得即名殺羅漢耶答下上論破者據可破為言故取凡而去聖若據殺者三四俱可殺故不須簡。

壞罪壞和合僧罪三寶共頭者雖正壞僧三寶齊破如調達稱佛五法亂正聞達僧也殺則不爾捨前果向以趣後果故曰亦後不共一念言其速也以一剎那前自屬三果一剎那後便屬四果是故剎那一念時不可說壞也問中意云破凡僧應得不得名破法輪亦可供凡而得聖福耶若爾下既供凡不得聖福反顯破凡不涉破聖何言他分不得名破答下若已得勝解此人不可破故須就凡應得不得以論破也又下若局體而論凡聖二僧條然自別豈可說言供凡而得聖福耶是義不然如論即雜心也彼云三方極少八是則羯磨壞閻浮提至九是則法輪壞又戒疏云羯磨所破通三天下破法輪僧局在南洲。

如論亦雜心也彼先問云住何分僧不壞答未結界前後牟尼已涅槃息肉未起時及無第一雙於此六時中則無壞法輪(上六時義備如發揮引文為解)問意云為約破時分前後為約佛前佛後以分二時耶答中取初義也以破前及破後為二時言此二時無破故戒疏別難云若爾何故破僧通季代者答唯可方便終非究竟俱舍中解前後云初者轉法未久後者將般涅槃二時大眾同修一味無破者故不望二佛下謂不取佛前佛後無破共說中間有破若立佛後無破為一時者論云牟尼已涅槃其義已攝但有五時是故不取破下此中文略戒疏具舉九義一以正破法輪以邪破正二但失事益損微過輕法輪破者失理解故重三弟子破師故重同徒相破故輕四但破行者輕理行俱破重五唯損出家輕道俗同損重六羯磨但情乖法輪情法失七羯磨二眾離法輪七眾破八羯磨定不破法輪法輪喜破羯磨故重九羯磨唯損僧法輪通三寶問意云輪屬法解屬人人法既別應結二罪不答下以破法輪必破理解餘如文此四即四人僧也他即調達也僧寶言寶則專乎聖分言僧則該彼聖凡故多論云若施僧寶著塔中供養第一義諦僧若施僧者凡聖俱取是也望心者以思暢成逆故亦猶下取破羯磨為例如乘一法破僧同時但各得一輕蘭亦不望彼眾多少結也今破法輪亦爾如論雜心問云此五無間業何等最大惡答妄語破壞僧於諸業最惡第一有中思是說最大果論自釋云以彼思於非想非非想處八萬劫壽為果報故準此破法輪僧受八萬劫苦也若準目連問經犯第四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墮泥犁中此亦經論不同耳抑又蘭分輕重數有大小即萬萬為億之量故致別也。

能破因成約初破行輪也未即究竟要至伽耶破羯磨方成究竟王舍忍可約初唱五法時五百忍可故僧祇下彼二十六云提婆走向伽耶佛於後向伽耶其日布薩佛告阿難汝往喚等即下出提婆拒辭馳譽六群云我等作後世名譽佛在世時提婆六群共破僧也佛具聞者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世尊聞已即說此偈問意云調達始破行法已是犯逆縱後不喚集者無別

眾作法之犯若伴黨未犯逆罪今若不喚應犯別他罪耶答下非約彼犯逆成重故便是不犯但望彼主伴一作破僧之後邪正分途故正無別邪之過非戒序下非如來所說立自己為正文略十三不定捨墮單提提舍眾學故曰乃至滅諍隨下即順行法懺僧殘覆治等是又違行法即七羯磨治人是皆謂制者不制非制而制僧祇文中但說順行法略違行法在乃至中收從又復下至不同是今師足之道俗彼云在家出家共行法所謂九部經即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憂陀那如是語經本生經方廣未曾有法於此九部經更作異句等皆反如來所說也既下既知上說戒違順等所被眾法之異未審能被羯磨眾法復云何異或可下是釋二法即行法眾法。

出下古謂出血但是煞家方便由求煞佛不決暢故復是最初不犯以未有制逆教可違故問下意云雖無出血之教可違然出血之相是殺之類既前制殺戒後方出血豈非亦違煞之制教耶但是殺戒重出血輕爾何言無教可違答下古謂可懺與非逆對凡夫說可言第二以前有煞可違故不可懺是逆對佛故不可言第二以前未有殺佛出血故。

問下若云煞佛是逆便有最初不犯不同人者亦可煞父羅漢是逆別有最初不犯義耶答下煞父雖逆同佛而可懺故無別最初不犯也二異即不可懺及逆故下智論既曰清淨故知最初不犯偷蘭是猶初言蘭是最初不犯者可爾豈不犯違理逆業耶若有何言九清淨人央掘摩羅晉言指髻彼經云有村名薩那有一貧婆羅門女名跋陀羅女生一子名一切世間現少失其父年十二聰明辯慧受婆羅門教殺害千人耳指作鬘冠首而還得成婆羅門以是因緣名央掘魔羅尋殺千人少一爾時見母執劍欲前斷命去舍衛十由旬少一丈佛以一切智知已即來摩羅執劍欲害佛佛現避相時彼說偈云住住大沙門白淨王太子我是央掘魔今當說一指等爾時世尊如鷲王行七步顧視說偈云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我是等正覺輪汝慧劍說我住無生際而汝不覺知乃至云汝當捨利劍疾來歸明智莫隨惡師慧非法謂為法遂即捨劍出家學道廣如彼第一卷中。

問下若云央掘清淨向以律中外道煞父母者無所長益便即滅擯。

答下非謂犯同第二人故滅擯此但望煞父母邊違理惡行是重故須擯也。

首下準戒疏即屬今師義彼云今解不爾五逆之罪犯則無初若爾無初云何出血方始破僧等即同此也答下煞父有擯教可違出血無擯可違故言清淨。

四人下律中提婆與闍王共議汝弑父王我弑佛初遣二人後四人八人乃至六十四人往害世尊等此則煞戒家遣使方便罪既有方便罪即同第二犯位何言清淨耶非持五篇非約通持五篇齊不犯故名清淨也亦下復申一解意謂調達亦有出血之蘭及唱五法破行之逆然破未究竟得入羯磨僧數望此由名持故名淨方有破也若實於制罪有違則非清淨不可得破故曰反前。

犯重即夷也既先稱佛則是大妄理已結重何成清淨破僧之人答下以調言我當作佛則言非剋詣故未犯重若爾下若言我當作佛則非是佛也何得破耶此亦文中闕答今答云若是真佛則無有破由是非佛故說有破向亦云調達自號體非佛故通收為九又云調達若無破僧何得又依下接上答意故稱又依以上云我當作佛故不犯今又依論稱佛無信故不犯重不重

與非重皆謂不犯大妄語夷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常所明。

三逆即有波羅夷者謂煞父殺母殺阿羅漢有違制教復是重極若或犯後不能破僧也以非清淨人故若下如出血破行皆違行之重也而但得蘭是教之輕也得入羯磨數由名持戒即應十誦九清淨人能破也而下證出血在前破僧在後所規下戒疏云以本心規奪徒眾壞僧斷法歸從己見暢滿心腑更無進趣故果偷蘭首下解上第二。

問下意云破僧先未起過云何迎前制與偷蘭然下調達先於耆山擲石出血佛令差身子告諸白衣遂布惡名失利乃通己五人家乞食佛因制別眾食調又生念瞿曇斷人口食我寧破僧遂結三聞唱乘五法諫而不捨佛方告云泥梨一劫此則彰過由來漸矣非全未起。

違諫僧殘下即下文佛令諸比丘白四諫中云我已白竟餘有羯磨在汝今可捨此事莫令僧為汝作羯磨更犯重罪(已上律文)既言重罪亦應同上佛呵是第二何故戒末開云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等答下調達始作是因律中先制別眾食為攝難調人恐破僧故後既唱五法破和佛言重罪一劫是果則因果彰矣罪唯逆蘭故名局也名通者如初白竟呵云莫令僧羯磨更犯重罪下至第一二羯磨竟亦言莫令僧更作羯磨犯重是則名通及至分罪不無輕重律云白未竟捨吉羅白竟捨一蘭白一羯磨竟捨二蘭白二羯磨竟捨三蘭三法竟方殘又僧未能表明因果故罪非第二又解下文略準戒疏於科末第二下加云諫時不諫於違諫故違諫僧殘是最初大能解也餘四即煞父母羅漢出血也倚傍者律云提婆言如來常說頭陀少欲知足樂出離者我今有五法亦是頭陀勝法少欲知足樂出離者所謂相似語等以倚傍之也戒疏云破僧則倚傍四依八正是以佛先呵諫違教諫故罪是第二今下覆示上餘四廣前犯有最初者望不違制教不論逆之性罪故業疏云若論逆名隨事成業無教可違故律中外道殺父母者無所長益便即滅擯豈望違教耶(已上本文)。

阿逸多者涅槃第十九云波羅奈城有長者子名阿逸多姪慝其母以是因緣殺戮其父其母復與外人共通子既知己便復害之有阿羅漢是其知識於此知識復生愧恥即便殺之殺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時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無敢聽者以不聽故倍生瞋恚即於其夜放大猛火焚燒僧坊多殺無辜然後復往王舍城中至如來所求哀出家如來即聽為說法要令其重罪漸漸輕微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既言重罪則決知無初罪是第二。

五利即畜長離衣宿背請別眾食食前食後至他家等有衣開五月無衣但一月如毗蘭下即分衣法中佛受毗蘭若婆羅門請夏竟欲人間遊行婆羅門以三衣布施世尊比丘僧人與兩端[疊*毛]為夏衣比丘不受白佛佛言聽受此名時施如四分者亦指分衣中文但不為夏勞而施名曰非時。

如四分下引衣犍度文二部即僧各執己見破為二部此據時現前不作法故隨二部現僧多少分反此作法邪正不同若大得衣者分為二分故衣法中云。

爾時諸比丘大得可分衣僧破為二部諸比丘白佛佛言應分為二分若未得可分衣僧破為二部佛言應問檀越當與誰等(已上本文)是下說時僧得如下引律一比丘受施文相參等者等取擲籌分彼自擲籌佛言不應自擲籌應使不見者擲籌若施下釋非時僧得白二以物既該

通須憑法斷奔得羯磨僧猶未散亦可沾利反此不得就下是結束前文其下示僧尼二部大鈔云二部互正亦有四種四分十誦若施比丘僧乃至無一沙彌若施尼僧乃至無一沙彌尼如是五眾互取就寺不簡僧尼等別皆僧得現前同合受故此則約類加受其義可解。

不作法謂不須加羯磨直爾分也四種定者且約時現前論一時定同是七月十六日若夏未滿受衣得罪二處定同此界內前安居人三人定非外界者現前同住四法定皆直數人相參墮籌分(非時現前但改七月等作非時但現前及除前安居之言作之)四分律云皆指衣撻度文首下解歡喜義由全受故乃得喜名三語即心念三說如下更明作法並用羯磨斷入現前如分亡人輕物法之例四下即時處人法俱不定也但下律云有異住處二部僧多得可分衣時比丘僧多比丘尼僧少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應分作二分乃至無比丘尼純沙彌尼佛言應分作二分故曰物等也當時雖一往各半攝之要須隨部各作法分。

留下至八月十六日非時分者即作非時僧得施法首下評量二解首師以後義為定今師以初解為定其下縱奪以釋若據時僧得中局賞夏勞者則無勞不合受賜準似不用加法然施心既普通該一化故須法斷方有限齊則須用初義也。

相待囑授律中得夏衣未分有比丘去佛言待還或先囑授一人受此亦不及羯磨聲云何得分耶一下以屬當界人故今雖出外以同安也二下以初施衣時同在界故去下應先問云彼既有分去後此中成分不將去分下答故律中分已比丘疑故白佛佛言成分以作法成故又去具三義復開待囑二義即前二義時施即時現前施不下即直爾攝之應下本律一人受施中應心念口言此是我分興念興起也詩云夙興夜寐古人謂起念屬己名心念今師須口傳情如僧祇心念說淨而口不言是名非法。

一下如曾此住亦得其分即待囑是也十五種論云受施有十五處一戒場二境界(或講食堂隨界大少皆有擲石界比丘入皆得分也)三同布薩界四不失衣界五羅婆界(王臣為比丘作住止竟或十由旬若豎柱若標相齊此內有布施皆屬我等)六聚落界七村界(有市名聚無市名村)八國土界(有城邑也)九阿槃阿羅界(蘭若界也)十擲水界(船界是也)十一鄉居界(隨城東西名鄉)十二羅那界(國土界)十三阿羅闍界(一王所領國土)十四洲界(海中一洲)十五鐵圍山界(是一鐵圍)已上十五界中若言布施戒場布薩界不得乃至布施師子洲閻浮洲二洲僧隨多少中分三下即羯磨斷歸現僧二門即時僧得非時僧得一部一眾二部約僧尼又各有邪正二部隨一部眾滿則羯磨擲籌不滿則心念對首法皆別也如上即數人多少好惡相參擲籌取分受持入己已加法受持或說淨主或轉施人餘來即界外來者若此處未作受持等竟亦應須分如上即並須作法四不定故是也。

首下此中今古三師差別初師三法次師一法第三二法一下示初義此前下謂衣法中但有付衣白二法前後兩法不出羯磨律文雖略義必具之以文云差一比丘又言被差人作白二分故又下次師指律所出義含付分故五德不用復乘分法以緣兆云僧今與某甲出付詞也彼當與僧即分詞也是則但可一法爾若下立外妨文雖無答今為通之付雖乘於別人分則在乎五德以彼乘付令我分故眾既委知略分何過又下第三師同前第二不乘分法更須乘差共成

二法以律云差一人故(今師取此古德律鈔記中乃以第二為第三與此列異)律無差法今若作者須加白二白中但四句成第三緣兆云僧差比丘某甲作分衣物人(羯磨準此至時牒用)大鈔云今時行事但取知僧事者或臨時口差不用羯磨違法通得故知乘差方無違法昔下上所立籌分羯磨二途者古人妄謂墮籌分後復有僧至難可了絕故作羯磨今師不然籌分局二現前羯磨專被兩得故設二法別人如一人則加心念二人三人須作對首廣如大鈔二衣中引母論出詞加受以律但言三語受共分則無詞句如律下至夏衣分來皆衣犍度中正文直爾攝等蓋首師義上亦判云首解以後義為定者正符此解今師須作法分之。

若未攝者以未攝入故身亡不得其分亦不言斷歸僧中若現前施十人百人各有分雖未入手身若死者一分歸亡者然後索入僧隨輕重斷故五百問云若有餘嚙物本道人已去乃至知死而取犯弃僧物故四分下彼云比丘分夏安居食白佛佛言不應分隨施應食五分云餘比丘憍薩羅遊行至舍婆提到住處問有僧食不答言本有安居竟分已持去少欲白佛佛言僧食不應分若分得吉。

時現前下如文可了又非時現前相仍而辨重言某甲者律文如是為分邪正爾一人即五德四人止得羯磨者謂五人共住一人死衣鉢直三人口和賞勞已餘諸輕物依母論四人直作分衣羯磨文中除僧今持此衣物與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等字餘同。

不得展轉者以母論二三人方作展轉母下證四人須羯磨分二法一賞勞二分法。

四人但作一分法一二三相應者母論云二比丘共住一者命過在者作念此亡比丘物應屬我此人即得後來者不得是名一相應法三人共住一命過二人應展轉相語大德憶念此物應屬我等二人如是展轉名二相應法。

四人共住一人亡三人展轉如上所說是名三相應法羯磨彼論約界裏一人已上盡得打犍稚不得羯磨不者犯弃若界外五人已上得羯磨分不打犍稚以無界故若四人已下不得羯磨分若分犯弃當躋詣僧等。

一人作法如三人中但一人說詞句餘不須對頭。

各說又但一說即成亦不言至三說。

互作即更互說也。

何下上云一人作法成者何不同說恣對首人各三說耶。

彼下是釋。

十誦下彼律凡有二節一云打犍稚集僧和合分物已起爾時六群從界外來語諸比丘此僧所有物我當共分一云分已六群從界內來求共分皆以是事白佛佛言若打犍稚僧分物已起若界外界內比丘來欲與者與不得強分別眾分衣得成一句彼律無文乃大師斷彼文也既曰不得強分驗知界內有僧分法自成由先打稚和集故却引彼。

佛言下證。

義下若比丘在界內不知後欲索分十誦又云欲與者與不知與時再秉羯磨分不。

四分下若約本部理須再作法分以別眾分衣不成故即有比丘作無比丘想是也若十誦則不須以彼云不得強分縱若與時但隨時和與。

若無下以界實無比丘故分衣自成既作有想理須檢校今反不求故須結吉也。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二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三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波羅夷者僧祇義當極惡三意釋之一者退沒由犯此戒道果無分故二者不共住非失道而已更不入二種僧數三者墮落捨此身已墮在阿鼻地獄故四分譬如斷人頭不可復起此從喻也又云無餘從眾法絕分為名此篇異尼八重故曰四也。

毒謂三毒業即三業利己為樂唯自適故又此一戒無始染本其患彌重也三事即三毒雖起因三毒然成必在貪。

境交言外形相交內情順暢戒疏云境交內順非貪不辨故曰暢思事決決即辦也非貪是何又癡屬迷惑嗔是違忿故兩不成。

損益如煞盜得利入己名益反此是損。

以下言亦因三毒起亦在三毒成。

廣下彼云若為己身及諸眷屬而取他物是名從貪若盜怨物是名從嗔劫奪下姓是名從癡。

及論雜心云父母老病謂煞無罪成論依王舊法約罪煞人自謂無罪皆是癡成人具瞋貪行煞可以例知。

摩摩帝即經營人蓋不知教相癡心中犯貪癡因利故妄是貪迷無因果屬癡又癡為貪嗔母故得不相離。

設下戒疏云大妄語戒本為利己貪癡起成兼瞋何爽故善生云若為財利自受樂故名貪懷怨名嗔畏此名癡據理貪妄得利為重癡妄畏死為輕瞋為中也。

煞盜下此二身口互造對自作教他兩得相成然身為根本口為枝末所以然者損財害命身自獨成不待語助故知身本口語教死言了未成待前斷命等方得重罪由彼之身助我口犯故知枝末。

姪戒教他樂非自適又不犯重故非此例咄煞人如項羽咤婁煩之類也。

深河上應先難云若須身業助者如深河誑淺口造身業彼依而死何必身壯今釋此義亦同前答要由彼身渡河死方成犯可以類知。

業性別者以三業體性各別故又若許通助一業自非究竟故。

言下示不竟義以口雖說了要假身故則口業非自究意如上即呪法過關等和利經亦成論自引也。

那羅陀具云那羅于陀羅國大論云大仙瞋時能令大國磨滅望煞本是身業今意造故是互也。

嘿妄本是口業今意造成。

答下成論云是三種業皆但是心離心無思無身口業又云是意業力故起身口惡等。

亦有下如有人施物告眾言是聖人者起有比丘懷利而起是大妄取則身末口本判成口家之妄人也下應加若教人者四字方足。

大妄下若教人稱己聖依利有潤亦重。

自造身至彼境也。

他造彼就自境也自造弱脊比丘是也。

三犯皆波羅夷也。

餘二他盜己自盜自也。

境差本期盜彼自物來差故結蘭也。

自施取例自施於己既不成施自盜於自豈成盜也戒疏云自慳則成慳自物保惜故自施不成施自貪增自故。

十下彼云頗有殺人不犯夷耶謂自殺也。

順正即順正理論。

今下戒疏云有人解云不立進趣若然非本部正文也。

縱下今謂縱立進趣義亦無過以調部有結蘭義故疏又云如律自殺不死蘭緣差不成戒在故結若死有因同前進趣凡言進趣以因趣果不懈絕為名今既自害心稱於境則進趣之義也但是命斷戒謝不結夷罪不無前進趣因罪也。

自打謗義稀非犯。

自覆律有覆他羸罪得提今自覆雖得吉望不犯提名無犯不可難言戒在故不犯提也。

妄三自妄他正結重他妄自於己非犯自妄自招利義稀故亦非過。

皆下即心境不相當差殊乖繆之義。

錯下如現緣二境相別顯然及至造趣事容舛錯即名眾鏡交涉為錯。

誤下若論誤者心通前後不可雙緣如前心謂此境後心謂彼境心想繆妄故謂之誤。

勿下以姪戒不通境想但使男女正道罪皆極品。

雖心下示誤。

雖境下示錯若順前標錯義合先。

無寄言無所寄託於一境也則漫義成矣。

三趣人非畜也。

得前偷蘭望前心未轉異境來差但結方便蘭也對後異境元無盜心於彼境上無罪可結後若知者理須還彼不還之時心境相稱得重何疑。

錯即無犯者如剋心害張不欲害王現境歷然心緣亦別及以殺具害張之時而彼王人忽然與我刀輪相應王命雖斷由非心故錯則不犯。

且緣下釋誤成犯也本欲害張張去王來緣王張解如害者犯以人想不差煞緣具故雖誤犯重不同盜戒本主不稱錯誤不犯。

故下論判不同。

非母即餘人彼云欲煞母而煞他欲煞餘人而煞母偷蘭。

又云欲煞羅漢而煞凡夫欲殺母而煞父等皆蘭。

答下意謂彼名錯為誤以誤為錯故見相反戒疏云此諸律名不足以定持犯取其事義方分錯誤故祇疏分犯有異蓋立名互爾。

即下今家取彼律事義以顯則錯誤之互彰矣。

錯犯以二境俱現錯向彼說容誑得利故。

犯誤約迷心故說不犯三四禪以是根本禪故一切無漏禪定從此而起。

無克凡論克者對此犯彼不犯今既不簡故不論克有克如本期煞人并盜人物今非畜來差望本無心異境非犯。

餘人約煞論及財約盜論。

前言即指上煞盜二戒有克成犯文。

別章戒疏中廣之。

何下何以初篇但立四戒耶。

前二即姪盜也以多因貪起立一瞋起煞癡起妄是故皆由三毒而起七支故成實云先行後三中後行前七中。

內外姪屬內色是情盜屬外境是非情故對此以立二也瞋對煞雖通內外罪非一品故曰不等如壞生種但得提罪是也。

局一以妄對非情則吉亦非犯故但一品。

孔雀即孔雀冠婆羅門也問阿難汝世尊何故為諸比丘制增戒學。

為下是答。

問中意云戒但防非何能除貪等惑結答文可領。

後四即觸八覆隨。

頻婆或云瓶沙此云顏色端正亦云色像殊妙此則凡聖二王同立為本。

準下盜戒問王餘三不問者是略無。

王材即國中要材僧祇盜飛梯是也。

二下即隨國所斷多少不定止如此方雖盜百千亦未至死故須問以國法也。

妄下前文王言妄語亦名不活則是治法今論不同者答王則通論妄語論則唯據大妄國民無稱上人法之義故曰國不治罰又律論部別未可一致。

同下即同上本律盜戒中文也前言問王今言問大臣者亦律論不同彼論說云有一舊臣知王舊法出家為道於是世尊即問舊臣比丘也。

乃下順既起貪則先故攝姪盜違則瞋起故有次煞貪瞋不了方復癡生故立第四又順三毒之次第也。

弄下取例謂弄失精畜長衣小妄語皆是喜為列在篇首也。

二十年者彼論說佛成道十二年後須提出家在他國八年學道八年後還迦蘭陀村是則佛成道已二十年方有還村犯戒之制。

僧祇下引制之次第亦姪在初等。

冬第五半即今十月二十七日下三可以例知。

人影此說步身影為度以分早晚或云脚影通慧云是商矩法如指歸中鹿杖外道佛在毗舍離比丘患久看者心厭病言若能殺我者善看者言世尊制戒不得病言為我求持刀者看病往來鹿杖外道行殺故制已上年次不同者蓋部別爾。

沙下即沙彌十戒煞戒在初與僧四重中淫初有異者俗戒即五八中數也自妻以在家戒但制邪姪故。

人同方便者下三眾皆是吉故又十戒對具足名少分智學未廣亦名少分不可全擬大僧也戒疏云行道少分似同而別又云小學未通教非極制所禁者從俗無過。

姪下即對姪修不淨觀對盜修少欲知足對殺修慈悲對妄修真實也觀法如別所解。

善生下凡言任運者謂自造惡方便未就後更造善時先惡有任運成犯義也然經律出相不定有立無者故引經以明之。

受齋八支齋也。

先勅語是能授戒人先遮諸惡是所受戒人謂先令斷惡方可受故惡若不斷戒非成就何以經文自相矛盾耶答中長惡禁短善故此不發戒短惡不禁善故前說得戒各有其致非相違也。

邪勝善劣者望正起大邪心時善護則弱故也。

然論指雜心也。

四捨即作法形終二形邪見。

不遮不遮止令住也。

不悔不中道起悔往也。

種成在沙彌位時罪種子成至受戒後前事又竟則攬前因自成後果知任運之義不失矣

。

信成遣信令作事成就也。

三事即殺盜妄。

無作由彼異緣成我身無作業故此約沙彌時。

教成在受具後故得三重。

不下於不善中可作四戒成根本義無記無心善性不作故非根本此約一念見前論故塞若前後起業三性則通任運邊罪已成殺盜等業故障戒不起。

以善下釋罪戒俱得義也。

日夜智論云汝當一日一夜如諸佛持八戒又云受一日戒法是也大戒可作十戒以十戒尚制大戒可知。

何下意云十戒等不說制他妻者五戒已制故。

梵下以姪等夷殘正是梵難體今恐犯此故開犯下篇如夏中有二難聽破安居去初夷即姪戒反顯下殺妄亦不可也豈可殺彼誑彼而自誑己命耶以下謂怨逼之時雖開境合要無心者不犯故律中三時無樂是也。

逼燒證損他物故須犯別處。

通開如大鈔持犯。

別開如釋相中。

或下此第一師義本依王舍結戒今須準彼國法何錢結重論云一切國法禮義以王舍城為正故雖然且未詳王舍當時用何錢是亦通漫斯為不定又下第二師義但取五數是同隨國滿五皆重不定錢體也。

又下第三師此師體數俱不定既隨王舍滿五成重今隨有佛法處準國盜幾至死為限。

律師即論主也彼以後義為正今家取第二為準故戒疏云初解本錢何由可曉後解隨國現斷入死言亦汎濫難可依承可如多論中間一解隨國用錢準五為限則諍論息自八十文以十六小錢當一大錢也。

隨下以十六小錢若當一大錢及用之時為約何錢以判經論無文是於持犯之行亦難知了故。

成罪下大師約理通會此謂判罪宜通攝護須急也。

三天下除北洲以無我所心故餘三洲皆以此五錢斷重多論云拘耶尼用牛馬市買賣牛得錢錢滿得罪弗婆提用衣市買其法亦爾。

鼻下若據十誦取虎殘犯吉由不斷望故師子殘不犯多論一切鳥獸食殘取者吉亦部別異爾。

今下由四分無結非人罪文故古人妄判輕重云云今師取他部為定故大鈔云若有護者望護主結五分取他神廟中衣他所護物他心未捨直五犯重多論取非人物五錢已上重蘭四錢已下輕蘭是知若望本護二主理須結重但望非人只結蘭也。

解下準上論意雙結二罪若於殺父上得逆蘭殺夷二罪義不虛矣。

此理實異故曰定別不同此問。

盜殺二戒第三句境想何以盜不犯殺犯耶。

答下以盜緣非罪境故言無犯殺緣有罪境故下說有吉。

不同於煞戒者以殺戒作非人想其實無非人境須結後心吉者今不處分作處分想實亦非處分境云何一向無罪耶此中一問辭近意遠照暎下文方曉厥旨答下處分本迷又對非罪境故一向不結作非人想不妨有心義同明自故須結吉下亦云起想當非人邊有心無境是也。

。

問下處分本迷又屬非罪境不結吉者何以掘地非地想亦是本迷復說有吉者。

又下正掘時作非生想則無罪可結後忽轉作生想故結吉也。

問下正問前非人想可學吉也此問能反應前文復生下難密意在此答如文。

問意云若不從非人結者何以律云非人想蘭。

答下謂轉想望非人實無蘭罪因轉作非人想故律名為非人想蘭。

四事即人非人畜生父母故善見云初有羚羊在樹下後欲加害以心漫緣隨有父人鬼畜來替半處以心漫故亦結逆等則四事明矣并二逆一違恩養二損福田又下指涅槃三十三文善見太子幽閉父王頻婆娑羅七日已父王命終太子生悔大臣惡邪謂言無罪耆婆復言大王當知如是業者罪兼二重以頻婆證初果故曰煞須陀洹也。

五下彼律但結一罪亦同俱舍云煞父羅漢得一無間依止一故問如上涅槃如何通會答戒疏云謂顯無間二因而成命既是一何得二罪直以逆名標此業重故言二逆其實無也廣如彼疏。

若爾下打既於父比丘不犯提亦應殺尼於父無逆罪可如打故不就位顯逆從恩違邊結也。

一向不可殺者謂若通身變成可殺畜同上結提或變成不可殺畜但犯境強簡以殺不得故但攬前殺父因不至果後境復強邊結蘭爾。

但下如知彼以通力變杌木作沙彌縱殺亦無罪以知變化實非情境例今暫變為畜須從本結以實非畜故又知變化故所以結夷逆也一往觀文義似純起本其遠意為上論殺父是五逆數而出血破僧亦屬逆位而不論法者故有此文今準戒疏應先問云三寶皆福田由損佛破僧得論逆者何故不言破法逆也。

將此下釋。

如下取例也。

義下彼云菩薩道破佛法此間却盡復至他泥梨受無量罪又云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如是遍於十方地獄等則知破法罪過於五逆故不入逆數也。

犯吉顯逆須犯蘭何言得吉。

答下前破小法得蘭是欲破除令滅故如調達是也今言吉者是一期呵毀皆罵非全除滅是故輕爾。

初下釋不得重義後下釋犯重義也化人畜變化人殺者得蘭律中殺畜犯提取不能變化者反驗可知。

一下謂聖人修道德滿證真斯極除斷虛偽妄倒斯盡出觀陳說言必稱實義無欺負起誑妄過此身證也。

二下謂聖人定前方便理觀事察自然聞彼異域奇相如調部云大目連告諸比丘言我入空慧定聞伊羅婆尼象王入難陀水聲諸比丘言汝入空慧定而聞音聲無有是處虛稱上人法

得婆羅夷又諸比丘疑故問佛佛言有是定而不清淨目連無犯即是定前方便中聞而目連將為定體故十誦云目連善取入定相不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阿脩羅城中伎樂聞已疾疾入定作如是言我在定中聞乃至佛語諸比丘目連但見前事不見後事如來能見前後乃是隨心思說故聖無犯。

如來下淨名云有佛世尊常在三昧禪志不虧悉見諸國佛不自稱說等又無量義經大莊嚴讚佛云意滅識亡心亦寂永斷夢妄思想念故知大聖人則無想心語也。

亦下如向人說身證苦樂不妨迷妄違境而說是也。

想下凡夫想心非同聖人理解緣念之想以凡夫未斷妄偽之心後違想說即結妄犯有斯別故不同聖也凡夫妄語隨緣無量若用罪定名不出五位謂夷至吉也。

為二約世出世以分也。

然下示夷蘭意謂對人用謀名利故重非人反此故輕其罪雖殊皆出世法。

餘三即殘提吉也戒疏云良以嗔謗凡情易起實無三根橫構虛狀以餘重罪誑僧見犯欲令治殞永處眾外情尤重故得僧殘又以二篇所犯之罪誑僧聞見謗相既輕故得提罪戲笑不實乖越威儀情過為微故得吉羅。

廣下彼云我於四果退失未得者蘭是說聖而得輕也又云我無貪欲瞋恚愚癡得夷此即說凡而犯重也如是互通方達持犯。

初二即約出世對夷蘭辨也。

四句一心境俱虛二心境俱實三心虛境實四境虛心實於此四中初句犯夷二三皆墮以實得道向人說及心虛違想說故第四句增上慢也由心實故開前大妄由境虛故開後得道故非犯也餘下即約世法對殘提吉辨也戒疏云以境雖是事通於內外加謗得殘己三根為內他三根為外亦可意有見想為內見聞覺知為外皆非聖法不據前境但使心虛皆成妄語故文云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雖復著實不那心虛結殘可知。

若爾下古人自難且如在俗家偏心授食戒中豈可受相難知相既易知何不同妄從知結而從言了。

即結者以古人欲要偏授從言了結故將此以詰又是妄戒種類故。

答下戒疏云尼以偏私曲情公於眾中越次指授以成私染故曰繫他即緣中六群尼索飯與六群是也又謗白衣故曰俗也。

首下正符戒疏今義也以妄語但取言了不必從知從信。

如下亦互造義古人受偏心授食尼言了即結今不用彼受時方犯以是口造身業故自言即戒本云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是說等。

語大妄戒中著餘小妄小謗覆罪三戒何不著耶據戒有五位大妄大謗戒本所列自言小妄小謗戒本不出彼文略覆罪故下文云大覆小覆雖曰大小以九十中但立一覆戒故共成餘三戒也加大妄大謗方成戒疏五位今文略大謗以謗戒列自言故但問餘三也壞眾且約妄論若通論者二篇羸重俱名壞眾故戒疏云上二罪重有壞眾義俱僧治罰今則反前者謂小妄等

三反前壞眾及僧治也。

以下三對首治罪故曰自行合云共行以非對眾故通言自爾又屬小妄小謗故非壞眾。

如下引證壞眾故著如僧覆麤在九十中非壞眾故不著尼覆麤在八夷數是壞眾故著故尼覆麤戒云後作是言我先知有如是罪是也。

若初二篇俱是壞眾何以殺盜姪三戒及僧殘中除二謗外餘漏失等十一戒不著自言耶

。

答下計其義意壞眾既同二篇俱著但由結集之時取壞眾中相隱難知者著餘殺等相顯易知故不著也又重者方著輕者且略如大妄重則著小妄輕故略等義可通明。

當時有者以緣有故敘於戒本中提中指小妄等戒以緣無故不敘。

如下取例以證初戒即姪戒亦應開夢但當時無故戒本闕敘文云指戒本也。

以戒本云若問若不問不問自言既約有緣問自言無緣何須敘之答中為除疑故是須雙出餘戒無不問自言問自言無對故不須出大有理也。

僧殘中七戒即漏失摩觸麤語歎身媒嫁二房因雖三毒成必貪心。

二戒即無根謗假根謗若準戒疏此二亦通三毒今據的論故曰因瞋起也。

害賢曰嫉。

二戒即破僧助破。

次下即污家惡性。

欲生即貪欲心生。

毀下舉九十中戒出。

即驅出邪下成實云若實有法而生無心是名邪見若說諸法斷常是名邊見。

等取身見及二取也成論問曰是邪見云何生答以癡故生是也準此可攝於破僧助破以從癡心生故羅漢以無故心犯也又見思惑盡故三毒非有此中。

身口二業皆以初句為總配次文為別記。

如身者下是總配漏下是別配。

自餘下是總亦有下是別且初身心成者漏則方便動轉是身標心究竟屬心觸則從髮至足名身有愛染污曰心。

九戒即二麤媒謗四違諫也。

亦下大師云如後四諫縱設不言隨滿便結何待口也。

意下若據意地本通諸戒。

由皆有心方說為犯雖然亦有不取心及問心義故須別配。

僧下引證別配。

互染如能教有染重所教無染輕所教有染反重能教無染反輕。

媒下此引古義若準戒疏不問利非利俱同。

犯殘如白二遣人媒合眾同犯以是染之愛分故。

次下即二謗以損暢是同能所俱殘。

善下示不同義慈地得殘能教人也尼得吉所教人也以慈地令妹尼對僧重謗故。

義下古義謂古師因上善見結有輕重故立義云不同犯也若準今師理要同犯故戒疏云作業是重未可同於外部(即指善見)四諫意云若僧未設諫教令不捨但吉初諫已教莫捨故蘭。

此問因後六戒上起意云如漏失摩觸若教彼已成此則結蘭未成但吉如何四諫作未成便結蘭者。

解下彼即漏觸。

違白下示分齊戒疏又云有僧殘可趣能教之人無果可趣隨語違命故但偷蘭。

初下謂九戒遣人為己作者同於自犯如漏失摩觸於己身之類也若四諫無有遣人為己違諫故所不論據戒疏中教遣兩義分於親疎何者彼云教者離己義疎遣者向己義親故此中雖標教遣而局就遣義以明也。

餘無離前七外曰餘如四諫等是也類上可思故無任運。

初五即漏失摩觸麤語嘆身媒嫁。

十五一輒教二至暮三譏教四與尼衣五作衣六與尼屏坐七與尼期行八與尼同舡九食尼歎食十與女期并上五戒合成十五若準本部強安坐合為一戒應於露坐上加屏與女坐亦成十五戒初後即初從非親尼取食第四蘭若受女食。

高眄視十律有高視戒彼說佛入舍衛人民於樓閣上瞻佛六群仰看言某女白黑等因制。

畜下六戒是三十中。

藏下三戒指九十中第三即學家過受草。

淨水即生草上及淨水中大小便戒容有損主故屬盜類十律六群於菜上便利即同草制是也。

僑奢耶即絲中微者蚕綿戒是也。

博即搏比丘。

打謂瞋打比丘。

初戒即取非親尼食戒前約因交致染屬於姪類今約本緣花色飢乏掩泥故配煞類。

淨草水即便利戒望殺草損虫邊名殺類。

第二即俗家偏心受食。

一切即騎乘不為說法等二十一戒也已上略配縱有不盡可例而知。

不越四類婆沙云二百五十戒以類而言有四種類以罪而言有五差也。

二房下古就事法共成二持犯今師約事法邊各具二持犯餘十一戒但是單持犯。

罪下以止作名雖有別而僧殘罪體一而無異。

各別者古說端坐不作房是止持體對僧乞法是作持體是故名體各異今師不爾持犯所生皆從法起違順教相故有犯持故戒疏斥古云安有端坐不修為持如煞盜等隨境制禦識達業相方成戒行號曰止持豈可臥地我不煞生便於生境能發隨戒。

此下據理既斥古義事法共論今須於此就事法上各示雙持犯相文之存略故單以句法略顯一作持行恐後學尚昧其旨今為引戒疏明之彼云就房事明持犯者依教不越名止持驗教知量名作持出於教量名作犯不順教故名止犯此則量其度量顯其違順止作持犯名體各別(已上就事)次據法論恐犯教制如法無違名止持從僧乞法名作持故違不乞名作犯即此違教名止犯此亦名體各別止據無違作據順教極分明也。

識法須乞白二也識犯知犯殘也。

隨下釋作持義。

識下結上品義二罪法犯俱識則無不學無知二罪名上品持律以根本枝條俱不犯故得法得宜作乞望從僧乞法邊號作持。

各下由於法犯疑及不識故有六吉二提皆是枝條望不犯根本及法犯上有四識句無罪比上之無罪比下之罪多故名中品持律識法如上。

疑犯謂疑不乞為犯殘耶蘭耶不識犯謂言不乞但犯蘭等。

疑法疑乞法為白二白四等不識法謂言但乞單白也下品法犯俱迷結四提十二吉合十六枝條名罪多也望乞法無違邊猶名下品作持於法上作持一行既爾餘法上止持并事上二持及事法上兩犯皆可準而作之。

婆論下彼凡有三義一為令二眾有差別故二女人煩惱深重難拘難制若與制重則罪惱眾生第三如鈔所引以此義故但結提也。

尼重即夷據重境為言即從腋已下膝以上反餘輕境但蘭二羸中尼但犯蘭故曰輕也。

二房以僧多利孤遊造房事數故重尼則反前故蘭。

獨宿僧多獨宿尼制有伴設造成時應無過量多論云二人共造不獨宿故人無房量縱有過者輕而不重故曰尼則不爾。

媒下除前六戒外餘七僧尼同犯殘也。

三性若夢禮誦是善性若夢煞生偷盜等是不善性夢青黃赤白為無記性既通善惡等性必有感報如成實夢中成業今四分言除夢中者。

答下四分約總報不受故開殘成見二論據別報須受故說成業亦不相違。

五吉對五過故一惡夢二諸天不護三心不入法四不思明相五喜出精五分得五吉以夢故不犯殘也僧祇云夢者虛妄不實若有實者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無有解脫以不實故得盡苦際是故開夢。

道俗分者即九十中尼女屏露二坐各制故何以彼坐則分此摩觸尼女而得合制。

隱師即高齊曇隱律師嘗撰鈔四卷依慧光學者是。

若下示結罪之便意云若約比丘摩觸對道俗二女俱殘論尼摩觸對道俗二男俱重結罪既便故不離也。

輕重不同者尼與比丘屏坐尼犯吉與俗男屏坐得提結罪既差是故須離五衣三衣外加祇支覆肩衣僧祇加覆肩水浴衣為五今問尼離五衣雖別結提是同可如僧戒制坐對二女雖別結提亦同。

僧下比丘離三衣犯提是重餘二衣離但得吉是輕既輕重有殊與尼對道俗二男坐無別也何以此衣戒合制彼坐戒離耶受法以僧離五衣輕重雖別然加受是同故須合也。

屏下然屏露二女分者直是事中之譏有別故如僧對尼坐居士共嫌鴛鴦為喻與女坐比丘譏嫌以對緣譏別故分爾戒疏云僧對二女晝坐有教不教別尼對二男俱無故離不同衣有聖法對法以明同故離衣不分戒。

即下二期行戒也。

俗女無者即僧無援女之義所以不合又戒疏云尼行必假多伴為除譏醜俗女但有第三無濫過故所以分之觸無相續。

成重義者謂再觸非大姪何能成極重再盜有續義故說成大盜。

如下引證盜續成重戒疏又一義云內外起心異故分因果別問意云房衣食藥是中下所依糞乞樹腐是上行所依何以四制之依不行而不犯四開之依房舍有違結殘衣等有違但提耶自分房等為中下之分也。

但下釋重餘下釋輕。

五過者一須人經營妨修道業二長己貪結壞少欲知足三處處乞覓惱人非人四專任自由不乞處分容障僧事五或自損行違其慈道有斯五過房乃結殘衣等反是故但犯提。

初後即無主有主房。

答下以房相雖同而前屬無主後屬有主又乞法雖同無主制量有主不制量合則難分故須開也若云乞法與過量各故分者且前無主房中何以量法合制而不分耶。

答下若據各得殘罪邊理合須分良由皆是生死之緣故合四罪加妨難二罪成四。

又下文略戒疏具云又顯過量不過量俱有不乞罪處分不處分俱有過量罪又云下若據過量不乞二戒實異今於初過量戒後便列次戒不乞文者蓋結集人意爾。

如下引例如律於大煞戒末云畜生不能變形若殺波逸提明知結集人通攝其境乘前戒經家義勢結也。

迦留是後犯小殺者意云妨難之處作處分法為得成不。

若下古人反詰云若妨難處得加法者何故律云有妨難不應與處分。

本下是古自釋意謂乞處分者本不防於妨難但防專任之過。

故下引證既但結二吉故昔日得成。

首下從首師來即今義故戒疏云今解不成彼又云毗尼因緣三求無過則成持也。

此戒緣者正為妨難也戒本所列還分妨難及後廣解妨難逾彰故律互有不成何況俱者必有作者與正法違眼看妨難卓然而云無有妨難大可笑也故知羯磨須離七非今事不如何可加也。

而下應先難云前言二吉此豈凡心將而言下釋之。

答下以房非道之本故。

餘處戒疏凡有三義一妨難可待無二可避餘處三不可避者容全不作今舉中一義也。

受下與上三義反之一青黃三角不可待無二即身自有不可餘避三若小遮不開大受未成通化故不類也文亦舉中義。

問下此因前云處分先成妨難後起以法先成不壞故所以躡前而問。

答下不同離衣以要心有期病差必違前法故有失也。

如下證處分不失。

命下證離衣須失。

若下若云離衣病差法失者亦可以法被狂狂差法失云何狂止須僧法解。

答下原其狂者得法本不由心又無期限故。

病差法在既在須解得。

難生者顯不防故。

必無長過者顯能防故抑又乞法本防自專之過說淨正防犯長之過故不可類不稱人名但云於此四方相內結作大界故不爾正牒造房比丘名故。

問意云先處分某地作房及至造時侵著不處分地望不處分地還犯不乞法罪不小犯但吉。

然下斥第二解既曰一殘知無不處分罪也此約分有過越可如律文不結必若全在別地作者重結無疑多論云處分處得作餘處不得今師且據分越斷古成非成不云何者猶言後用再乞不須乞耶僧委以僧委知沙彌時已乞故。

具下但滿分戒別爾先乞法已自成故。

互過戒疏云然此互過是兩口房廣長俱過是一口也俱是一業終是一殘可知。

此下今師別義戒疏云今準別論雙單俱得元情專謗無妄心約心唯可結一罪若兼誑謗兩種心須結殘提前人即被謗者互隨即隨順被舉戒若尼隨比丘得夷僧隨尼者但吉若爾何故互謗皆殘又僧打尼但同下眾結吉者就位尼位卑故結吉。

謗下以枉治彼廢於正修故結殘也戒疏云打據位卑謗約修行是也問鈔中但答謗重打輕之難未審互隨僧夷尼吉輕重不等何耶答戒疏云尼隨有教可倚故夷僧則反前故吉。

緣起即沓婆是聖故若謗此境故可言一向入獄何故律云彼人不清淨加謗犯殘耶。

答下律言謗不淨得殘且望犯下四篇為言望未犯上篇猶名為淨。

又下彼實不淨想心謂淨若違相謗亦經殘罪。

眾法下取例以證且如羯磨眾法彼雖有犯今但取見聞中淨得應法事此亦例然。

今下彼雖實犯心謂之淨違心言穢又下應難云謗取見聞中淨犯殘者打亦應取見聞中淨何以打破戒而同犯提耶。

將又解下答就位持破雖殊同大僧位故大集云若道俗等打破戒無戒比丘罪重出萬億佛身血何以故以能示人出要道乃至涅槃故謗則不爾恐淨者枉遭治罰是故須簡。

問下正立難辭。

謂所下再騰難意以顯相也。

若言下是立難。

但下是覆示難意。

又復下是逆難實淨反前實不淨作不淨反前謂是淨實是人反前是非人作杌木反前作人想望此則夷殘俱不結今將此逆難前云何以前實不淨心謂是淨結究竟殘實非人心作人想煞不犯究竟耶況煞謗心境俱違何故此俱不結前分輕重如何通會心虛以謗全取心虛成犯殺則要取心境俱實是故非人人想不成究竟如下證心境虛也。

過業果就者以沓婆往昔業緣受今謗也又慈地得惡食亦先業力故起謗於沓婆也以斯義故不證彼先無過也。

答下論其舉罪假以見聞而用舉之即此見聞能為舉本故名為根。

若下意云既非見聞乃成謗者亦應立之為謗根耶。

答下凡根以生長為義今由嗔故生謗謗用嗔為根故謗不得名根也若云謗由嗔起以嗔為根者今舉由心起應可心為舉根耶。

解下據理以心為舉根義亦應通但由心近而根遠由先有見聞方起心舉故是以但取遠者為根爾。

此下指謗戒必由先有嗔心後加於謗故得以嗔為根。

若以先有為根謗是無根而起應可以無根為謗根答下既曰必不因無根起謗反顯須從嗔故起謗。

彼下若是舉罪必因見聞故起不可同例也。

自有見而非舉罪者如無善伴舉必非時之類既爾亦可有見聞等根具而非舉根耶。

解下若有見等根故佛制舉即見等為舉根若無根者聖不許謗故無根不得為謗根也故曰不相成例。

唯表下意云見聞觸知四種何獨表明前二耶。

答下為觸就合中知離則元無有楞嚴云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可得謗言嗅嘗彼犯耶是故無觸根。

若知下辨知有通別若見聞後知此知即落在見聞收故又若觸後起知無謗義故豈謗云嗅嘗彼犯而知故曰準上取解。

若直下由不從見聞起故又犯非意緣知此知不成謗證境是弱故有順順以不逆為義由見聞不逆故即是順義此即順後有知何不立順知耶答如文有知彼戒云知而妄語是也。

答下但使違內想心不論外緣虛實也律云見聞觸知違想說皆是妄語故知不專外境。是下反證謗境既非別屬法塵則顯知根不為能對也。

通五塵者如見女人出入林舍生疑或隔壁聞與女人語生疑或聞比丘體有女人粧粉氣或比丘邊得食有不淨酒肉等味或閻中取與疑觸女手因此五事不分明故名疑根此亦反證上謗境不收法塵義可明矣。

又下謂聞根及聞上生疑具通四重故曰各有四事。

但下除見根外獨說見疑故言但也。

以下謂盜相微隱非見疑所了故戒疏云盜非見疑了文中亦不說是也若約見根則通盜兼前姪煞成三故曰見根唯三等。

若下意謂若見根不通妄者何故小謗中云見根者或見與姪女麤惡語或見自嘆譽等此則見根通語何云不得言見妄語耶。

此下是釋。

問下此中連問三事一問何以但說從見聞後生疑二問何不說從見疑後生聞三問何不從聞疑後生見耶。

答中亦有三從。

雖同下答初問然聞本下答次問又見下答後問律云者指謗戒中文本有望彼先見是本有因見故說由說故聞故得從聞說見也生則不爾所謂從根後起屬生。

又聞下如從彼聞說色香味觸等故得從聞說見又不下上若許從聞說見何以不得從見說聞耶。

見下是釋意謂見是局色境不同於聞說通諸塵。

又下聲塵正屬聞色等五塵不得並起如前即聞本對於聲見疑非是聲等不同謗初篇得殘二篇得提。

枉滅枉曲滅擯也。

護心義一者俱屬戒分故見論云夷殘是戒下是威儀壞眾一壞清眾二壞眾法戒疏云販於眾法過是不輕又云下三篇非壞眾反顯上二壞眾不殊。

謗得三者即謗夷之殘謗殘之提下三之吉也。

得二者覆上二得提下三得吉何不同耶又毀皆疑惱不受諫戒亦通上下篇聚而同結提者。

解下恐受枉治損彼是重故分三罪覆但壞眾損彼是輕故但二罪汎惱不專對犯也戒疏云如罵車木師可是對犯也。

逆謂二逆即出血破僧三殺已在前收故疏亦云次明二逆十三難是也。

淨人即所謗是淨境故得殘望僧虛解復得提罪。

然下若於十三難中實有則無覆說過以帶難不發戒非比丘故。

問下何以覆他過重得提自覆過輕但吉者有本目於本戒也戒疏云覆他有本重制令露以戒自淨故自覆本壞不須重制也。

自說上應先問云自說何吉說他何提。

將自下答。

若下引律再詰。

答文可領。

理行二教者如捨八正學餘道是於理倚傍也說五邪亂四依是於行倚傍也又四戒各有倚傍如破僧則傍四依八正助破則倚有善斯從擯謗則濫同犯已誨拒諫則無德不須前九既無此濫故不立諫也。

二戒即破僧及助破意謂何以破中立二餘污家等但立一者。

餘二即污家惡性。

利吒即九十中利吒說欲不障道違諫亦是於理教有違應用犯殘耶。

傍倚相濫如向所解。

前二正破助破也後二污家惡性也但破羯磨令僧不和故不同前二羯磨法輪俱破故又非下說污家有驅不驅之別故。

恃己下說惡性恃己陵物便言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等。

理教有違者倚傍姪欲即是道義而不達大乘姪欲性空而妄言不障還是有違又但口說欲而實未犯根本夷也此一科義今家所取。

若下意云若約隨事重輕以分者調達可重四伴應輕何同是殘又尼雖有二破據理稱佛非因但是破之方便事義是輕何亦犯殘。

又屏處違一人諫者但犯提以所諫通七聚何故不分事之輕重而同犯提耶以此推之不約諫事有輕重也。

如破僧下五法即盡壽乞食糞衣露坐等五。

初句者破僧健度中凡有四句初句云若比丘非法言法堅持此法破和合僧彼自知非法想破便作非法想說乃至如此破者一切泥犁中受苦。

(此句心虛故重)第四心實輕者彼第四句云若比丘非法說法堅持此事破和合僧彼法想破法想說乃至此人不墮地獄(證心實也)此破僧既論心有虛實得罪輕重反驗僧別兩諫俱有虛實同分輕重但由僧諫違命是重故罪非輕。

不可下二句牒上義也。

若爾下正斥。

如下彼論具云利吒比丘先是外道弟子邪師遣入佛法中倒亂其人聰明利根不經多時通達三藏即便倒說云行障道法不能障道準此既曰利根遣入則心虛矣。

逆與說欲言破僧是逆故而與說不障道亦不同爾。

初解即約濫輕重解。

不同即殘提一例合俱犯殘。

以下釋成輕重義。

經中即略戒經。

戒本即廣戒本。

答下以略戒初制故曰因時言與廣本雖似有違考其旨趣同歸于善也以彼諫我非我以略教止之斯亦善也彼若諫我是我用廣教成之斯亦善也。

但以下會通廣略也彼論凡有六種不同一前人有愛憎二鈍根無智三若少聞見四若為利養名聞五為現法樂但欲自攝六若為新出家者愛戀妻子(鈔闕後二故曰等也)已上六種宜用略教。

若為下次第反上慈心反第一利根反第二廣聞反第三利他具云若利安眾生闡揚佛法反第四文亦略後二故又言等今足云若欲以化益使天下同己反第五若久染佛法力能兼人反第六如是六種則宜用廣。

律下即瞻波說戒時比丘盜金蓮葉於腋下乃至目連驅出佛言待其自言是也既爾何以戒本云強與波利婆沙者。

答下鈔云僧殘不爾罪是有餘雖先無心得強法蓋隣重罪速令淨也。

而下前言不得強逼者為說戒眾法心和事同有罪即懺停廢說戒若自言發露已即堪預聽說意推問隨輕重治故大鈔云若有犯過依過陳之為偈說戒後如法懺便依次為說是也。

中卷即懺法中。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三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四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四法即下犯舉言治也。

一下釋四法義單三中犯一也並二或三齊犯也。

俗女即住信優婆夷未暗罪相故泛舉也故戒本云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是也。

此中下次第斥上四不定義。

犯下斥第一何名戒本意云犯既不定何以名為戒本。

又下斥第二縱俗女舉罪不定意亦何失自若非過亦非戒之所防列之何為。

其下斥第三治下斥第四若約三法可言不定如隨審一法行治此即是定何言治不定以此論之前立四法故非正義。

但下立今故戒疏引十律云可信女人不知犯不知起不知名字但云我見女人來去坐立比丘亦爾不見作姪相等不決定故名不定也。

如法下古謂如法自言以能治行為體非法自言以所防罪為體戒疏又引一師云屏錄三罪露收兩罪此即是罪體(今鈔闕此在下科明)此下釋異意云此舉自言是敘己罪之法。

七滅中自言顯不妄治之法。

非下釋上非法自言。

答下示不定義由立屏露二處及三二罪相故可說言不定若廢一立一則成定義。

今指下正答上問若據不定通該諸聚今且指屏三露二為所防耶鈔中不答尼無不定者如下僧尼有無中自明。

舉處即屏露二處。

十利即攝取於僧乃至令法久住。

無別因者意謂此若先制者諸戒皆可爾以不別假因緣而起故餘如文。

毗跋下彼先問云如何此戒作不定說。

此是下釋又應先問云何以獨說屏三等戒耶。

將而此下釋。

今下即非法自言也如犯夷言殘等斯成不定治人即是坐比丘也。

治罪屏三露二也何以須治取能犯自言及所犯罪而不即定其輕重者。

答下由生他疑始彰不定若定輕重不定安在是故不辨輕重抑又但取住信所說不取自言。

直爾制者容非住信女妄致疑說事不可息故。

昔下古謂不定屬第二犯以戒本列治故據理應無最初五篇戒末既無列治則罪屬最初不犯也。

若云罪屬第二以前摩觸已制故前戒可言最初今於三法中已屬廣後行得復有最初耶以不定中訶云最初犯戒。

答下據其廣後再犯理非最初今約前對略制廣故言初此對別廣立總廣故又言初也。

若云不定是總廣五篇屬別廣制總以補別者應知不定在後制耶婆論彼亦無定指之文躡影響以難故彼初不定中云此與女人屏處坐戒或已結戒未結戒。

既曰未結則此不定應在前耶。

答下還約五篇為別廣謂隨事別別而制所出犯相分位頒列旨趣易見故不在明今出不定對上別廣境事有難者故立屏露二處收三二罪相乃為總廣以補之若然五篇為別廣之初不定為總廣之初故曰各也。

善見下證最初不犯也以所宗四分云最初能宗論文亦言最初故彼論云無罪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等不犯婆私婆夷梵音訛轉如唐正翻云鄔波私迦此云清信女也。

答下雖出婆私治法之言非謂即治立此之式以治後犯也。

說戒下戒序通括諸篇今序中問淨時二不定為犯默妄不犯耶。

不問即無一句似答意云序中不顯指其事問淨即無默妄設有默妄隨下篇中可說有也。

此即下似難若云無者即成別犯云何上言屬總廣又序中總問下篇若說無默妄者不應彰總問之稱故知已上古解未為然也。

五下謂五篇實犯得名最初不犯者為對重犯以彰因目也故戒疏云五犯初者對犯得名是也非同古人對略得初。

此下今不定得初者由前未制舉疑致有罪相故開最初非同古人對別廣以得初生疑下應先難云疑既是一何以二戒之末各開最初將鈔答之。

七五罪即七聚五聚罪也戒疏云緣通七聚是也若據不定罪體婆私舉疑邊但結吉爾凡下約處則屏露有殊約犯則七五通攝今於七五罪中但舉三二者約受染氣分外涉譏疑是極故列於戒本非謂不該餘聚外有者離三二之外通餘七五也又戒序中總問為止二三有默妄為通七五俱有隱默罪耶答下若於三二或七五俱曾有犯至問淨時隨有隱者即結默妄脫無非咎以無問淨緣可違犯故問下若云除犯外無問緣可違者且如七藥殄四諍不必盡用七藥如覓諍起時有以現前罪處所二種藥滅餘藥設不用時應非過爾今至三問何通犯默妄答下比丘既以七藥通問能乘合用何藥殄此之諍而能乘僧反不推尋用藥是故通結不定不爾總處問別犯故有無默妄此下指此不定約處舉罪問於能犯之者故曰別人下七滅中是舉七藥問正斷之眾故曰僧也彼下如此不定中有自言罪處所現前三藥故何以獨問罪不問藥下七滅中亦有能犯自言罪及明觀正斷不善除殄罪何但問藥不問罪耶答下謂七滅中因前比丘推舉罪相了不可得因而生諍妙在能乘用藥除殄故下設問正在問藥今此不定聖女舉過情非乖逆即非有諍何用問藥正在問罪也。

下七毗尼等又申一義通凡下彼既通於凡聖雖在聖無諍於凡則有諍犯者則有罪覓者則有諍若單問罪則不收諍單問諍則不收罪故曰互也具足應云若單問罪單問諍互不相收若又雙問罪諍但備俱有者則不收互有者以此既俱有所妨故但問藥推能治者致與不定義有同異。

此下意云此治所犯罪及能犯人與下七滅中治為有何義不同耶道俗疑心者道即出家五眾俗則在家二眾若不治能犯自言則容生七眾疑心為犯不犯待彼自言不實方依聖女所說治是故治取罪及人則息彼疑也若滅諍中正為息諍非正在治人罪也若爾下云自言豈非治人罪耶答彼之自言正為息諍故戒疏云有過在懷宜須懺蕩罪相難識各議紛綸遂生於諍故用自言等藥而滅之罪處所即覓罪相也以依住信優婆夷語治取罪相故。

三五現前者三謂一法二毗尼三人也五者一法二毗尼三人四僧五界也以餘六種毗尼治殄罪諍則局及論現前一種則通故曰此二要須三五也以體非過去名曰現前如不定中自言及能治人即人現前也以法毗尼判犯悔滅即法現前毗尼現前餘五可思何下推有無所以何以此不定中但有三毗尼而闕餘四者憶下伸所以如慈地以姪事謗沓婆諸比丘數問不止佛令作憶念於僧乞白四證明前人分明憶念不曾犯重等不癡如難提得癡狂多犯眾罪後得心時比丘詰問不止佛令乞白四證不癡時不犯此皆對於清人隨逐彼諍而設此二今不定中又非清人復是聖舉何須此治多人語即多覓罪相以法非法語人同集一處令五德行籌取多人語滅今聖女舉非辨邪正也。

此從下釋無第四草覆者舍衛比丘共諍經年不息佛令二眾相對共懺如草掩泥彼此和合也今既聖舉非輕重紛諍何須對悔未即滅罪者要自言已隨輕重治罪方滅故又因今自言後不起諍遠有滅義故通名毗尼也。

若下七毗尼中自言不惟引罪懺滅復專息滅犯諍故名別毗尼也上三即夷殘提下三即提提舍突吉也如覓罪相中象力論義不如前後相違即妄語提又草覆中云除重罪餘罪共長老懺則通餘輕罪又應知上不定雖舉前三亦通。

收下二以通該六聚故下雖舉後三亦收前二如自言中驅盜蓮葉者即盜戒收憶念中謗沓婆犯則姪戒收是則收夷殘可知也則彼此互通五篇也不當宗者凡論藥以除病故今諍病既無何須立藥故非此所宗七滅不爾正殄諍病是所宗也如下自言藥殄犯諍病是也此下又此中雖有現前且非滅罪及殄諍但治取犯人罪相伏首以息外人疑謗之心爾故得通名毗尼七滅中現前不爾所謂隨對四諍及餘六藥治人滅罪息諍各有異故別名毗尼故下文云名有總別體殊通塞毗尼之名是總以有收攝義故若論現前名等是別以名各不相收故然現前是體通用通故名總餘六不獨行要假現前方得滅諍即是用通餘六六自相望六六常別如憶念現前非不癡現前故知是別通別既分不可立一故前後異爾別章觀下滅諍中亦指別章實由滅諍法難或別條之惜乎斯文無得採摭。

僧所以有不定尼所以無者謂僧有屏露三二罪異可言不定尼則屏但有二以尼摩觸亦犯夷故三中除殘成二既有二則可說屏有不定露則唯提無二可對故不可立是以尼無若云

露但收一故無不定且如前文云就處總制豈止乎一二戒耶既約處通攝何以局論露一而定尼無此師意云佛制舉罪本要僧尼兩眾迭相鑒察糾舉又須見聞等根並同無濫方可舉之貴乎相檢令行淨也今為尼有八敬在身不可舉僧故僧離同徒比丘之外取在家女替尼舉處舉雖有實如前舉不定中云俗女舉罪不識罪名故名不定所以僧有也尼若有犯不惟本眾任僧訶舉不須俗界類上替處又僧識犯故非舉不定是故尼無由無第三謂屏露二處因無第三人是以前僧犯今尼既有伴即第三人不招外譏是以無也若云尼有伴無犯者單提中應無與男屏露二坐戒耶驅擯女屬於夫今與僧坐容被夫擯故夫則反是義非婦擯故戒疏云夫無屬婦之義過微不結是也。

不由下戒疏云以對捨財罪猶未捨而得捨名若不爾者翻成九十亦名捨也三下應先問云三十九十文別捨異何以合為第三篇將鈔答之謂雖文別捨異至於捨罪罪體乃均悔時三說不分前重後輕義皆齊等故得合之次及於易者即九十因財捨懺在別但斷後犯即成洗海作法是易故次說之屬己簡他物體現簡境謝歸主簡永捨古師意約具此三義方入三十今師不爾廣如後解。

因下合上數也脫脚高床者他亦犯二敷兩戒全護僧物皆闕初緣又脫脚等捨還非用故闕第三財下謂衣財中有真實淨施不問輒用。

食下即過三鉢受食及自手與外道食入下釋外道食以入他手即屬彼故他物釋真實淨以物在淨主處作他物取故共下釋上過三鉢以戒本云持至寺內應分與餘比丘食故此三皆闕屬己緣也。

生薑指三十中販賣戒難陀以生薑易食故制捨應可說言味通云何局捨耶不合同食者以販易不淨故多云設與僧作食及四方僧房一切不得住中持戒比丘不應受用以此文證何味通之有乎嘆下即食尼嘆食施一食展轉食別眾食足食勸足食非時食殘宿食不受食索美食過四月受藥請飲酒覆下即覆屋過三節著白色新衣兜羅貯牀褥骨牙角作針筒過量尼師壇覆瘡衣雨浴衣等取第八佛衣等量皆捨己若還不得用也故闕第三亦須分別者如強敷臥具律云草敷葉敷亦犯豈是所畜之物與非親尼衣與竟即屬彼物又與非親尼作衣捉遺落寶俱是彼物是故三緣通闕則不在辨。

若爾下若云說淨屬淨主應可三十戒中盡無說淨戒耶何以長衣藥鉢等制說淨乎。

答下即使非親尼浣染打故衣聚落離衣蘭若離衣過前求雨浴衣此四戒是受持故不須說淨若長衣月望畜長鉢七日藥過限此四由限內不說故犯捨反顯真實淨因說屬主故在墮收以戒本云淨施比丘乃至不問主輒著者波逸提五敷即蚕綿二毛減六年不搢坐具也十律中命為敷具如不搢中云作新敷坐具用故敷具壞色等是也擔下即自持羊毛過限及使非親尼擗毛并自乞縷使非親織合上五敷共八戒若已作成即其過已生不稱淨法故非說限若又未成不應尺量則不假說自下離前十六戒外餘諸戒也如取非親尼衣等皆由領受生過體既有過不應淨法故不合說奪下即先與比丘衣後奪此衣若先受持與竟則失受法或是本說淨衣與竟淨法亦失後奪入手即犯故亦非說自下如質寶販賣等體穢非說可知。

問下如白色新衣縱捨後還時闕第三捨還用得是故在墮者且如白毛臥具亦可同然何制入捨答下謂白毛臥具本制參作今造作違制生過故制不用罰令入捨後若還時不染得用是捨還用得白色新衣不爾捨還不染不可用之既闕第三所以入墮高下立九十中不捨義若爾下躡上引難針筒打破相同綿衣何以針筒不捨蚕衣制捨耶答如文又解此亦古人也戒疏云有人言三義難具未可全依等可聽下以戒本云展轉取最下鉢與之令持餘下僧祇云若鉢大貴應賣取十鉢九者入僧厨下者還主乃知入厨則闕第三捨還用得七日下律有三判謂若過七日與守園人第七日藥捨與餘比丘食若未滿七日還彼比丘用塗足然燈戒疏又云展轉至十四日捨者皆入園人十二日捨者猶兼三用既曰園人何名還用故知用則有愆又下凡有四句初不定與前人決定取犯捨二不定與不定取犯吉三決定與不定取四取與俱決定此二奪者犯重是知決與則失淨不定與則不失何通言失淨耶真實下若云真實屬淨主故闕初緣者應可淨主亡判入僧耶以非屬己故如何十誦云施主亡者物不入僧以財屬他別人假名施也若爾應非闕初緣矣。

又五下僧祇云細搢經緯穿雜者一切捨墮受用得越體既不如豈宜還用律云塗唾其義自明此則闕第三緣也又體是非法財在生過亦闕第二何制捨耶戒本下若云受持故制捨戒本何不除不受持者如長衣非受何制捨之二毛即擔毛擲毛戒本下意謂若此八不合說者八戒下開文應有開除說淨之言律既不立何約不合說故在捨耶已上牒斥前立三具未可為允。

猶下如長衣戒因開畜長貪於俗利壞道功德財所取外物失於方法二下謂比丘積貯與俗無別則妨於道業招俗譏謗也以斯二義故制捨也九十反此不具故非捨也造作如佛衣等量是也離宿下戒疏云二離雖非貪畜輕慢聖教違宿失法制其捨懺反淨令持令言令說即再令加說受持也。

一人言物屬一人所有者則決捨可知以於此物目為主故四下由物無局通擬一化但得受用不得屬己故非犯矣同活下恐人謂言同活亦應同犯故列此五示其各結此戒下示別犯所以也餘四即一月等四長若受下以屬己故不同犯十八者於三十中離前五七戒外餘有十八戒在尋戒本可見若下如二人同友一為彼作彼不知故非是同犯如下引過知足戒示之如行者被奪居士聞而懷施乃過知足受雖曰同活在者不知行者之過豈以同活其財而同犯耶今下釋同犯義要須同道行同時失同運計過受方曰同犯上言十八戒今且舉一戒以釋餘十七戒例解不難故曰餘者易知約下料簡僧同犯之戒有此七也鈔列可知已上且順古義據戒疏接前文後復云有人言何須云云如許多述終未窮本今以一義即定綱宗若不敘昔言則不欽後說何者三十之中有受持者則不同犯餘非受持同心同犯異心異犯如使尼浣有心使浣便犯先本無心尼輒自浣佛不制犯可以例知(已上疏文)。

十七戒謂長衣離衣月望乞衣過知足增衣價勸二家增持毛質寶販賣長鉢乞鉢七日藥雨衣急施蘭若離衣迴僧物。

不善無作者即惡無作也又初教是不善性彼依語作成時此於善不善無記三性中任運而起故戒疏云教人為己作事成時假彼身業異緣無作成我口業三性之中任運成犯大鈔亦屬助緣無作。

織師等者等取使人取尼衣一戒共成十三據戒疏中分其所出謂律有五敷奪衣受寶七戒僧祇使人取尼衣。

浣故衣擗毛過限索乞縷驅織五戒多云讚織一戒如是共成十三但是使人為己並犯本罪不同前十七戒教但犯吉戒疏云教人為己未必稱心但得小罪自餘離前四戒外也檢戒本可見各使為一者三中趣使為一皆提非浣竟使打得提故婆下引證若使下意謂使浣不淨復令浣乃至打未熟復令打皆但犯吉浣下反證浣竟令染其相宛別尚不重犯豈況浣竟復浣而得重犯乎善下彼云若浣竟比丘言未淨重使尼浣比丘薩耆吉羅既但結吉義非重也諸下十誦云若犯捨衣與浣犯小罪是也云云者說文曰云者雲也言之在口如雲潤物今謂文下尚有如雲之義也。

如上即捨財心罪也。

是壞即斬壞此則不須對道俗二境捨故曰對境無也其對僧下即餘二十七戒則對道捨通局分二乞鉢一戒要本住處又在僧中行鉢等法違則不成餘二十六處通彼此人含僧別別則一二三中皆可捨也故大鈔中三人二人捨衣云眾多比丘捨罪問邊人為異一人捨還直對而已若論除罪無問邊人事如常說故曰可解全壞全捨如長衣等是壞捨如綿褥戒是戒疏云壞捨永息害故全捨有事益故無遮或自然作法本住異住大界戒場等如對僧要須作法由乘法故對眾人等通於二界乞鉢要在本住又在大界餘通彼此場界俱得第四下文倒合云第四集眾畜易寶二戒不集故戒疏云四集眾不同三戒不集對俗自壞校之可見又今云二戒則隱略蚕綿以蚕綿自壞例在不集也轉還謂眾難集捨者遠行開展轉羯磨屏處付還變體如寶與俗清淨當受三下如乞鉢入僧厨取下鉢還罰令持也。

四下如七日藥中三判可見五下如長衣等是也。

多者下鈔文束略準彼律有兩節一云若多設得同心淨人者應語言我以如是因緣不應取是物汝應取乃至若淨當受二云若不得同心淨人應用作四方僧臥具淨人下宜加或字則顯成兩義要下彼云是比丘應入僧中言諸大德我種種賣買得波逸提我今發露悔過等餘諸捨並同當律。

僧差者彼云僧應白二差一比丘作棄金銀及錢人差已彼比丘應棄著坑火水曠野中不應記處常住用即入常住常住中大鈔云寺舍眾具等以體通十方不可分用是也彼律云應捨與僧不得捨與餘人僧以敷地若敷繩牀及臥牀上除捨褥比丘餘一切僧隨次坐臥捨藥入僧者彼云若一日得受二日至七日更得受留至八日明相出時皆犯捨墮應白捨與僧餘二即乞鉢捨與餘戒捨亦同四分如彼乞鉢僧中取最下鉢與之是也若長衣鉢但言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既別無餘捨則理同四分。

一捨後許還主也無盡物即無盡財謂展轉母子相生無盡兩京記云寺有無盡藏今謂長生財是也謂下釋上入無盡財者即畜買寶戒是若下即捨於無盡財中復生息者故彼律云於此不盡物中若生利息得作房舍中衣但不得分用等僑奢耶亦云高世耶譯云野蚕綿五分云僑奢耶者蚕所作綿嚮慊嚮匡謬正俗云今之向字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著用檢彼律作受用然受用則通好者如前彼律有十種毛前四種毛正得作地敷嚮慊等故曰如前後六種毛僧得用不得襯身故曰如後餘三即乞鉢入厨藥入道俗餘捨聽還主一同本部重犯如捨已還時再犯曰重如寶捨已非清淨來離衣捨已復離是也。

二十七戒是對僧捨身其中四戒當日聽還不同五長有相染過七日下如初日得藥乃至第七日亦得至八日明現初日藥有染下六日成犯義雖爾及至捨後律有三判若過七日藥蘇油塗嚮等第七日與餘比丘未滿七日還得塗足然燈既屬外資故開即日四戒即長衣月望長鉢急施此四通於相染由貪畜相續故制經宿還餘下二十七中離前四五戒外曰餘也即尼衣須乞等戒是也以非貪貯故不經夜二十三離蚕綿二寶三戒外餘二十七戒中除五長中四戒有相染藥無染義故戒疏云今以四戒歷就相染是也。

長月過即畜長月望急施過後此五長中舉三戒也藥鉢即日還者示不相染也離六外餘要經宿還如取尼衣前雖別犯及捨財已通是長淨還財之時以長未宿染心還起於新捨衣更復相染故令經宿共長同還乞鉢以同類相染故與長鉢俱還廣下即懺捨墮中悔於別眾者今古解釋凡有四義前二如戒疏此當第三師義彼依律文綿衣二寶捨不對僧故文中不明僧悔所以對別不集捨罪自成餘戒既捨財於僧悔罪亦僧也今師不爾故戒疏云今解三十之戒緣財故犯故抽前者捨悔難故豈可財難對僧除罪則別隨有所犯捨財如律捨罪必僧縱是一人界非別眾一人僧也如律本中三戒不列者但由財是別捨乘不明悔非謂別除四分無文(已上疏文)。

捨心者謂捨墮之中斷畜為本懺罪甚易清心者難大鈔云今明捨心正除罪因若取通理要斷後畜為先故文中由決捨與他是也若有下律云若大眾多難集彼比丘有因緣事欲遠行僧即應還彼衣彼得衣已屏處付之須作展轉羯磨云僧今持是衣與某甲比丘某甲當還某甲白如是自下離五長外餘戒本以受取違法不由經涉多日續畜之過但捨竟開當座還則非染矣婆多下彼論凡有六句鈔中用心斷收論後四句由心斷故即日後日向暮多日得衣皆無染也又以心未斷收論前二句謂捨悔已畜心未斷更受異衣乃至一月得所求衣及意外衣皆染犯捨故曰皆不得受以此義證捨心為要唯除下藥雖屬於五長然資義有別制不服用則心斷矣即日得還不染異藥作法即限內說淨以佛令淨施故今依教奉說名作持羯磨即身病衣重開作法離。

又減六年中四分開白二僧祇若身不羸瘦顏色不惡白羯磨和一一不成淨生望說付時淨法則生後易淨來如法當受目此名作反此曰止問淨即三問清淨既同是墮何分二處別別問耶前下是釋別眾以捨財對僧理須盡集九十反此故非別眾如懺單墮云請一知律比丘堪解罪者又云三十捨懺須問邊人九十單墮但對即得約此義異故隨處問。

離下文倒合云六夜離衣浴衣既開常用則無時限非制所及故又尼是女弱蘭若不行故無六夜離犯僧不制下戒疏凡有二義一僧是多利故開十日擬於積散二僧不制伴開日覓淨今鈔引後義若下若約有伴故鉢但一夜者衣亦可爾不應同僧制限十日答下鉢一成後無再成義是故初成即說衣則不爾財雖是成作衣未成故限十日斟酌受施抑又一日容作不就故例開十日答下據尼開十日者但受三衣人也若約畜長尼理在一日而下是再難意云若爾何以同開十日一下是答如病開粥不病亦開類知尼吉僧提者五敷營乞構造全稀下取上衣懷懼益甚擔毛羞愧浣擗使尊義皆非分故與僧反例皆吉爾亦可下上約受具後數滿十日今約接前沙彌位中共滿即犯。

失口受者沙彌大僧位別故失自餘即餘十五戒也。

要須下如教人為我畜寶必須更自作領受也。

三下言三十中何以將長衣一戒在先據何義耶下約今古三義解釋如律下據律但云若捨墮衣不捨更買餘衣一尼薩耆一突吉羅古人妄解上一尼薩耆是犯販賣外復於新衣上畜心染犯約此證有重犯義若存下古人意云若存上販賣有長染義理須販財入手即加說淨不然應作三衣方免長過若販下反例也既說有染須說淨加受方開答下古人欲救上義又妄釋云犯小罪為不應以律凡結小罪云不應之吉非謂說淨不得為不應也二罪正取尼衣是一此衣復被先長所染又結長罪成二傍通下文中例略傍染堅染字前下釋豎通義及下釋豎染義已上傍豎兩位義雖有異莫不皆由長為能染故以長戒為首。

若下謂若許販財入手加說淨受持者販藥入手加受亦應成耶答下販財本有過今能加說則斷貪之要故開成藥受長貪反此非例。

又解今師取此義故戒疏中此文作今解是也又下復引上衣法中文證既云尼薩耆衣不應說淨作三衣明知販博不開說淨既爾即無長過長過既無安容長染是則傍染等義於焉失矣若爾何以長戒居先將鈔但以下釋答下此又古德轉計與內眾及遣人則無販罪可說有染反此與俗則犯博非染以體不淨故此則漸變今義豈不斥上五象邊交貿等有染既先財已去何有染新衣耶引下彼云若先應量捨墮物更買得衣財即作二衣此衣不懺懺先提罪(准此後衣無染)故曰無如此義縱下斥上遣人二眾邊貿有染義亦不然若云販財無染者律云買餘衣一尼薩耆其過何所屬耶昔解非者古約一尼薩耆是重染者實非義也今下伸正義謂上律結一尼薩耆者是前衣墮罪故曰財去罪也一吉羅者謂不懺輒貿違佛語故及捨還衣者因販故須捨由捨故僧還還竟長染此義無失故傍染亦通矣若爾何得斥古立傍染義答但斥古後博新衣上便有長染之失非謂謗染全無故戒疏云前義亦有但為舊立通相少乖律文今故正之頗同而別是也。

若下如約販財無長染何以長衣聽加受販賣不通者何耶有下是釋言長衣者對有三衣故得長名反此無衣即充正攝又斷於續貪畜貯之過故販博下反上非對體又是穢約斯義故不可受持加說也若下販財有過加受不成者亦可過量三衣及房加受并作處分法應不成耶舉體舉全體也若房衣過量非全體矣以量內無犯量外方結故曰外有過等十九舉中品大衣

要須長五廣三三長一短作為如法今增條量又作四長一短則豎條橫堤俱過全體是犯何成受耶答下文略可截續義。

若下若約是佛制故開成者白色三衣色雖不如體相是佛制故准上亦應開受耶。

答下條葉雙增俗則難晚白色相顯謗乃易生故又非並。

婆下因上受義相仍以明欲生下難故若許指作免犯長者何以月望依戒中約未成衣名犯長者答下彼約但三衣比丘有故受持衣在須成衣方免此許指作據失衣全無者為言五戒即受功德衣開五戒之利謂畜長財離衣宿背請別眾食食前食後至他家。

若下雙伸難意若云德衣先開受者何得云為長衣等開受則知長已制故若又長等在先者戒本則無迦絺緣何得預言迦絺那衣已出進退大難如何通會廣如彼者據五分有三緣初云因六群犯制畜一宿過則犯罪次因那律得衣恐犯一日不成又因夏末持衣疲頓乃開五事更開第二若衣已竟捨迦絺那畜過一宿者犯(此證迦絺在後)後因阿難非時得衣復開十日已上三緣中四分止存前後二緣闕中間捨迦絺緣致令定其先後實難解了。

三戒即長離月望餘諸戒中所以不開者答文可領三旬即持毛過三由旬可非屬已破第一義何惱施主破第二義此亦具上二義何不同開迦絺耶若言上文略答辭準戒疏答云彼由作用自損妨道故呵制之若言下復難也戒疏却闕此難但有釋辭蓋彼此互有隱顯爾發揮中亦為點之餘則不爾者反顯五敷三旬等戒譏呵多故不開。

三食即背請別眾食食前後至他家也以受德衣正開此三彼戒本不著衣已竟迦衣已出何耶不假餘緣者言不假病施衣道行等緣開也所以長等戒本得看迦衣餘食等三自有病等開緣是故不著也作衣時為時內方開若然則攝迦絺矣急施者亦同上要在時內萬開故戒本云若有急施衣應受乃至衣時應畜反此若非急施衣七月十五日受不得後開數滿十日便犯。

七尺二寸者計一肘長一尺八寸弱四肘故成此數善見下彼前後二文後約補衣極小為為言但使尺六八寸須說減此不須前文約所畜十種衣邊但使長二磔手廣一磔手應說淨若不說過十日犯捨墮母論下今家取此謂如來指面闊二寸計周尺則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比唐尺則廣六寸六分強長一尺三寸二分也若限內者文不出相如多論云不應量財得須說之不說過限則吉羅極至十言極限至十日也不緩不急者言得其中也又籌量布施縫治作衣及說淨皆不失所也四分下彼云阿難從人得貴價糞掃衣欲奉大迦葉迦葉不在乃至白佛佛問阿難迦葉何時當還阿難白佛却後十日當還世尊以此因緣聽畜長齊十日當時言一月還應佛亦開也不下示四分不定量文宜在前科末。

答下無心人即顛狂等故多論云求持戒多聞有德者而作除惡邪乃至聾盲瘡瞎顛狂心等皆不如法更無受淨者謂衣但有說淨防長之過本不須從淨人受及作淨也是以同類即成藥則具有三過是故先須從人受無人下至從畜邊受及作淨了方堪對同類加法是以通於道俗等首解下釋上善見未憊得著者三衣可爾以是制服故餘長反此未可通用衣蓄長犯提著但得吉非時食等但食即提畜得吉罪未知何義罪皆相反答下以衣聽說淨為防長故今反不

說便屬違制抑又體在過存是故畜結墮罪輒著非制故但輕吉戒疏云衣有淨法不施長貪故隨著非制故但是輕食下律制殘宿不受等本非聽畜及制說淨也說淨既無違說之過又非有也抑又體非久存畜心則薄故但結吉食則無盡者以飢渴數起食噉相續則無匱矣故制清淨授受食方無患反此違制故須結墮戒疏云食中非制無違畜輕制不許服故違得重是也畜食義通者以體通十方故問下闕答辭今試通之七藥貴重說淨離著反違聖教過期不說所以制重食不淨輕者律中約不淨殘宿鹽食吉羅以味非厚故白衣不爾體相同俗外招譏毀故著重畜非外露所以但輕。

實有謂無者言捨財時容有遺忘據財實有意謂己無故律有忘見本物之義是也此若開成捨者有比丘無想亦應成耶答下衣雖不盡集以是非情不障礙作法故又下大鈔云若還衣已說淨訖忽見忘物前捨說淨二法兩成後所忘者更將捨墮若還財未說而見忘物並即相染故知不集捨法自成後更說淨復無相染餘文可解白四白二示部別也不越直付展轉二法。

非和能決者言非假和合方能決了以自為主故又下應先問云受懺和僧何但單白還衣又作白二者將鈔答之意云受懺之主雖在一人且非正滅罪者今受彼懺事須審眾和忍故但一白問僧即得衣若捨僧物通眾攝眾難和忍故至白二大鈔云單白事或輕小等一說告僧便成法事白二由事參涉義須通和一白牒事告知一羯磨量處可不便辦前務十日彼論作十夜大師順本宗稱日故不言夜。

本界內者隨衣在處本界內分不須索來也又下即索來賞勞也由本是一衣故律師者論中自指也以此問出多論故問論雖以後義為定未審今師所取如何答二師俱可取之若但重縫可依初師若曾却刺宜憑後解故事鈔云重縫三衣不以針刺著者不入看病人若先已刺著有緣分持衣主死亦合賞之是知論中不約縫刺以定問下如五分云世尊往南方從山下過見水田善作畦畔念云諸比丘應像此作衣乃問阿難見此田畦不比丘宜依此作衣阿難乃教諸比丘作竟白佛佛所讚言我纔少說便能廣解以此文證教前應無三衣耶糞掃者此乃世人所棄無復任用義同糞掃加以百納所成則無割截條堤等相如迦葉所被之服是也無如法者容多失度也故業疏云始於仙苑度五比丘善來之唱三衣被體何有重制者但由聖制法衣年歲已久隨緣運造章服不同教網創弘多從道務至於儀服蓋非本致由使諸濫次第生焉是故如來示相令作非前無也無擯即不見擯等取惡邪不捨擯也。

狂亂即狂心亂心文略病壞心人解擯對上二擯本心對狂等三人還本處對上天宮單越以前二有法在身中三無心非罪下二中天上觸物自然單越物皆無主又二處兼無比丘戒法淨施法所以不犯要須還本處數日滿也更得十日者謂前雖畜三五等日由中間緣隔從解擯日後次第更得十日方成罪也有言取前五日數後五日然後成罪此問亦出多論真實者簡展轉也此且據首師義若準今師二淨俱失故事鈔云有人言真實主亡則失展轉者不失此未讀正律文明二淨俱失以並非正主故十六枚器者謂大釜釜蓋大盆及杓小釜釜蓋小盆及杓洗瓶瓶蓋盆及杓水瓶瓶蓋及盆杓則有二釜四盆二瓶四蓋四杓也枚種也竹曰箇草曰莖木曰枚今亦隱略答文以尼女於物熹多情著制令說淨除伏貪患故與僧反三衣以屬制服故墮尼

苦離五衣俱墮餘衣非謂畜長之衣此乃百一供身服者佛令受持違受故結吉所以提吉不同也者道標言三衣為入道標幟者也為此中下者謂百一衣助身開於中品違受故輕長則下類別施他人自即非貯故全無犯故戒疏云百一供具有持可離故結小罪餘說淨者既指別主者有離罪是也對制者對上中下通制受持何故離但犯吉又不失受法耶形醜身形醜惡也非衣而不能障其耻故無有時而不須鉢則大小食時用故反是也轉根如僧轉為尼即失僧法也。

羯磨即作法離病差即無法離何不分耶答下如一月衣是但三衣者得少財為換故衣以不足故佛開一月過限而畜若畜長比丘不為替故尺六八寸制限十日體限既別故得分也問中含二義一問得離何衣二問離之日限答至隨留釋初問十至白二答次問善見下通示得失且初中衣即七條從七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九箇月來皆聽唯分三月不開引五分義同制夏但後安居從八月十六至四月半故曰八月婆論下謂曾乞羯磨離忽復病增故不行又病差已復病令欲離時為再乞法為前法在耶即先下是釋言不用更乞即仗先羯磨也又須在一月內方得出月則法失也。

時衣無迦絺那衣自恣後一月有衣五月此外曰非時以時內通開無論替故受新故約非時中以限一月犯捨以十日內同衣足故今不作過十日即犯中下彼云中十日得衣應即中十日作後十日得衣應即後十日作四分分之者文出僧祇蓋彼作四段分其文爾彼具云若比丘前十日五日已過得望衣前十日中後五日中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此為一分收鈔中若前下至應作來文)若比丘中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應中十日後五日後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此第二分收鈔中十亦爾一句)若比丘後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即應此五日中應作衣(此第三分收鈔後十至望衣文)若比丘後十日中六日已過得望衣應四日中作七日已過得衣三日應作八日已過得衣二日應作九日已過得衣一日應作十日得衣即日應作(此第四分收鈔乃至迄即日作來文鈔略前三故曰乃至)已上皆出僧祇若四分中則無此文以本律但分三位初十日常開若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得者隨日作成不得更開至三十日若得不得若同不同一日一向限之。

多下謂勤勤求財想念不斷得又未足故得開滿一月若或中間想斷則不開至一月盡也若下合云若初日得衣謂十日中初日得衣即作是念我此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一日得過十日乃至四肘未作衣直留者犯捨不應量者吉乃至十日亦再但一日所望恐不得為異至十一日應量提不應量吉鈔中舉初日略下十日文故為具引使通知爾若初下引論後段文謂十日內如一日得衣未足停此待望同衣無何所望同衣却不得非所望者却得是初日得及非所望得此二種衣十日內不淨施不成衣者應量提不應吉也乃至略中間八日也合成下加不爾字文方顯也。

善下謂若有所望處一月內得畜若過畜者犯捨若下謂第二十九日得所望衣細先衣麤先麤衣要說淨新得細衣復得一月為望同衣故如下彼云如是展轉隨意所樂為欲同故莫過一月義云大師準義明也勿問大鈔作不同今謂無問同不同少故皆開。

根本即本故。

壞三衣也以無故是正替非相染則開一月故大鈔云下二衣財少不足者亦染犯長由有故壞三衣非正替故反證可見不如昔解古人不解如上分染不染也為被染言為被先長染此未足三衣財不答下雖未成衣已望未斷正是佛開一月畜故又體擬作法衣故所以先長不可染也。

答下即多論中若或想斷不至一月過十日犯捨即是長也既爾染義無失見論二十九日得所望衣即日應受持若說淨不爾至明相出同成長染足下亦善見先麤後細復得一月則非染有五三衣外加祇支覆肩也設下由義稀故設受取者但得吉爾祇下證上又解無犯義廣下此引取衣離處成犯義彼廣說云若比丘取非親里尼衣已不與直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捨去離見聞處波夜提出界彼約取已出離本界故約肘為言每一肘各尺八計四丈五尺得七步半也若合彼正文應云乃至離見聞處出界二十五肘是則見聞約界內二十五肘據出界外答下有奉上故僧取數上無舉下故與尼稀問下若約與尼稀故尼結輕亦合能與僧亦輕何以九十中與非親尼衣犯提答文可領。

實是三戒約浣等相別故理合分三又隨作一即犯提故既爾何以合耶始終浣為始打為終由污故使浣下及打也閑善也習也。

熏治治或可作法諸部並明熏法四分作熏鉢法先作鑪種種泥塗以杏子麻子泥裹以灰平地作熏鉢揚安支以鉢於上鉢鑪覆上灰壅四邊令堅次以巨磨壅四邊燒之或以鐵作籠內安鉢竟籠內塗麻油以牛糞火燒之得內油燒煙上鉢上也此法既難故尼不閑也所以不制輕者律云新衣浣染打者突吉羅不生過者反證故衣是生過者為迦留與難陀尼俱有繫意坐失不淨污安陀會令浣故制新無此義故吉又故衣者律中下至一經身名故又下應先問云何以律中使非親式叉沙彌尼浣染打故衣但犯吉耶將鈔答之師義不同大尼已從僧受具則師義成矣又應問云尼使僧浣何但犯吉將鈔尼是下答有本尼是上加式叉字非。

多少不定者失一受一名過失三受三名過故可約多少以分犯也。

鉢則反之故非犯位一不音甫。

答下以衣則無時不須故寬也鉢則用有時限故狹也以狹故勸義則稀。

制同衣者以乞鉢同乞衣犯捨墮者何耶。

非一謂勸增中非全一鉢縱犯但吉。

一條大鈔引十誦僧祇乞得四肘以上犯除水囊小小補衣物乃至緣中一條等皆得今約一條是犯一縷亦犯何耶答如文戒疏與此鈔一條方犯大鈔引一條皆得恐約大小分也。

前即一家後即二家以一增故應屬前以勸二故應屬後未審何如。

答下雖增不增別二家合作無異故得在後。

二合下以主少損多故。

三合以主多損少故。

求縷應云增縷即勸織師增縷亦約本體上說故若不爾者則落乞縷使織故曰亦爾。

全無者戒疏反顯有故更索即落乞鉢戒故所不制。

損一境即淨主一境也以本雖王臣後在淨主切惱故制唯在後人。

全壞者即全體捨及斬壞捨。

何下謂律中此四戒皆牒上捨文復作下開通文如蚕綿戒中釋尼薩耆云是中捨者若斧若斤挫斬和泥以塗墀也又畜寶中捨云有信樂守園人等語言汝當知之至不犯中如上捨法離此四外餘二十六戒所以不爾者。

體變下如二寶須變體來文云優婆塞取已與比丘淨衣鉢者應取持之蚕綿須斬壞如上所引七日藥無復本用文云第七日捨與餘比丘若過七日塗戶嚮等。

十誦下此說綿縲戒以十律中云若得已成者受用不犯若五分中云他施已成亦犯捨墮此則二律不同四分中若得已成亦須斧斬大師云此言切也如何可通有人云四分同十誦不同五分非矣廣如戒疏所破。

得羯磨律中糞掃衣重等開減六年作從僧三乞白二與之今得法已或作純黑白者為犯前黑白戒犯後六年戒耶。

如下引房戒例不必雙犯反前。

坐具制牒不制年限何互闕耶息著好心止息貪著新好之心也此中間意欲準下九十過量坐具彼截竟但懺提罪衣不須捨此不牒已犯後若牒時義可同截便懺本提即得何須更捨耶舉體言舉於全體新好皆有過也過已成故縱後更牒過在須捨由體存故則內無咎反顯量外是犯體但割犯體此內無過故得截竟便懺後不須捨又可上應先難云何須截竟後懺不截而懺為得不將。

又下通之若云不截歸主無用應可不牒歸主亦同無用理須先牒後捨今何不爾。

八下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羶褻釜鑊八象金飾牀及諸重物此八皆長貪壞道汗染梵行有得穢果故名不淨涅槃云若能遠離八毒蛇法名清淨聖眾福田應為人天供養清淨果報非肉眼見等得提大錢云此謂無俗人增減無五眾得少罪十種衣律雖列出多是西域之衣此無所顯故不列之今通出體但是布帛綿毛量可限約者則為衣相毼氈字苑作氈氈同力朱反聲類云毛席也道俗文云織毛蓐曰氈氈皆是西北羌胡之言音轉故有氈[叟*毛]氈之異耳。

先畜下彼論戒體正以畜寶制戒即金銀等重寶若受畜者犯捨墮若銅鐵白蠟等錢受畜但吉故彼云若種種錢頗梨等似寶得言又錢寶捨與同心淨人不入四方僧若重寶入四方僧故分提吉之異本律錢寶但墮故戒本云自手提錢(上有文像)若金銀是也。

受用販賣物設作食僧不應食作四方僧房不得住中若作塔像不應向禮又云但作佛意禮之若存食用猶言若生存時許僧食用者彼比丘指販賣人。

此問出多論問意云長衣戒本中有受迦衣開五月衣利長鉢戒中何無迦衣以開五月鉢利耶。

答下謂內外資身別也。

鉢有下示上損益言鉢若有過且不損衣如長鉢非染衣又鉢若有利亦不能及於衣既爾故今迦衣亦不利鉢是以不出若云衣不利及於鉢今何不受迦鉢以利於鉢耶。

雖離謂本雖開受免離罪亦兼開畜長也長鉢對上兼長亦合有持鉢對上雖離故戒疏云鉢雖有一常須受用何得受迦鉢以廢持鉢。

又鉢餘上應先難云若爾衣十日亦可同鉢何須一月將。

又下答意云衣限時節四序循環既涉寒暑事須補洗鉢無時限何事相擬不受持準論未加法受持故有犯捨若據今師義非入捨故大師自問云但畜一鉢不加受法過限犯捨不答不犯由是制畜事同三衣但犯不受持鉢罪若有長者準衣說淨轉根以僧尼位別故又轉後實未過畜故又示持犯不同故大僧十日尼唯一宿即犯是也。

白色鉢準論是白鐵鉢瓦鉢未燒皆是也。

壞色律云當以三種青黑木蘭隨用一壞成如法色鉢若下謂鉢若燒若熏或損或壞是故不同。

問下亦出婆論損寺舍即壞此住處比丘名聞故所以罰入本厨反充僧用一長貪下長鉢但有初後二義故不入厨也。

屬官多論云以憑貴重勢力故織師畏難事必得果是故成罪尼既入道非官所屬故無恃勢令織之義。

又尼下以尼制不許織故僧復知彼有制法故所以使之義稀。

又下說不制俗所以也。

更無多損不同織衣費損功業過深故犯與前即勸二家增衣價戒理合順上戒名言增價今言縷者以律中求增有二種。

言求價者乃至求增一錢十六分之一分言求衣者語居士言作廣長衣乃至增一線今躡後義為問故曰縷也。

答如文。

前戒即增衣價戒以戒本言與我共作一衣為好故復約此義為問答亦可解。

與前即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

戒損織師即損彼工也。

又列緣中約不與價故亦損織師也。

自得即自乞得縷線故不犯望不犯提也戒疏云簡下四眾本非伴類假奪但吉。

隨沙彌即九十中第七十隨擯沙彌次隨擯比丘之後何以隨則大小俱提奪則大小提吉耶共行此約緣起說也謂難陀弟子善能勸化跋難陀意欲共行便先與衣餘比丘言彼癡人等後去不隨彼即奪衣。

下僧下即沙彌僧即比丘同遵僧法言所擯雖通大小能擯僧法不殊望違僧命損惱是一故同墮爾。

何故下言何以打沙彌但吉打犯重者提答如文。

四分下先示本部不說舍閏得不但言三月十六日應求四月一日應用。

婆下引彼許有攝閏。

後三月者即閏三月半求準論是先知有閏故令於後三月半求若先不知有閏前三月十六日求作雨衣已竟於其中間長一月內不得畜用應舉一處此是百一物中一事不須與人說淨。

(已上示求中攝閏得不也)若閏下此約依閏安居人前四月十六日脩安者即日應受持雨衣至七月半於中百二十日得畜以夏有閏多雨熱故

(已上示用中攝閏也)。未識猶言未審識也。

用下牒前論中求用二文正伸問意何故用中許攝閏求中不許耶設許又約不知復制閏中一月不得畜用何耶。

答文可解益處多含五利也。

長貪之過此舉一義據理開受德衣更開潤者成開中之重開也。

首解下先為點其所出後方解文從明其制意至如前畜用來皆多論後段文但首師於中準論文意如設未受持等十四字餘皆暗用以伸意又從故多論至亦得畜用來復引彼論前段文以論證己意且初一月者從三月十六至四月十五是春殘一月於中通得求畜故多論云若未成衣乃至四月十五日聽求聽作既爾反知大塗分制且言半月應求半月應畜其實一月內通得求畜。

若下論文也。

著一處者謂限滿故不論用令襪舉一處也。

越即吉羅也。

後安居即至來年安居時先著一處者復可充用故曰不須更受等故下引證從三月至應畜來證上大制半月求半月畜也。

若不下至聽作來證上開一月求畜以始從三月半終至四月半故一二日約求得衣後一二日中即成衣者亦可即得畜用不必須待四月一日也。

祇律與下引五分俱得一百三十五日持故至八月半捨。

多下示僧尼不同戒故彼論具云比丘得畜雨衣比丘尼得畜浴衣不得畜雨浴衣以尼弱劣擔持為難是故不聽又云雨浴衣凡有二事天雨時以障四邊於中澡浴若天熱時亦以自障於中澡浴二以夏月多雨常裹三衣擔持行來。

(尼弱闕此)眾中下唱法出僧祇檢五分無文故大鈔亦云僧祇至時唱言等不得至十六日準此受時亦應通唱。

急施衣謂七月六日已後十五日已前許受長衣亦七月六日受十五日前是開位日限相似若何分異。

答下若長衣戒本無時節時與非時但接滿十日即犯故戒疏云七月十五日受長衣時內九日須說淨急施不爾時前十日開至十六日入時分開不犯故戒疏云急施必接時所以前後開即律云若自恣十日在得急施衣受已至一月五月畜乃至明日自恣應受一月五月外更增九日以此分異爾故曰與彼不同彼即急施抑又畜長違教長貧也急施本是時內施衣以賞夏勞聖教開故則非違教長貪矣。

如下彼律既通後安中安不舉自知時中謂在迦提中受何無一月五月外更增九日開耶受無時限者一月五月內趣得受也不同意施因事曲開十日所以通於前後也。

兩開前十日正為急施開以本是時施因急行故開預施預受後又入時復是迦提開長衣但有時前日常開又是非時施故無迦提開十下此中但有暗斥而不顯古義今準戒疏先立古云有人準此為言七月十五日離界不破夏非離衣以明未出世不犯明出開時後非制故今解不然即十五日下是後開即七月十六日地了時方開出界及離衣無彼急施十五日已前開故十五日出界有破夏離衣安可妄準前義乎。

問下此中該攝四問一問月望攝十日二問功德五月攝迦提一月三問迦提一月不攝十日四問功德五月不攝十日答中次第通釋亦有四段尋文可顯。

若爾下何故蘭若離衣戒云夏三月竟後迦提一月滿。

若云上士不受此亦應無耶。

答如文不犯提應結吉也戒疏云雖迴制輕是也已上於二十四戒中撮略機要粗知制教之旨爾自餘乞衣等六戒文易不明設有不盡備見戒疏中。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四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五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單者異前兼捨也提存乎略梵也具云波逸提義翻為墮十誦云墮在燒責覆障地獄故也四分僧有百二十種分取三十在前名捨餘之九十單悔別人若據罪體同一品懺。

女下與女宿共未受具人宿強敷坐脫脚床覆屋過三節與非親尼作衣獨與尼屏坐施一食處過受別眾食過受歸婦賈客食非時食食殘不受食與外道食食家強坐屏與女坐與女露坐過四月受請觀軍軍中過限宿觀軍合戰食酒水中戲擊擻半月浴著白色三衣隨舉隨擯打比丘擣比丘突入王宮已上頌束三十一戒皆身成犯。

故下即故妄語毀咎兩舌與未受具人同誦向非具人說羸罪實得道向說與女人說法美合作異字即異語戒戒疏云口業綺者名作異語若作美即索美食戒在下自口作業假他身犯中收嫌即嫌罵僧知事輒教尼譏教說法至暮恐怖比丘疑惱他比丘發起四諍說欲不障道拒觀毀毗尼同羯磨後悔與欲已後悔無根僧殘謗共束三十一戒屬語家行合云二十一戒今言二十一毗尼者舉能詮以成韻若戒疏中作二十一語特此則舉持行以韻之。

昔下簡非顯是昔云和尚是口業者非況和尚點坐眾中未曾有語何在口業今律結提是身之默坐假他羯磨師口語成業。

掘下即掘地壞生率他出僧房用虫水勸足食露地然火藏衣鉢飲虫水煞畜生驅他出聚與非親尼衣足遺落寶高床下七戒謂高脚床兜羅綿骨牙角作針筒過量坐具覆瘡衣雨浴衣七與佛衣等量并前十二戒共成十九戒也俱謂俱成上業頌中高床宜去高字足下字應云床下七戒俱則攝從床已下七戒矣。

假自他身者要假自身及他身也。

屏下即屏處敷僧物及露敷僧物。

四期一與尼期行二與尼期同乘一船三與賊期行四與女期行索美食以此照前美合作異字者明矣。

讚下耶尼讚嘆食不受諫屏聽四諍不攝耳聽法減年已上五戒。

違下若論口拒合屬自口作業中今且就自身不受假他諫口以判也故曰一相論解戒疏作諸解應是以下既引十誦則不專於論也根本以意為業本言論中且就根本推犯非不通餘業也亦爾謂母論亦同上伽論。

善下示通餘業然論中不論口業是亦未了。

見聞下是鈔主語意謂善見說身此亦通收見聞二根末即成犯要由心口二業方成其犯若闕餘二則不成也故曰若口發露本自無罪。

由下顯三業之通也。

見聞屬身業不發露是口業覆藏即意業。

覆下即覆他羸罪背前向後家足食非時入聚落不囑同利行詣餘家真實淨不與欲起去共七戒。

餘下離今十二戒外指餘諸戒也又以下十戒教人為己犯提不為己者吉今不問為己不為己皆提以過覺中損害深故。

雖下釋上於身無潤。

得小罪者以不合教人故須結吉。

屏露即二敷次下從高床七戒已上次前三成共成十也。

若教下即此十戒若教人為己作高床等者須犯提以於身有潤故。

此下難前科義何止十二自他同犯故大師以打搏等義決通也何獨前約無根謗等自他同犯。

性惡者戒疏云性與理違悔犯事淨集業未遣要傾我倒苦根方止餘六十戒但有事違不無譏醜故違教網是日遮也。

故下即故妄毀皆兩舌說羸罪異語惱僧嫌罵知事強敷牽他出房用虫水譏訶教尼不受諫驅他出聚恐怖比丘覆藏比丘罪疑惱比丘故殺畜生命飲虫用水發四諍事說欲不障道隨擯沙彌拒勸學毀毗尼同羯磨後悔與欲後悔不與欲屏聽四諍打比丘搏比丘無根僧殘謗已上共三十戒皆屬性惡問常塗多云對有情上犯名性非情上犯日遮今頌但收三十戒者且如與女說法為尼說法至暮等戒對彼有情何屬遮耶答約情等分其實羸淺今但取損惱彼情又無論佛制違理感苦名為性惡故戒疏云業結三塗從本惡以標名禁性惡故名性戒又凡日羸醜招世譏者屬遮戒故大師云威儀羸醜招世譏謗故名遮也且如輒教日暮譏教尼三戒前二屬遮後一屬性豈非約惱損招譏以分遮性耶如此以求涇渭分矣。

由得下是第一階如律云爾時舍利弗為眾所差在王眾中及諸人民中說調達過調所作者莫言是佛法僧當知是調達所作舍利弗聞已便生畏慎心諸比丘白佛佛言僧差無犯故戒本云除僧羯磨也教尼佛在舍衛大愛道尼來請教授佛令白二差往。

受下是第二階以夏竟受迦絺衣開五月利背請別眾是五利中舉二也由得此衣方開故。

囑下第三由有囑授法故得非時入聚食前後入他家。

作下第四以是足食勸足二戒皆開作餘食法。

七下第五由作七日并盡形二法故例無殘宿不受食罪。

淨下第六以真實淨施語主已取著無犯。

如下第七律中一說戒一羯磨下至營僧塔寺事等聽與欲已上七階中前五階各收二罪成十戒第六第七單收一罪并前成十二戒皆有法開具雙持犯。

若據下文略應加云若據順教止事邊名止持却接作事等文此亦準上相翻而成業。

思體一者謂止口不作法則成於止犯如止口不加法受七日藥則成於不受殘宿之罪此罪成時因前止故止作同成一戒之犯則身口業思暢遂在一故曰體一。

止法下戒疏指為古人義古人意謂止約不為作約造為二體別故若今師止中有作收作歸止則一體矣廣如大鈔持犯中又戒疏於前古義後接云今解不然持犯約教隨戒彰相具二持犯如有羯磨說羸罪是作持不違教說名止持無教輒說是作犯抑教不求名止犯據此為相可不然耶。

合非時食者謂七日不加受本無時與非時因加口法故七日內日時限滿外曰非時今若不加通名非時隨受隨食則非咎矣今第八日非時不許食因前法謝故罪生何得言防名作持耶。

覆下示古之非我非下顯有囑法則成順教非時與時前入村無別以有法故及斥覆藏本無教開覆如何同列俱名作持今下結成上義止可十二具二持犯問答如文。

謂下依教發露及攝耳聽戒名作持不發不攝成止犯。

餘下即故毀等戒止則成持作則成犯。

如上即中卷中分作持等九句是也。

有下合云分三品有九句以品總句別故識法識知新衣作三種壞色後加對首法受也。

識犯識知衣不加受犯吉也。

不犯下望止不犯持新衣之提及二枝條罪邊名上品持律文中愚癡即收下無知文似重也又上標上品一句科末不應重牒。

做下應云名為上品恐後妄添疑犯言衣成不受為提為吉疑闇不了也。

不識犯言三衣不加受本無犯也或輕重全迷等有四無知者合有八枝條二提六吉文略四不學故曰四無知八罪合云十六罪即四提十二吉也今亦倒上略不學故曰八罪九句若順下解應通標云止犯八九。

此翻下凡論止犯不越三種一事上止犯於諸善事不造修是二事上法家止犯衣不說淨房不乞處分是三教行止犯即不學三藏教法是若進趣修學三藏教法即是作持今翻此即成止犯鈔中當第三止犯古德意云既不學無由有識所以除下品一句但成八也。

翻解謂教行若解了則存識法識犯一句今翻上解即成不解之止犯由不解故無識法識犯一句翻修如衣成須造修加法今止不加有根本止犯無妨自於法犯俱識故無枝條止犯是故須立下品以成九階解而不作者解即顯識法識犯不作即收根本不作一罪亦同上約結無知為言例略不學也若據戒疏中品四句各有二罪故合八也二罪亦略也戒疏云上位有四句各四罪兼於學迷故十六也。

以下何以犯中上品四句持中上品一句者將鈔答通九十中者且舉僧單提戒也若尼則自有一百七十八戒屬單提篇。

下尼律者以尼律在大僧戒本之後故曰下也彼律與僧同者但單列戒本辨相同僧今恐文煩故不數也。

有無者僧有尼無也此有三戒謂輒教等。

次第下因教生暮由暮生譏尼非師位教僧即無故與僧反。

作下即使非親尼作衣持兜羅綿作床褥屏與尼坐與尼期行與尼期同一舡與女期行受尼讚食勸足食索美食骨牙角作針筒過量尼師壇覆瘡衣與佛衣等量已上十三中除索美食尼犯提舍尼外餘皆尼吉僧提。

如律即大僧戒本及尼律中。

背下尼背請足食二戒合制也故彼戒本云先受請若足食已後更食者提僧則緣異如背請則開食粥及多食小食後至請家食不得故制足食則聽食病殘又貪饕食不止招譏因制對此緣異故開二戒外道尼因跋難陀有二沙彌一罷道一入外道眾時六群尼持食與白衣入外道者提僧則開與白衣小年尼開十八童女二歲學戒及六法滿二十得受又十歲曾嫁與二歲戒滿十二與受等僧則開筭胎閏獨限二十。

雨衣尼開四事覆形洗浴所謂水岸曲回處樹蔭覆處水覆處衣鄣處又尼防姪女所誘僧因婢子之疑故佞母請開斯皆緣異也。

有三即三戒於前三種中增輕重不同戒也。

同犯皆提也。

僧吉以僧三時分房夏入已定牽出惱微故吉尼則反此惱重故提二眾尼毀皆大僧及本眾俱提僧皆尼眾但吉同尼僧尼同覆僧殘皆提若尼覆初篇結重夷僧但得提也若然則輕重不同非止前三戒耳加此三戒足前成十六戒也。

別章戒疏別立一門彼云十誦九十一墮無此不受諫戒別立不敬說法人戒及說戒時輕僧浪語戒似此觸惱而彼自有不隨問答戒又五分中有九十一墮僧祇九十二墮解脫律九十墮互有同異廣如疏引。

即前下指上第二教人門中掘壞等二十二戒是也但今翻上教他作任運義。

露處下舉二敷戒若露處敷僧物出門即墮何止後成任運故曰全非若屏處敷者或有任運或無任運非全有全無故言半也若敷已不舉作永去心出界即墮故無任運或作暫去却還以律云二宿在界外第三宿明相未出自往不遣使掌護者犯墮準此初出界時是沙彌至二宿時受戒畢因不還界明現得犯則任運成矣此依光統師初作義疏九條相以總束九十戒據今託相不無此義故今引而伸之故即故意戲即獻笑重目提輕目吉妄既通於輕重下藏他衣鉢中下至戲笑亦提何耶。

情過謂出家之士言須稱實語無虛謬今違心背想於情有過故犯提戲笑非實誑是故但結吉前人即被藏者心謂是失惱義是齊故俱犯墮。

問下若云妄非惱境故戲笑輕者且如下毀皆兩舌惱境則重應可毀兩下眾俱結提耶。

答下雖惱之是一而損境不無深淺如同類因毀兩故起諍由諍故僧義不和由不和故障同布薩是故毀兩同類方重異類即下眾。

毀破即兩舌律云信他彼此語親友自破壞是也。

階降如謗夷得殘謗殘得提等。

增微以夷謗則情惱增治罰重故下聚反此故輕若毀咎又無治罰獨對惱情邊制所以不分。

若下若云謗就損惱增微有階降者今咎彼夷即惱增咎下聚則惱微亦應階降何不然乎。

有二即善法惡法四分惡法罵者言汝是犯過人等善法罵者言汝是練若乃至坐禪人等各通望結提吉也謗中既無善法謗是故約篇聚重輕分罪階降。

若下咎中既約善惡分輕重即是階降何不更就惡法中約篇聚重輕以分階降耶。

一為下由謗彼罪輕重故至損惱之增微也又隨謗重輕而容遭治罰之優降也又具緣中乃至對一比丘前謗即犯既爾故結罪有降殺也毀咎但有第一闕後二義故直就受惱邊結問毀咎何闕第三答犯緣中不言對人也以律中六相分三品罵言面罵者目對而說也言喻罵者比類而激也言比罵者我非汝是也故不同謗說須對他人對所謗人則不成也。

二眾即僧尼也戒疏簡下三眾謗惱情微不癢修行又所犯名輕能謗罪重故也。

如下躡上正難也。

同類以犯緣中但言言一是比丘故十誦五分毀下四眾皆吉。

尊卑下僧咎尼則尊有訓卑之義故輕尼咎僧則卑失敬尊之道故重。

尼罵下約眾為言顯上約罵別人也此中意謂尼罵僧眾稀故可言結吉僧罵尼眾亦容訓下義數理可結提耶。

(此為一問)若下又若言尼罵僧眾稀故結吉亦可尼謗僧眾應同結吉耶(此為一問)答文不次。

以別人相惱數故者答次問也意云若約義稀尼謗僧眾例咎同合結吉只由謗別人容有治罰情義故謗僧境又尊故又多論云令梵行者安樂修道故所以不分僧別通皆結墮罵既無治罰義故得就義稀數以分僧別輕重也。

大僧下答初問謂大僧知法非敢輒罵尼眾義亦稀也尼罵大僧威德之重義亦稀也所以相望彼此俱吉戒著指妄語戒中廣解文也。

彼云於大眾中知而妄語波逸提餘罵兩舌何不著耶。

答下以對七眾俱犯提故著大眾也。

毀兩反此故不須著。

問下何以與女同室宿戒道俗二女合制下坐等戒所以離者如第二十六制與尼坐四十五制與女坐。

又期同道行及乘舡戒何意分耶。

答下此據相翻有異故須離也如僧對三女晝坐有教不教別尼對二男俱無若約宿論僧無同宿教二女尼無同宿教二男翻對非離故宿合也。

一難者謂行途多難疑恐怖處憑僧為伴是一開多伴行途迥遠招譏過重縱多比丘一尼亦犯要得多伴方名不犯是二開俗女反此故離也。

宿下二女同宿俱防譏醜義齊故合。

招譏損重者戒疏中與尼同舡就譏過中制是也。

不下準疏問云所以不制俗女同舡者答必有舡公為第三人故不須制。

答下是古義戒疏曰昔云男犯非女犯以制隨宿罪義無三夜開故。

伽論下古人妄引以證己義若據彼論正文自云頗有比丘共未受具戒人過二夜宿已得二波逸提。

答有二夜共沙彌宿已第三夜共女人宿(已上正文)故知古師妄引也今解正符論意也此問亦因伽論結二墮而起。

天男律云若天男阿修羅乾闥婆男夜叉男餓鬼男及畜生男過二宿三宿犯且不言女何言與女亦有過三夜得結二罪耶又成四分與伽論相反。

答下異前戒者為前女宿戒云若天女阿修羅女等今與上互分其異故此言男不言女也。

若言下引例難通若言與未具人宿唯約男犯女不犯者且如與未受具人同誦戒亦言天子阿修羅子等既不說女何言與女同誦亦犯何以知然如上與未具人宿中廣解云未受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未受大戒人是上宿中釋未受具既然下同誦中未具人亦爾除中既通二眾驗知所取通餘五眾以下五眾通收男女故以此二戒相會豈非與女同誦亦須結犯例今雖曰天男天女亦須通犯既許通犯論結二墮復有何過初禁律中六群與長者共止宿因制云與未受大戒人共宿波逸提。

後開下因羅云被驅乃至立開云過二宿至三宿者波逸提以後之開沒前初制合為一戒何故觀軍初禁後有因緣聽軍中二三宿不以後沒前復分二戒者何耶。

答下以宿可收宿故以後統前以觀非是宿故後非收上。

二蘭俱是上品也名輕望上二篇也業重生淪一劫也。

犯提律中差身子說調達過便生畏慎佛言除僧羯磨波逸提及廣解中但言麤惡罪者四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不言偷蘭者何耶。

答下以蘭分三品故又通正從故大鈔云或次僧殘後者由是戒分所收罪名重也或在提舍尼下則威儀所攝罪名輕也今若說蘭犯提要是上品復是戒分故或廣解中敘蘭謂言餘中下二品說約犯提止此之濫故略而不敘輕重謗夷何殘謗殘何提耶。

深淺初篇滅擯二篇別住又惱有輕重故所以結犯亦隨降殺說則無於深淺治罰但有自壞壞他又壞俗信處齊故罪同提也。

寶頭即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是也故別傳云佛涅槃後迦葉結集時乃至白四羯磨罰寶頭盧罪即是吉也意云寶得道向未受具人說犯提今寶頭寶得道現通何故但吉若言身口別者以身表口業成大妄故。

答下妄語本是口業今假身現相以表口業故多論云身造口業發口無作故須結重此中雖答身表口妄然未顯寶頭不犯提義今為通之寶頭取鉢現通對長者請施緣故吉實得成乎自伐抑又為護大妄故提王舍城人即樹提伽以居王舍故彼長者入海後還以旃檀作鉢置絡囊中懸高杙上言沙門婆羅門能不以梯橙得者便取寶頭入定伸手取鉢乃至欲知足訶言何得於未具人前現過人法等此即身表口業亦應得夷何故但罰吉罪耶。

答如文。

問下且如凡夫中雖未證修得通亦有業得通者應知有濫理亦須輕。

答意可曉此問全同大鈔釋相中文義可了。

增上慢律云比丘心自謂得道後勤精進證增上果生疑白佛便言增上慢人為不犯何以大妄戒中有此戒中無者。

答下緣起時無故不著雖然以開通中云不犯者若增上慢等多有分出者即於枝幹上互有分出生長之相律中枝節等種求之可見。

假名命者虛假五陰以成妄軀相續連持強目為命命既是一損犯亦一。

又下畜生屬性草木是遮若望業道則遮輕而性重若論制意則遮重而性輕如多論制壞生有三益一不惱害眾生二為止誹謗三大護佛法故佛不制者一切國土當使比丘種種作役事務紛動廢脩正業由佛制故國王息心比丘脩道發智斷惑修成出益豈非大護煞畜無此一義故制意輕。

餘三即妄語兩舌惡口也。

要待僧制者即觸惱白也未白隨作犯吉白制後犯違制故提相違心境語三互有相違故如眼見某境及彼問時反言聞等又比喻等詈彼實非此境今心想亦非而反言是此類等損惱如誑妄則令他起信詈辱則令彼受耻兩舌則令彼失和皆為損境惱情之深也綺語反上故局僧制。

一切即四違諫等更作以律云白已作者波逸提故知白竟不作則非犯矣。

轉僧物即迴僧物入己戒。

三種者一是已許僧(謂通明施僧而未分僧別二異此迴犯捨也)二為僧故作未許僧(謂俗家為僧作牀褥器具供僧之物此迴得吉羅也)三已與僧者已許僧已捨與僧(此決施於僧不許別屬迴犯弃)今問意云上迴僧物戒中列此三種釋僧物義又彼戒下文說物許比丘僧轉與比丘尼僧者突吉羅及今數僧物戒中復列上三種未審結犯對何位僧復有何異耶。

許僧即第一種僧物。

數下通標二種。

唯下是雙釋據理唯取已捨與僧是釋上數具文應有釋互用文合取第一已許僧一句恐文脫爾大鈔中亦自注釋結吉云並謂未決定若決別施隨前犯可以意思。

俱下所以前後戒中各列者以俱是僧物故通而序之及論所犯故須對戒辦示同異。

惱他即強敷坐戒作惱彼意也。

答下謂前戒約在俗舍故曰處也。

親友無強者以強敷中開通云若親舊人教言但敷我自語主以此推之則對親非強敷也既云俗舍故曰非僧住處則不揀持戒淨境破戒穢境但使強敷皆犯。

著覆以列緣中云不離見聞處方犯則知有看覆義而無自覆義者。

答下以律云不犯者如上指授離遠者開三節多論云作房三品上中下覆各自有限若中下房用上法覆以鎮重故犯又云此房是十三中大房三十萬錢作成即崩是也。

亦下以急相列也準戒疏中復有一義云或可從緣起說由使作故因即制戒。

一下以八中第六令半月請法是問僧故。

二下如愛道首遵八敬方感於戒是也見論云所以不聽女人出家者為敬法故反此能行方開受度若請佛者有失敬僧之義。

反前二失者以請僧故反二失成二是也。

更求佛者律云爾時大愛道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已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諸比丘與比丘尼教戒說法乃至佛告阿難自今已去聽隨次差上座大比丘教誡等何故有此重請文耶答如文。

不通末代者佛在可教滅後無故戒疏中凡有三過一狹過不通三洲二少過止佛一人三短過不通萬代比丘作者翻成三益。

此問因律云若僧不差或非教授日而往與說八不可違法者吉若僧不差而往與說法者提何以說敬不同犯提耶文定古謂體相非增減故過微無容濫說故是以但吉。

說下以說法通於滋廣容以邪法化彼故須揀差以往無差輒往故提。

日下若非教誡日往說法及敬者約義俱得吉羅以律中但約不差分輕重不言日非分輕重故知理在同吉。

二名互顯者戒本云教授者提律自釋云教授者八不可違法及下廣解云不差與說法者提故知教授說法義乃一也但前後互顯爾若此以求則知律文之意不差日非而說法。

八敬者俱結二罪一者不差二者非日。

而下是難若爾律云不差或非教授日而往與說八不可違法者突吉羅此言何屬。

此下是釋。

不下再難律既云不差或非教授日而往何獨下結日非吉羅而不結不差者。

戒下是釋以戒本云僧不差教授比丘尼者波逸提故知前已結竟後廣解但結日非也。

問何名日非僧祇前三(在經說戒日十五日後三日)後二(去布薩日二日)此日去者名為日非

。

後戒即教尼日暮戒。

亦應俱提者以律云僧中白二羯磨所差教授乃至日暮者提反顯非差是吉今若準上教誡差與不差日非俱吉今可差與不差日暮俱提耶。

過由我微者尼去既無罪於我過亦微也。

俱提下以提但一品不含輕重故差說日暮提不差日暮吉理須分於異名以收犯相若日非中差與不差俱結吉者以吉含輕重故應知差故日非而往得重吉不差故日非而往得輕吉雖曰輕重吉名是一既有階降與上日暮差不差分輕重相似亦無礙也。

問下以律云食者從旦至中得食咽咽提除此食已教化得餘襯體衣燈油塗足油一切吉羅何以食重而餘輕者答意可曉。

大僧下此釋尼受僧嘆犯吉義。

若下若云衣油受義稀故結吉者何以過受食中衣油亦輕據理過受義應是數理須結提今律但結吉者。

體壞以熟食可食故體非存也惱深故提。

然施主下此說堂舍衣物供僧受用非別屬者則體還屬施主非有壞也。

唯開下此約古戒本中無作衣時一緣故但說二緣也。

答下作衣自恣竟無迦衣一月有衣五月乃至作一馬齒縫是道舡皆至半由旬來去是大會食足四人長一人為患乃至百人長一為患豐時則約儉故開之。

於身有益者律明開緣僧次一種功益自他病等諸緣但能自益又無損施惱主之義故。

豐饒簡上儉時長貪恐擇厚供而往故惱他惱前請主心故又損彼所辦食具故。

沙門在此沙門釋子外諸出家者及彼從外道出家者是彼為彼即指別眾食戒。

今下即指展轉食戒。

佛弟子即在家歸信佛者。

而為下今展轉中施衣者有二義故一為濟比丘待形須立施時不取後須難得故二為益施主衣食多利俱得反報故。

准下即食前後至他家戒彼亦開病時作衣時施衣時從不受衣下至衣者來是律釋施衣時文既言除此已餘時驗知時外亦通故戒疏云昔解時中假施法開今不有此施衣所及通時非時。

以是下反釋時中本自是開故曰勿問等。

若下若不假病施等緣時中自開者何以戒本中但牒病時施衣時而不牒迦提時耶。

下有時文者即律廣解中云施衣者自恣竟無迦締那衣一月有衣五月故。

即下若云戒本無故即疑不開時者亦可擬捨請戒亦無文但廣解中有文亦應不開捨請耶彼此對照可以通求。

答下以食具已辦不往則徒設又食無久延義故曰境壞也衣設不往受無即壞義損非及也。

如下似二家各請比丘安居預辦糧粟背前向後安居但犯違信之吉以食未作非可壞故例衣可曉若背請一日即犯提者蓋對熟食為言。

須知知或作加。

三說者僧祇云比丘清旦當作施食法今日得食施某甲於我不計我當食如是三說本律要實對一比丘捨也故文云長老我應往彼今布施汝是也今問意謂祇中間作念捨六念之中獨此第二加三說餘五但一說者。

第四念即憶持三衣及不受作淨施者上即作念防背請此可作念防不說淨耶。

答下衣是己有局故名別屬不得用作念即當說淨食則非專己有復在施家己若不往彼則可給餘人故曰味通。

若下若約食味通故作念開背者且如第五念中念別眾食亦可作念畢防別眾耶。

破僧者以別眾食一戒正為制難調人自結別眾家家乞食為破僧之因今若許致念防別者是開破僧之門也。

又下以前戒佛許作念捨故又捨竟不復自往是義通也 不同別眾晨起作念不別後却別即義塞也食不通給味又塞也是故防有開閉爾已上對祇律申此問爾若本律則不須足即犯下足食戒。

蒲闍尼此云正食即五正也謂麩飯乾飯魚肉也。

逆請逆迎也又非先時曾請今逆作次第故食第三家不得罪者未結提也不無吉羅待至第二家食時次第之逆方滿同望背初家一主邊共結一提例如盜戒盜地中引善見云標一舉時偷蘭舉二標時重文中言論云皆指明了。

解云指真諦疏又皆言無犯者準本律是正而少故若正而多者不無足食罪也。

婆沙彼具題云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彼論云若比丘若白衣為檀越別請四人已上一處食犯提。

又下彼論又云凡是別眾食盡是檀越食是也。

何下推釋所以言在家人可有貯積飲食義出家反此故曰不爾。

故下大師引律為證既云愍於白衣驗知以俗為施主也。

又下此說內外二沙門不成施主犯提義也故後復引善見云不犯以比丘不成施主故。

首下此義亦出婆論彼云若僧祇食一切盡無別眾過但不如法食僧祇食食不清淨得盜僧罪故須約俗為施主方犯別眾提為揀僧食自犯盜故曰為揀此也。

二解束上二論為寬急二解也。

就急即多論初解以通道俗為施主故。

故下引律為證則通比丘為施主則應上多論初解為急明矣。

從多以白衣多施故。

從緣律中佛訶調達云我以無數方便利益慈愍諸白衣家云何癡人與五人家乞食。

雖然下揀所別人也如法及時來方犯非法及時不犯。

安居引安居撻度分房舍臥具文證。

等師等取法師律師也。

不能即非上等人還得應僧次請不如五分彼云僧次請者凡夫聖人坐禪誦經勸佐眾事並為解脫出家者得入僧次唯除惡戒人先雖別請今若無揀那成僧次也故事鈔科此文云先明別請即是僧次是也。

又下凡言禪師即簡經師律師故不名僧次善生中以羅漢法請人不稱名字猶名別請為佛所呵故。

善見下彼有四句今指第二句何故者是彼論自詰也故彼云法師曰何以故為一時受食故四句中唯第三句不犯。

(即一時受請各去各受各食是也)別下亦有四句亦第三句不犯如事鈔所出論文語略。

各去下示初別請句。

及別下示次別乞文應論中二種別眾故彼云別眾食有二種一者請二者乞是也。

雜眾以僧次通凡聖故又禪律等師俱得應故。

異計不同調達結黨別乞之義故。

亦下以情無局限一切無遮是故不犯反此亦犯故事鈔云僧次一種唯局不集結罪乞食別請若集不集俱結。

非正者即五種佉闍尼(此云不正)謂枝葉花果細末磨食僧祇大小[麥*廣]麥米豆作餅蘇油歡喜丸一切作餅除肉餘者非別眾處處滿足食等。

不淨即殘宿惡觸等食。

非羯磨即非法羯磨如和僧媒嫁等是又七非羯磨是也。

非時下引例反證彼非時食頭唯專自犯不假同情。

異計尚約不淨亦犯況此容生別計何揀非淨不犯耶故知不可餘如文。

律云下出調達行乞事也佛因立制散乞非同一家。

故律下必前後各自受分者得由自食己食也。

有物物食物也。

俱盧舍多論雖曰道行俱盧舍中不得別食然彼不出大小之量此論釋十誦業疏引十誦量云長五百弓弓長四肘則七尺二寸如是率之則六百步計成二里也。

善見下以彼論中同法沙門外道沙門得食不犯故能施所受二俱無過。

二論以多善宗別不可取而會通也。

問下大鈔中嘗引此文今不煩解大要簡辨凡有四句一食處是一無過二食一處二同味不犯三食別處一如此所問四食處俱別互須請送不者俱墮。

問下意謂僧作法時沙彌不足僧數設不集亦無別眾過應可僧次請一沙彌入應不免四比丘過以沙彌不足僧數故。

若下若別大僧法食容成二破故沙彌反此故別無過。

福田以同為解脫出家故得入僧次。

四人者以法食處成眾故雜心云四人名僧非三人故由大聖鑒物知三人已下辦法未盡四人已上作法成濟。

以下申四所以廣誦作法無越一百三十四法此收能被法也復統所被故又曰僧事法下以法例食能集之處唯多益善故曰轉好。

豐儉豐時則閉儉故開之又所別人少則閉多則開。

如下引論證儉時開也。

倍供言不可互請送也。

若食下證豐時不開此皆引論大眾集文也。

四分下重證儉時文云爾時眾多比丘從拘薩羅國游行詣一小村諸居士念言眾僧多而村落小我等可與眾僧作食勿令疲苦即來請之比丘報言但請三人我等不得別眾乃至白佛佛言聽大眾集時別眾食又須約儉時也不爾皆犯者證豐時也。

其下正示所別下至一人等皆犯故律云食足四人長一為患是也。

作法別者亦爾故曰各一作法法通眾別也。

輕者吉也。

非正眾者以非四人故俱重即犯蘭以互成破羯磨僧故。

三人彼此三人雖正而足亦不犯彼此滿四要正而足也各結別眾故曰俱提。

或正而不足二眾俱吉不正而足亦吉不正不足理應非犯。

以法資身遠者謂羯磨等法別有所被資彼不集之身遠也設不集彼惱情非重故但結吉食則不爾同資義切故曰近也。

若作下如彼三人作於對首今作眾法不集於彼望彼眾非滿故但吉四人若滿彼此成眾互為能別所別俱犯破羯磨蘭望虧同法之利故曰不得益也。

事有局限故約共食為資理既虛通故用送心為表。

彼此獲益者僧無別眾之罪己遂病等之緣故開送心各得事辦。

劈普擊反裂也破也。

以無別惱僧義者戒疏云自救不閑終無異計。

難下疏云身抱患惱若不開別無由濟命。

應量尺六八寸已上衣也。

亦福施主者彼得衣食二福報故。

昨日下午至不犯來出十誦解道船行文雖曰道行時開別眾然彼律約停住即犯故曰昨日來今日食等若行即不犯故曰即日行等。

半由旬二十里也此即下由旬耳以智論由旬三別大者八十里中者六十里下者四十里

。

婆下彼具云若即日行即日道中食若到所至處食無犯以俱屬行時緣故。

多難如律為賊所劫因開謂四下此引古義意云四人中以一人為長故三人即不犯若然則第四人為三人之別患也故戒疏云有人言食處四中長一添眾故非謂外人由是三人隨意食也。

乃至百人長一人為患者應云九十七人為患但以長名義同故云一也如和先六十同名一供養人。

七人不爾者以七人已下名為小眾食雖難得容有兼濟如多論中三人已下犯知不開之故云長一為患。

又解下有人釋云四人已上名為大眾不望彼四也如東家四人西家一人施心若定互不相容乞復難得若不開者西家一人與四為患故開非犯百人長一亦爾今師取此義為正故大鈔中局引此解是也又戒疏云鈔如後解故牒舊疏須開慧解耳。

一切下準論有外道字義云即大師約義斷也既受彼請可投正法而易邪心豈非益乎。

復俗準論謂先作外道沙門請請已復俗作白衣持食與比丘比丘食者犯提。

五眾大師義加也理亦同上犯提。

若下或作白衣時請比丘已入外道眾出家作沙門持食與比丘食者亦提準此要須請時持食時俱是外道沙門方不犯也。

此二若沙門時請為一若白衣時請為二以始終非外道故犯提。

先是下亦大師義加據論無文。

受請吉者以請時是白衣故後是外道故食不犯。

上問九緣今但釋七者且依四分故戒疏云律列七緣衣僧二開五分多論也。

闍王信心者以受提婆之教故施主愛重比丘者結五人家乞食施無拒故若不制者俱隨逐助破緣也是故不開。

外道下以彼自執其計卒來同風故助破義稀也且開受食容有所利故曰小益。

問意謂九緣中何者通時何者非時犯耶。

作衣律云無衣一月有衣五月故。

衣時即迦提時一月功德衣時五月皆開五利內有別眾食利是也。

時外即非時也以施衣通時非時如上所引。

彼此有益者受者得資身之益施者獲多福之益此舉受持之時者別舉作衣受持之短時也故戒疏云據本受意有長短也文云下至一縫者極短也意謂受意長者一月五月也。

受意短者作衣一縫也雖長則本是開緣而短乃因事再放或長中有短則又盡善盡美無短就長於理自成不犯釋他意者謂釋彼疑心也。

若不自入謂我僧次無緣之徒隨我濫入故白簡之又無緣直出所以白者護施主意故有緣直入而須白者護內比丘故。

非下言白非是所防故非時入聚不白正是所防故曰不同此也。

若下如律八事失夜法中第三有緣自出界不白則失一宿今不白亦非所防若結吉者亦不應失宿耶。

答下謂病等緣正為防治別眾之過故須白也本不防於白故行覆等白亦爾正為防對失宿故亦不防於白何得將失宿對治來難於白非對治也斯實非類。

愍白衣者不許四人一家受乞故惱僧容生異計破僧故隨業結即隨身業咽咽結提也。讚嘆即尼讚食。

過一即施一食處過受。

二戒即足食勸足也。

須下文倒合云須作殘法僧祇云作殘食法前六即讚食至索美食也凡作餘法者為治貪足此既未足既犯理何所對故非能治藥也。

後三即非時不受殘宿。

然下說非時食謂非時中豈開作法而食耶。

食下謂不受食殘宿食其體不淨亦不開作故多論云不淨食不成作前人即所對作法人以須為食一二口故則犯非時食及食不淨食罪也。

已下結本罪外復加不學無知也。

六緣者即作衣施衣道舡大會沙門施食時此足食中不開何耶。

答下彼即指別眾戒此即當戒也。

俗人文云若比丘淨人前作法成餘食法突吉羅。

足食人指比丘也律云若知他足食已作餘食法不成餘食法突吉羅。

明了此證足食人前作成故彼論作殘食法有十種第十使比丘所作亦無簡足之據彼律文故知理通。

僧祇證從俗人邊得成中要須淨人將食與未足比丘食一口已持來授與犯足比丘也故彼文云比丘於彼鉢中食一口已作如是言我手中器中所有食一切不須作殘食與汝淨人持來授與比丘比丘得食若更有餘已足比丘須者亦得共食(已上正文)又彼律諸比丘俱食足者若眾中有大沙彌將至戒場與受具足教作殘食法已前後當食故知對犯足比丘祇中決定不成作法。

律無者以律中但云足食足食想提(是正而足也)若足食疑吉。

不言足非足想者何耶。

答下以不犯故不出然釋犯文中雖不出不犯之中自有文故律云不犯者食作非食想是也。

數戒如上列讚食等九戒并足食成數十戒也。

答下此戒指足食戒也以開作餘食法故容有喜作勸足也。

日下示勸所以也。

好惡者強勸令彼犯戒者惡心也反此好心也以雖曰好心多逐世情不敬佛制二俱犯提。

不例者且如非時食戒準十律中自食與勸食俱犯提應可例此足食勸足二戒亦合開為二耶今何不然(煞生等戒做上而作)通三性者好心勸屬善相報勸是惡愚教勸是無記性以心非善惡故。

南提此洲之名也或名剌浮洲此從樹為名或曰閻浮提此從金為名謂此樹生於南洲之北枝臨大海海底有金名閻浮光浮水上故此洲名從金樹受名釋迦譜云唐譯閻浮者上勝金也提者洲也盖言上勝金洲爾。

三方即東西北三洲也。

俱耶尼亦云瞿陀尼即西牛貨洲也以彼多牛用牛市易今謂此方得通者往西洲用此方時食無過中罪餘三方各至此土用彼方時食亦無犯也以日輪遶妙高山轉日中正照一方傍照於二一方當夜半故雖曰互往時過然依本處時限也以至到於諸天天時雖過依本住方為足故皆非犯。

答中若住即比丘往彼住也望餘方雖曰非時在己處自名時攝故非犯爾若在即南提等比丘暫往在北洲也彼雖夜半用南洲時食無過此又望單越雖號非時於我本住自名時攝餘三例爾。

言單越者具云鬱單越此云勝謂勝餘三洲故西域記云拘盧為正舊云單越或云鳩樓並訛也。

乃至略彼律殘宿觸食等文也。

受法者即下了論中具戒比丘彼十律問云受法比丘從不受法比丘邊受食可食不答言得食不受法比丘從受法比丘受食亦得食問不受法比丘屬何人也答未具戒法者是即戒疏中名字比丘也善見云此是總名通邪正及未具也。

明了下此說受法自得互受食真諦解云能受者清淨持戒無毀故。

言住自性欲求欲食名為求得此處受食即度與其餘比丘不須更受即名此比丘為能受也鈔中自性下略論文求得在此處一句。

伽下即無我所心取不犯五百問中如鬱單越法取食者得與伽中頗類文中從十誦餘三方下相仍辨殘宿不受食義戒疏中非時食戒後亦云餘殘宿不受例此至彼便略與此探明義同也。

犯輕即吉犯重即提若多論中但是外道不問在家出家裸形有衣悉波逸提。

婆下引彼論不犯文彼具云若外道外道女病若親里若求出家時與不犯出家時者四月試時與食並無犯以須假法食二緣以為陶誘。

四下證須四月試也長含則不爾。

問意謂佛法中道士為在九十六道數內為在外耶。

不言七者反顯若在外者應云九十七種出家人也以比丘互通交貿故文中言似是內者義亦猶豫嘗檢祇律彼亦似異故彼文云若比丘還共比丘市買博易作不淨語買者無罪一切九十六種出家人邊作淨不淨語買者無罪(已上正文)既上言比丘下舉外道內外之義條然已分但由俱無罪故與內道不殊今師且取下段文以作疑似故作此說故復引婆論決通在外不疑正釋此戒者即婆論釋與外道食戒文。

販賣戒下亦婆論釋文。

六師教十五弟子者謂一師下各教十五弟子一異見也既一師有十五計成九十并本六師成九十六種也。

尼下以律中尼等吉羅者蓋結尼之方便罪耳若據戒疏云尼犯亦提又為作僧尼異戒故曰不同。

四月者即律中夏四月與藥過受戒故輕即吉重即提也。

別人即一人至三人非眾作法諫也以闍陀欲犯戒比丘諫言莫作律云若自知我所作非犯根本不從語者波逸提初不從語時但吉故知事成方提與上四違諫不同者拒勸學闍陀不學戒餘比丘如法諫也諫竟即犯與此不同者答如文。

怖佛為緣者律中佛在波羅梨毗國那迦波羅侍佛左右諸佛常法若經行時供養人在經行道頭立彼初中後夜白佛令還便反披拘執怖佛明旦集僧因制。

答下佛既非怖例餘比丘等不怖亦須犯也故知不約前人有怖方結。

若爾下且如調達舉石壓佛佛不可煞今亦須犯煞夷耶。

凡人即勿力伽受雇殺諸修不淨觀者以非聖位故名凡。

因下若調達殺佛非是正制戒緣因辨破僧業故而明殺佛故戒疏云因明破僧遂明殺佛不即以此而為戒緣故曰非將殺佛等。

何下以此戒中通敘云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衣不問主輒著故。

二種淨法即真實淨展轉淨善見云展轉者五眾中隨得一人作施主真實者至一比丘所既含二淨展轉又通故戒本中通敘五眾也。

又下雖舉僧尼傍收下眾故戒云為明五眾俱有犯相雖輕重異淨施義同故通列名至於作法各對本眾。

就惱他意者律云令須與問不樂則知己發意之如是也。

初二以律中覆麤戒云麤罪者四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何以十三二謗戒獨指夷罪方殘者壞眾義。

齊者以二篇過麤是一若覆同壞淨眾故曰齊也。

答下名輕則吉。

治重作罪外更覆者治情須重。

覆他反此戒疏云覆他名重而治輕是也。

有本者自戒不壞故。

二逆出血破僧也。

對首即下品蘭彼論蘭下復有覆下三篇得突吉羅文方應上標云覆罪有三鈔文脫略。

理應犯殘者義同助破故。

首師約深防中結也若依四分中解覆但云除羸罪覆餘罪者吉羅亦不言覆逆得殘既非正文故曰理應。

大集下指彼第十九文也意謂太子雖滿二十以未紹王位故不得入宮沙彌雖滿二十以未受具設使得道不得入眾。

問下以律中若知年未滿若疑年未滿和尚犯提眾僧犯吉據理疑應輕何以與知而同提耶。

疑前即疑前人為我作處分房法不成即疑可問於作法者今帶疑而造理應犯殘耶。

根本以戒為萬善之根本一受尚難豈容虛濫房是聽開但濟劣機故事非重又非上行故非根本不成無多過也。

疑亦如是者亦開數胎閏等筭以息疑也。

今下今師約俗年不滿者開筭成數若俗年滿者何須筭之大約跨涉二十年者並不假筭古師須筭以月不滿故。

又下再標古義戒疏破云勘餘曆術日餘閏餘別自推筭三十二三月方有一閏何限三年如是云云但意言耳。

得度二字准戒疏中亦含今古兩義古云必是受後生疑方開筭之名得度今師不爾非謂筭出方名得戒此戒業體乃壇上白四時生故知胎閏若足冥然自具縱在後筭但息疑爾今若先筭與戒無損名為得度。

總下謂總計實年實月方年十八疇二日沙彌約此用下四位筭成猶長五月一日。

二百七十數者凡人在胎七日一變經三十八箇七日計二百六十六日自此已前與母同氣爾後四日將欲趣產與母別氣將此四日添前成二百七十日以三十日為月得九月月有五大四小抽得四日成九月四日將此添十八歲二日沙彌成十八歲九月六日也。

十九為章者謂十九年為一大段故。

以七為閏者即十九年中有七閏月三年一閏有三五年再閏有四故有七也。

計下謂計前十八歲九月六日沙彌但得六箇月疇二十七日閏也何者且如一年中每月每日有三十二分前後兩日常定中間二十八日以日行疾故每日餘半分則一月餘二十八箇半分合成十四分於一年中得一百六十八分用三十二分為一日作得五日餘八分在(即四分度之一)每年各餘五日四分度之一又一年中半小得六日添前成十一日四分度之一十年得一百一十日又八年得八十八日用一百八十日作六箇月餘十八日在又每年有四分度之一四年得一日十八年得四日半添前十八日成二十二日半(已上約十八年中算得六月二十二日半

也)更有九月於中每月出得十四分共得一百二十六分又六日出得三分添前成一百二十九分將三十二分為日計用一百二十八分為四日更餘一分在將此四日添前二十二日成二十六日更將一分添前半日且都為一日將此一日添前成六月二十七日也足上十八年九月六日成十九年畸四月三日沙彌也。

言頻大者三月並大名為頻大常途多約二大一小今既三月俱大於中可抽一日。

總破則先破開前。

十九年四月為二百三十二月。

三日即前畸三日也以四十九月為一章凡得四章(計一百九十六箇月)餘三十六月在每一章抽得三日從一為頭數至十五六七月此三並大抽得一日又從十八數至十五六七月又得一日復從十八為首數至十三四五月又得一日(初兩頻大皆至十七月後一頻大但至五月以一章月盡故已上一章既得三日四章則得一十二日)餘有三十六月在又抽得二日添前成十四日將此十四日足上十九年四月三日成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沙彌十八日者謂一年無閏十二月中前半得十二日後半中六大六小大月得六日共十八日計十年中得一百八十日九年得一百六十二日(共成三百四十二日)又於前四月中四白半得四日四黑半中二大得二日成六日添前大數成三百四十八日若據前零十七日合抽一日今鈔不筭。

用下以二十八日例為一月則用三百三十六日為一年餘十二日在貼下指上剩十七日也(謂頻大中十四日又前胎閏中分三日在十七日數)將此十二日足上十七日成二十九日用二十八日為月又畸一日故曰成一月一日。

通下將布薩中一年添上十九沙彌成二十歲復將向所合一月一日添上四月成五月一日以上四位添前十八歲二日沙彌正滿二十猶長五月一日。

假下欲退上五月一日含虛故且先立沙彌年限借使臈月三十日生至年十九至八月十二日受戒者亦得但將上五月一日接之成二十矣然此五月皆被抽減以法成月據實則虛今欲填補如何作法。

縮下是釋。

減七日者於五月中白半還五日黑半還二日也。

弱五日者弱謂劣得之稱且如閏數一月中有二十八分合成十四分是弱半日(由三十二分為日故)今又但將二十八箇半分便當一日故五月得五日皆是弱得也。

半日者以頻大四十九月成章從一至十五六七三月並大得一日若中分者則八箇月得半日今方五月故曰弱半日也。

十三日約實方十二日半又將弱半日復當一日故曰弱十三日也將此十三日於前五月一日內約實退減但成四月十八日在却於前二十虛年內退四月十八日得以今數補之正滿二十是以臈月盡日生者至後八月十二日可預受也。

八月十二日實論是七月晦十二日以十二日屬在第八月故。

乃至略白佛與集僧文也。

答即比丘答佛言童子迦葉得初果也。

不名白四即不名白四羯磨受人以證初果是名如法受具。

沙門年即童子迦葉是以須陀洹是四沙門果故斯乃以德位代年耳不可與凡同日也。

上受具者彼云云何上受具有人盡一切漏未滿二十已受具足是也。

十四二十即五分中不說十四日布薩一位足滿二十也。

三法即胎中閏月沙門已為開也若母論於前三法中加十四日布薩文義非虛矣頗與四分數一切十四日布薩義同悉名滿者文略據彼律中後四句前三名滿二十第四句云後安居時生後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兩故。

若不滿下推第四句結犯義也。

半謂滿下彼云時人半謂滿半謂不滿。

謂不滿者越毗尼(彼約實滿二十兩謂言不滿故言結吉)今改云提者大師約實不滿二十兩謂言不滿故結提此則法彼律前段云此人減二十時人半謂減半謂滿謂減者波夜提謂滿者無罪今既標云若不滿二十兩則與減二十義同故得結提若謂滿者則無罪可結沙彌得戒解下按此文者指向所引者既約滿兩以分則滿二十兩方名應法是得具限縱滿二十年減二十兩是名不滿故上文者指彼律前段標立文也鈔向引者是釋文也。

不滿二十兩五字當貫下滿過二句上讀之義方顯也。

皆名不滿者通結上三句也將此段標收上祇律至皆不名滿來釋文也。

若下將若滿二十兩五字復貫於滿過二句上讀之皆名滿句亦通結三句也此一段標收鈔若冬至下至悉名滿來釋文凡言兩者要須後安居時生至第二十年後安居竟受方得兩名謂僧俗兩歲俱滿故又前後兩時相等故縱春時生春時受時雖兩等僧俗膈非等故又春時生安居竟受僧俗膈雖等時不等故是故八句中獨後一句得兩名也。

廣下指第十九卷中明。

或忘即不憶年不滿也此三皆約答滿僧信受者語故得戒三師七僧無罪。

乃下雖實年滿因答不滿故不得戒若但答不知及疑不答。

不滿者理在得限但結僧不詳審問彼之吉也前云不安詳細問是也問既知滿反答不滿者按多論解有二一若誤忘者得戒二意不欲受師強與故說不滿此人不得戒。

又下對前曾引故言又也彼云爾時瓶沙王作五歲一閏外道沙門等皆悉依承而諸比丘獨不肯用臣民譏訶乃至佛言聽三足一少布薩此約兩箇月論一月大一月小大月俱是十五日是二足小月前半是一足共成三足後半但十四日是一少一年中抽得六日謂六大六小也故五年得三十日積三十日成一月故五年而致閏焉縱十誦六年約五年抽滿屬第六年故。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五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六

天台沙門釋 (允堪)

述

不見者即倒說四事法說非法犯言不犯等僧問何不見犯答云不見僧即遮舉與作不見舉治之不懺即不懺舉然罪無定性從緣而生理應悔除應本清淨而今破戒見四法犯不肯懺妄陳濫說言不懺悔故須舉弃言此二亦是邪見何不作擯名而此說欲不障道獨名被擯沙彌耶況說欲不障在三舉數故。

與教不濫者以經中言姪欲即是道故今不思己身地位妄生倚傍有斯之濫故須擯之使邪正分爾不見不懺無此之濫又無僧作法諫違不諫惱僧之情過又己之不見罪不懺罪無隨逐順情誘化他人之義故但以法舉弃之反此者與教有濫復有諫法情過是重又欲誘化於人說言無障具此三義故須擯也律云佛令白四設諫不捨故滅擯。

伽下彼具云若比丘安居中擯比丘得共住不答三月中得共住已上出第三卷中。

又下引第二卷中文彼具云擯沙彌應捨不應捨答應捨若沙彌向僧懺悔布薩懺悔應攝取此律指本律緣起跋難陀二沙彌共行不淨也。

第二篇即作僧殘境界也非謂作姪事之重若已犯姪事者即應滅擯不成後受以今未犯故後得受所以戒疏云然此沙彌既未具戒說欲非障違僧三諫邪見心成於後受戒事容難剋故加重法作被擯名怖以入道若已犯者何須先諫後擯令怖入道以犯竟即行滅擯故。

祇疏等皆言犯姪為不淨曰重義非。

若下正斥。

又下若云擯者多說是重何以七羯磨中第二擯出法輕於後三舉耶以此例知不可偏重

。

說下此約說戒將竟一席不攝耳聽者攬眾吉以成一提也。

尼下例上以問當分言從四月十六至五月半日日皆是當位結之。

限分非是前後共成一限答下隨對姪盜等事不起對治或緣而不了無知之罪通上四篇若望止心於進趣學邊但得不學止犯之吉今不攝耳正是無知提故律本云不一心兩耳聽法無知波逸提此一問合在攝耳戒前屬毀毗尼中問恐失修。

若往下牒犯緣問戒疏列五緣一是先起四諍二他人屏處評量三作鬥亂意四往聽五聞語便犯此則何待說耶戒本云說此何相反兩舌以傳彼此言使分離間隔故。

前戒即兩舌戒。

唯大白小者戒疏云十夏白九夏若小白大犯吉何以立制之若是耶。

答下如三五同侶入村將入村際當於村側復白故曰邊爾又大以白小者爾不自在故大尚屬小豈小自在斯亦誠遊散之極爾。

本界即本伽藍界此約初出本界時界內不論大小互白皆得所以制界內須白者有二義故一為不障僧事恐作羯磨餘緣須其共作不知所至則惱於僧二令不自在入白衣家故了論疏云我為如是緣須至某處白大德知答言聽者是名白法。

等取佛衣等量戒尼輕即吉僧重即提同犯俱提也。

醜相外彰戒疏作身染外露有本作障則與疏違。

餘三即加後佛衣也。

量下謂人有長短衣亦大小即度身而衣是也以人身八尺佛則倍之今輒擬佛之量其猶小兒披大人之服威儀軌物生善何在。

若下躡上衣是法衣若不定今鉢亦法器何定量耶。

答下設人有大小食容少多三品之量亦可收盡故限定之若下若云衣是法衣不定者何以佛衣制定耶。

答下前言衣不定蓋對弟子身無定限爾佛即是一故可說定望前一答故言又也。

截用得截後用故容有憲數過作故。

制鉢則反上故不制。

若云衣可截憲過鉢雖不可截亦憲過與佛等量作今何全闕耶智論彼云諸佛法畜天鉢人衣為二道福田也以天石細堪受持比丘不得者人中石麤不堪熏治福德淺薄不感天鉢體重劣不可隨身必有勞苦悲愍比丘故不聽畜不同於佛那羅延力阿難力大轉四十里石為佛持者不以為重。

提舍尼此云向彼悔戒本云應向餘比丘悔過等是也。

內眷即前二對尼犯。

外眷即後二對俗犯。

私屏即第一戒村中取非親尼食及眾中即第二食尼指授食起失失即過失。

黑服趣舉三如法色中之一色也所謂黑者如諸果汁合一鐵器中作泥若池井泥亦可染也非北方之正色私曲者私屬不公曲非正直聚蘭即聚落蘭若。

竭盡招譏律中佛在羅閱城居士夫婦具得見諦無所愛惜乃至身肉供養既多衣食之盡居士譏嫌因制。

比丘下說第四戒。

而無別罪者下釋不立罪名所以也。

違僧制者以律中佛令僧作白二羯磨制斷往故後富更解方聽。

由下由僧有制不得受今違其制故犯。

隨下在僧作法施用故言僧制通而為言皆是佛制。

自下既無僧作法但從根本佛制受稱。

若尼下釋第二若見下敘第四名體別者止作不同是名別又前就身業止不食為持體後約見過呵責方食是身口作業邊為持體戒疏又一解云見尼指授依法而呵不越教約語止持

也呵而不止後食無過身口作持也。

食食上屬食噉下屬食具罪體一者攬身口以成一犯也不妨止作二名有異是則因業名異果罪體一。

反前者食來咽之屬作犯反上號止持不語令知名止犯反上曰作持餘下村中不從尼取食及學家取食是止持反此成作反自分行者即中下根人自分也。

勝進即止行人也以居蘭若德之勝也今若安坐令彼不利豈進道之心乎。

見諦即見四諦理者證無漏之分故是初果也。

乃至略二俱斯陀含既言學家故除四果無學也。

家者僧祇云四姓家也。

答下如僧祇用白四五分用白二十誦用白二結白四解四分結解俱用白二彼章即諸律四提舍法中。

雜威儀中即諸篇之末法聚之中或通為因或自為果如斯眾數其可舉乎故戒疏云威儀法聚四萬二千或八萬種或周法界等縱指法門亦略收爾今撮摘數十人之憲犯故復緝敘。

式叉下梵音有二初云尸叉闍賴尼鼻奈耶亦同梵音訛濫也後云式叉迦羅尼為正此云學應當迴文取就此土人意云應當學此戒下謂此戒既曰難持易犯要須常時警慎內心念學也所以不結吉羅罪名而但標應學爾。

突吉羅者善見云突者惡也吉羅者作也聲論正音突膝吉粟多既曰惡作則通收身口二業也望念學為能治望惡業為所防故曰隱所就能也。

上四即夷殘提提舍也既通為佛制俱須進學脫不就學無以知旨何偏第五而得學名微細者大鈔引十誦證云天眼見犯罪比丘如駛雨下豈非專翫在心是故胡僧目為守戒也。

終下難持能持見學之功也又細尚無缺羸豈容犯又羸為始細為終以終無失學行成就故就持護最終極邊以彰學名矣非謂前篇全無學義若下以心無壅隨念乃通但前後互生止作交起善則二持惡則兩犯故約心用具雙持犯杖囊雜法中云時有比丘羸老不能無絡囊盛鉢無杖而行乃至白佛佛言聽與彼老比丘杖絡囊白二羯磨今望順教乞法名作持止非法邊名止持反則成二犯餘九十九戒若約事用依教止非名止持違教逐過名作犯此下豈有教人為我不齊整著衣等耶。

吉重則對首悔吉輕則責心悔又重罪重責心輕罪輕責心任時量審。

趨下即搖身行入白衣舍戒律云左右戾身趨行也及生草上大小便戒尼俱結提。

無下既無教人為己則三性中無任運成犯義將戒本歷對可曉。

一體者戒疏云體是心體本來無染妄覆迷倒故與邪正今了法本理實無三隨相用分一方行化故照理邊即為覺義體離名言即是法義至理無滯和合僧義非法不知故須在初非佛不曉故後說也又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故約一體法合在先別相亦名化相如釋迦初證唯佛獨尊故為首也至於煩惑要假法除故次演於聲教用滌心惱故法居次若但說無機則無所利故拘隣會聖則僧最後也。

今下應先難云若依一體法合在先若依別相佛須居首何以眾學列戒先明敬僧次法後佛耶將鈔今下釋也謂今約住持三寶以分故先僧次法後佛也何則由道假人弘世途法爾故迦竺初達現僧儀也述五乘為善因明三途為惡果現法儀也期法遠大非凡小之所開故表畫像於涼臺推其所說現佛儀也是故今戒所列做此儀矣。

初下若據著衣但有兩戒今須通取下反抄衣說法下四十九戒方成五十一文中合於齊整下加說法二字方足。

問下此中問辭亦出多論彼論申十誦義以彼律云諸比丘極高極下參差著泥洹僧佛見已作是念我當觀過去未來諸佛及淨居天云何著泥洹僧淨居天言過去未來佛淨居天皆同齊著泥洹僧三衣亦爾故申此問復引論答若本律著衣戒則無此緣答中婆論有三解今但引前後二義今為引中一解以助見聞彼云復次此戒於餘篇是輕者將來弟子不生重心是故如來以佛眼觀去來諸佛及淨居天而後結也使來世眾生不生慢罪方接。

又云下一解一切盡同上準論有三世諸佛字大師筆略。

義云下凡有三義以制此戒一過未諸佛皆齊著二十誦云佛觀齊著即現在佛也通上成三世三淨居天於空中告佛言齊著故下結示。

如下示不齊之人也以多壞威儀故多云釋種比丘本出豪族以先習故下著泥洹僧諸婆羅門外道在佛法中出家高著泥洹僧諸六群比丘參差著泥洹僧今鈔略後二類此皆是白四羯磨受者非是五比丘迦葉舍利弗目犍連等善來度者以此人威儀無不齊故。

乃至下亦引多論後文彼云高著內衣不過踝上四指極下不得過踝上下過名高下論言四指約人則四寸佛則八寸鈔改云一磔手約人則一尺佛則倍之良恐約人之一磔會佛之四指可相近爾故鈔改言一磔抑又對下遠行二磔故反證常時是一磔也故僧傳慧持納夜半脛是也。

比丘尼下彼論云比丘尼式又沙彌尼一切時踝上二指正便行來不得高(此謂尼等容生。彼染心故滅僧二指)今鈔言踝上磔手依多論踝上合云二指準戒疏引云尼三眾正使行者來在踝上一磔手今恐大師約常時尼等應高二指或遠行時應取一磔論文不了齊言二指故復改之。

長四下此說裙量五分從跟上一磔手在掩其上兩邊兩葉當後兩葉不解不問而作著者吉若解不依著者亦吉此謂著作之法也。

以無下若正滅時義屬於有滅竟之時體屬於無若但言無無義體空如何得說七種異相今但就正滅對病約緣以辨現前等義以立名爾初現前者佛在舍衛六群與迦留陀夷在河池中浴迦留誤著彼衣謂其犯盜乃不現前與作滅擯法白佛因制不應人不現前也。

所以下似徵言所以得名現前毗尼者。

不下似釋言義即如上體非過未等更無別理故曰義無異故。

世[序-予+(?/(焯-火))]受稱再示現前義若在下遮簡二世義所以得名現前毗尼矣。

憶念佛在王舍城沓婆知事六群得惡請乃以姪事誣謗佛問沓婆乃言我從生來乃至夢中不姪況於覺悟佛言沓婆無著人不故犯戒應白四羯磨與憶念法此之一法唯聖可行故戒疏云無著羅漢方行此法自餘下凡不可依據情息即加謗情息也。

能治即僧作法證彼也又犯者憶念為能治謗者為所治。

不癡佛在王舍難提比丘得顛狂病行來出入不順威儀多犯眾罪比丘詰問便言癡時造罪病差不作以事白佛佛言三種狂癡一者常憶常來二者不憶不來三者或憶或來此人應白四與不癡羯磨證知病時造過差後不為以癡造罪非心所憶於教不制癡解不作未可徵治不無前犯故作白四證癡不犯與癡狂法則行白二由諍是非稍難除殄故此狂法便作白四也。

從境即癡狂是所對境由不癡是犯癡則開之。

自言佛在瞻波國白月半佛在眾坐默不說戒初夜已過阿難請說佛言欲令如來於不清淨眾中說者無此理也乃至目連以天眼觀犯戒者去佛不遠內懷腐爛外現完淨即手牽出來白佛言眾已清淨應得說戒佛言自今已後取自言治戒疏云罪是自生還須目露對於人眾面陳其失故曰自言因言其罪情無隱伏故從能悔以立治名。

多人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於十八事諍不息僧斷不了以事白佛佛言應與多覓罪相謂兩朋同處行籌面決取多人語以息其諍或非法者多且令散去後當更斷此亦從能治人以立名。

罪處所佛在釋翅瘦國象力釋子善能論義與外道不如人問前後相違僧中亦爾以事白佛佛言僧應白四治取本罪奪三十五事若首本罪白四為解亦名覓罪相輕重亦爾者即前言重後言輕也約境望罪處為境。

草覆佛在舍衛國比丘共諍經年難滅以事白佛佛聽彼此二眾相對共滅應一眾中上座作白言我等行來出入多犯諸罪除遮不至白衣家餘罪共長老作草覆地滅彼一眾中上座亦爾彼此和合罪諍俱滅更不相問如草覆地亦云如草掩泥其義一也母論云如草敷泥上令人過不污共和合懺悔。

名種即罪名種相也更互彰名即憶念與不癡不癡與憶念為得不成。

增諍者若約俱淨故如互設其藥則反增加於諍也。

然下釋所以。

所舉即被謗舉者如沓婆夢中尚無犯豈以癡法而與之。

以他即傍人也以不癡人癡時實犯今若如沓婆與憶念者則彼謂妄舉清人也。

問下意謂律中憶念不癡二種設不舉及憶念亦是如法罪處所中須舉憶念名如法不者名非法何耶。

答下彼如沓婆從來不犯難提病差不為雖能舉固執三根大眾觀情可了設不作舉憶念得名如法。

此人即象力實犯而輕重互說邪正反談理須作舉應念治取本罪不行乃成法非故不可同例也五法者此約滅中品諍若下品諍但三法耳。

名人即人現前謂各說諍意也。

僧者謂僧現前要須戒見利及三業無乖也。

界者即界現前隨約限內有僧皆集無得隱也。

法者法現前須僧作法詳評有軌儀也。

毗尼即第五毗尼現前須用羯磨有德同評無德貶退又望諍息處是毗尼功。

別下人非僧僧非界此三名義體性顯然自別。

軌下法與毗尼雖分前後體仍是同故此二種名異體一也。

少異者片有不同也由上四為滅因下一是滅果因果少異而果無別體籍因以成如攬指成拳拳無別體即指為體調下謂調理僧以法殄其諍如法可行名進反此名不此則滅諍之前軌也正下及正用法滅彼諍處是毗尼功望此是毗尼現前也問下意云法軌起時是成就毗尼及毗尼起時前法已息。

如何下言五法俱起同名現前耶相續前法未謝毗尼早起非謂法軌落謝毗尼孤起故約前後無間邊得名五現前也起諍者即人現前并上四共成五法若無所現則能現不起故須相對而起說名五法現也此約能所出體也。

伽論下彼云云何不現前羯磨十種不現前謂覆鉢及捨學家及捨成四五作房六擯沙彌七狂八尼僧遙與比丘作三法所謂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并前七法共成十種但遙作法被也若當律乞作房人須現前唯下顯無人現前也但具此四問此既無諍可滅何須毗尼現前耶毗尼者下一句是釋意云此十法現彼雖無諍容後被竟諍起故須毗尼滅之則防遠有諍起之義也如下以作法界未起故律云云何界現前在內羯磨作制限者是今既未成是以但具四僧并豎標唱相等法三種一人現前兩家同聚各說教理也二法現前以三藏教判也三毗尼現前教旨明白疑闇自遣也非假四人故除僧法自然兩界通得不須盡集故除界也此亦約滅下品諍爾。

能斷即明觀正斷者通於僧人今不分僧人兩別通名僧現前者又所為諍人亦通僧別何以獨名人現前者其義何異耶答下五中僧現前者約能斷乘法非別人成故就僧存號所下即所為人中雖有僧別以此二位俱不乘法故局名人現前也三中即法現前中亦有能斷所為兩別何以但立所為人名不說能斷僧耶但下或三人或四人已上但使不秉羯磨皆名人也若立僧名濫五中羯磨僧也是故不立若爾何不更立能斷人現前成四法耶答三中人含攝能斷所滅人故。

瞻波即第四十三後半瞻波犍度文也何故下指律滅諍法中前段文故曰上二人也彼云二比丘為一比丘為二比丘為三比丘為僧乃至僧為僧等是為如法滅諍此用法滅中能所既通人僧用法舉中何不通人舉人僧舉僧耶答下一人不可乘法能治人非也四人不可輒治以彼成眾故若僧作舉法亦非也此是滅諍故非擯治所以通得自言懺悔律云云何自言說罪名罪種懺悔者是其下釋一同勿無也故下謂五中毗尼與三中毗尼一同也為無者無即滅義以毗尼名滅故獨能下謂言諍有三品五法能滅中上二品故若下品言諍止用三法若下即配餘

憶念等六通滅言覓犯事四諍也如覓諍三品中以五法現前并憶念藥滅下品又以五法現前及不癡藥滅中品復用五法現前并罪處所藥滅上品(此覓諍中共用四藥)又犯諍中以五法現前自言治滅中品以五法現前草覆地滅上品又事諍通用七藥滅五法亦在中并上言諍中上品用五法現前及多人語滅此則五法寬矣又對六毗尼兼而有故三法不通者但通言犯二諍中滅下品故望餘中上俱不通也別章即律滅諍法及戒疏中。

明毗尼下以七皆名毗尼故非總不可以收上別名也若論下如現前不可收憶念等則七種別名互不相攝體通者不越三五法體也又言諍中五法與下三諍能滅五法等體非別故用通者齊能滅四諍故又通餘六毗尼故如似下引例釋通自下謂自言可通餘六如憶念亦自言我夢中尚不作不癡言我病差不違即各有言述應知自言可該餘六說名為通今塞者何汎爾如餘六種自言是也攬短如云我實犯某罪以自伏首故如憶下示無攬短歸己自言之義後便解違者如前說重後使解違說言犯輕斯皆非攬短歸己之理也是故下結別章即律滅諍中亦廣其致後學可看皆有約義而論七藥皆合有現前法以人等三不現前不成滅故。

如文即律文滅法中故戒疏亦於現前毗尼中具辨三五法相至自言藥中指略云亦有三法自言五法自言如上現前可以知也餘憶念等則無三法憶念五法憶念如戒疏憶念不癡多人罪處草覆五科俱無三五之名看彼可了皆同者同一羯磨界故法滅滅即毗尼也各別者隨彼諍情合用何法何毗尼以斷也雖爾不出法與毗尼二位是通人亦通五者皆是起諍人也即五中人通也唯多人語一種通能斷所斷人也餘皆屬所斷人十德者一持戒具足二多聞三誦二部毗尼極利四若廣解其義五若善巧言語辭辨了了堪任問答令彼歡喜六若諍事起能滅七不愛八不恚九不怖十不癡有此十德者應差共斷餘人不具不在此例互作僧人者此述懺時屬人彼屬僧彼人此僧亦爾等四等取恚怖癡三共成四也律云不愛恚怖癡此人於彼人中最為尊貴殊勝第一猶若乳出酪酪出蘇蘇出醍醐最勝無比是為平當人既具此德必不妄治舉人也。

自言約下二種中可悔者說以自言既實即可懺故俱滅者如兩朋各陳罪之名種求悔是罪滅作已和合是諍滅不滅罪者要治取本罪已後隨篇懺諍雖先滅而罪未滅餘四即現前憶念不癡多人語也六種除罪處所與處所竟即與罪處所白四羯磨竟已然後奪三十五事若伏首本罪者應白四羯磨如法為解可悔伏首後更不諱罪依篇與懺不可悔者謂己答言我犯某罪尋復言不悔犯重向戲言耳僧應與彼盡壽不可悔白四羯磨餘無指上六種不論解者彼律但加不悔羯磨無解羯磨也此中故不論解一句合在餘無句上義方連貫答下望揀集智慧人作羯磨屬法戒疏云前用羯磨有德同評無德貶退也又合施何教可殄是藥其猶對病先選良醫次投藥石苟有醫而無藥厥疾弗瘳設有智而闕教其諍難殄是以攬之共成一治不妨法藥體元是異不下如憶念一種與法證明憶記無犯止此一法更無別藥望用處是法望諍息名藥體實非二等取不癡罪處所共成三也疏家順題應言鈔家或可本首疏中義乃言疏家如戒疏引首疏義云疏家是也既說法藥體異何以通途解釋而不定法藥二種實體者。

一下是立若下伸難此下釋難且如難意云若約不究竟故不出者於法可爾藥是在後正殄應屬究竟何不出體此下釋云若如上難自言毗尼可說諍滅以言竟滅故可說藥體有究竟義若從多論自言門中言竟未滅彼云有比丘犯波羅夷先言不犯後言犯若僧與是人實覓毗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滅擯故以此文證雖自言竟用法既非諍寧是滅是亦未究竟也故不可定出其體覓即覓諍謂比丘犯過三根五德舉來詣僧伺覓前罪因舉評犯遂生其諍諍有大小故分三品用藥亦有不定以五法現前憶念藥滅下品五法現前不癡藥滅中品五法現前罪處所藥滅上品言下如言諍者謂評法相是非須知邪正各執已見而生其諍亦有三品下品言諍以三法現前滅中品用五法現前滅上品用五法現前及多人語滅犯諍者有過在懷罪相難識各議紛紜遂生其諍亦有三品用藥不定如下品用三法現前自言治滅中品以五法現前自言治滅上品用五法現前草覆地滅既評量議論執計轉變故又用藥無准也以此推之不可定出其體也。

餘四離前憶念不癡罪處三種法藥同體外曰餘以上三律實出羯磨法藥故若現前等不出實體如律云云何法現前所持法滅諍者是云何毗尼現前所持毗尼滅諍者是故知但通舉法與毗尼及正用時當須善解者擇法而用故不可定出也人有增減者五法中能斷是僧故增三法中能斷通別是滅如自下一二三是對別人前自言露罪四是對眾故戒疏云自言治者罪是自生還須自露對於人眾面陳其失和白者律中對僧自言悔受懺者應作和白望和白時罪諍未滅以僧若未和諍容起故三種者一顯露二覆藏三耳語如眾中和上闍梨上座智人持法毗尼持摩夷者皆如法語應顯露行反此作下二種行五四不同者初顯露行有五餘二各四且初五者一非法人多和尚闍梨如法應顯露行二非法人多而上座智人持法持毗尼等應顯行三不知此如法多非法多然和上等如法應顯行四不知法語多非法語多然彼上座等持法持律者應顯行五此諍事法語人多即應顯行二覆藏行有四一如法人多和上等不如法應覆藏行二如法人多上座等不如法應覆行三四不知句如上例作三耳語行亦四可如上作但改覆藏為耳語字讀之可見差白羯磨者律中差行舍羅人用白二法要具不愛恚怖癡知己行不行五法也又作二種舍羅一破二完作已應作白法云如是語者捉不破如是語者捉破舍羅行已應別處數若如法者多又應作白如是語者多諍事可滅若如法者少應作亂已起去其諍未滅故知雖作上多法亦未究竟是以不可定出藥體草覆下若望二朋各陳悔法是法定容後再起是不究竟故律云云何草覆地不稱說罪名罪種悔懺者是若諍事滅已後更發起是不究竟是下一句通結。

如律即七毗尼中現前自言通於僧別邊滅憶念等五唯局於僧不通於別何者如憶念不癡罪處所用白四羯磨多人語差行籌用白二草覆兩朋作單白懺故知局僧羅漢如沓婆是也以證無學必無故犯業疏云四果位人但有悞犯三果之人亦有故犯阿那含以此人斷欲界見修惑盡故俱舍云斷九不還果然雖有犯終不犯性初果尚非犯性況三果乎業疏云善來機勝以無四重過不無遮犯是也雖然初果但斷八十八迷理惑全未斷修二果方斷欲修六品是故論取那含以九品修惑俱斷故三眾以不合聞羯磨但得遙作故曰不現內爛謂戒體內毀如物

之腐爛也僧犯吉不應之罪也不作憶念即不作憶念法證明彼所犯僧亦犯吉不作白羯磨者即不作法直爾擯也雖成治擯望僧不能加法故犯違教不應之吉其猶對病有藥不能用也現前謂人不現前或須用羯磨有德同評而輒不行是也八中前四奪眷屬後四奪智能作使要具辨才復多智慧受命不受辭方堪使乎差會既言次第即僧次之義也若為解脫者方可預之今既有過理宜奪也都盡或眾盡少得滿數往或一眾盡去亦容赴之。

凡下以諍事從微至著是故排列七藥亦從小至大也以現前憶念不癡自言若殄諍者但是中下二品藥若諍之大者用多人草覆滅又違語說罪惱僧復重諍事難息故與罪處白四治取本罪仍奪三十五事後又加白四解是則後三為上品藥爾答下現前通滅下中上三品唯多人語獨滅上品言諍故但用二藥刊削定除也若以下意云若用憶念等三定覓諍清濁可爾若定言諍邪正如何可了反生其諍清濁宜作邪正字應顯不諍下謂言諍本不諍罪事不同又不諍犯有輕重何須自言草覆二種毗尼是知但用上二不用餘五明矣。

答下一比丘及僧是能斷人為比丘是所斷人俱屬人現前好下是法毗尼現前律文無好言教語一句但云如法等大師足之作通標句又示能斷離非滅法羸獷相故曰也如佛所說教總收法與毗尼言是佛所說教也律云非佛所教諍事不得滅十法即十德謂持戒多聞乃至不癡是也如上所引餘有下謂斷事中有不誦戒不知毗尼不取正義反作非法語者僧當作單白遣出單白云大德僧聽彼某甲比丘不誦戒不知戒毗尼便捨正義作非法語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遣此比丘出白如是等者等取恚怖癡知可行不可行舍羅即籌也若念即行舍羅者作念謂眾中有如是人等應遣下謂非法者多當密遣使往僧中召令如法人來捉籌共滅此事功德多等。

答下此中現前一種通滅三品要須五法也憶念滅下品不癡滅中品罪處滅上品故須四藥何故是徵。

覓下是釋。

由人而起者一是犯人二是舉人因舉評犯遂生其諍由覓而起也不諍下辨不用之藥。

答下謂比丘實不犯四重僧殘及偷蘭遮而諸比丘謂言犯也既是清人但與現前憶念如沓婆非犯佛令與憶念是也然下即律五不如法雖與憶念白四而法不成反此名五如法二滅即現前不癡得心即狂病差後復得元心也五事即上五如法也一切難律文作切難切音竊猶言得親切逼切之難含注戒亦云得外道切問是也此問不出律文大師意問頗有合行草覆滅今但用現前一種得滅於諍不答下如覓諍三品中或一二三人及眾僧一往易和滅者故不須草覆也故下犯諍說草覆後復指此云亦有犯諍唯現前滅義同覓諍是也問此覓諍中既非草覆滅何以曲引問之答誠如來難但以大師約理有而問如覓諍或用四藥可滅應如上也或容滋蔓勘檢不了者應可加至草覆矣故下云流至上品作草覆滅可以例諸現下以三法及自言滅下品五法及自言滅中品五法并草覆滅上品故至三爾若不下即以三五現前自言殄不止息者方流至上品作五法現前及草覆滅既下辨不用所以等者等取即非狂心犯何用不癡又言無違返何須罪處此二俱是定已犯收上濁字憶念定不犯收上清字然下結上用三藥也文

略現前摩夷此云本母即母論也。

二三四皆指所對懺者等取五人已上懺主須作白和故律云欲在僧中懺者應具儀合掌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犯某罪今從僧懺悔(三說)受懺者應作白白文如律若二三人受懺須問邊人智慧下即彼一眾中有智慧者作白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此諍事作草覆地懺悔白如是作白已復白言諸長老我今此諸諍事已所犯罪除重罪遮不至白衣家羯磨若諸長老聽者作草覆地悔第二眾亦作是說亦有下大師義準也同前覓諍中一往和皆得滅者是也。

首下謂律四諍離為十八言覓犯各三成九事諍一種歷上三諍隨分九品共成十八諍謂前三諍各生事諍也何者如言諍中若評教理是非犯相輕重是名言諍若評羯磨是非迷悟不決此名言諍中事諍若評三根清濁五德通塞是名覓諍若評用法治舉徵覈虛實則名覓諍中事諍於五犯聚懺評有濫名犯諍非法羯磨定罪重輕是名犯諍中事諍既隨前三分三品異故得通該七種藥滅乃名一切滅滅也恐下以律云事諍以一切滅滅隨所犯爾故此解之云恐濫等如云言諍中事諍乃至犯諍中事諍則無濫也。

問下已前四諍下總別設問除大師一問外皆是阿難所詢如來隨答今大師躡以問云何故前三諍下。

阿難初總問用藥後別問所滅今事諍一種但有總問闕別問者何耶即盡言更不假餘藥也以一二能盡滅故所以別問推究令解也此事諍既通一切滅復隨前諍而分故無遮簡盡不盡義是以阿難杜而不問如來亦不垂答故曰闕而不解事作依律文爾彼云言諍中事作乃至犯諍中事作是為事諍現前下即以三法現前滅言諍中下品事諍五法滅中品五法及多人滅上品憶念下即以五法現前憶念滅覓諍中下品事諍五法不癡藥滅中品五法罪處藥滅上品自言下即以三法現前并自言治滅犯諍中下品事諍以五法現前自言治滅中品以五法現前草覆滅上品事諍是知事諍更無別藥即依三品如上用藥各隨同滅故言一切滅滅也十下言常所行事或起諍者但用現前一藥滅不須兼帶別藥也。

將下前明七滅是能殄之藥藥不空施須有所應之病故四諍以而明之若據戒疏先明四諍則是病起之源後列七藥是除殄之法亦隨述作之意今既言七滅諍故以藥居初病居後理亦無損。

理下由理既冲寂故不能自班列彰示要假詮言以照顯也詳下因評其理為起諍之由也諍下結束三根能舉見聞疑中隨以何根舉也前罪通收所舉五七犯位及破戒見威儀也具緣通別二緣非闕也造境四重遮性等境也違教不順制聽二教也作事即淫盜等事百一大鈔云此乃總據非定如數亦可引用十誦彼則定有百一有作一白一羯磨則汎舉白羯為所評事也約類以分則一百三十四法矣如下此母論是引第八卷文也彼標云滅鬪諍言訟毗尼者二下是釋然論文不巧鈔有改作也如彼云相打惡罵是名鬪今但云二人同競名鬪斷改鬪評斷也訟易云天與水違行訟孔穎達云天道西轉水注東流即訟之象今日各說理即相違義也彼曰各說事助理是非名為訟今但云各說其理名訟約因者如言諍定理邪正未有果決覓諍方

伺覓前罪未知有犯皆從因受稱從境者犯則對境已犯但未分輕重爾事則白羯磨被境事而起故犯與事諍約境立號若爾何不云境諍因諍而却云言覓犯事者何故總徵云何者境下是釋若云境諍境別塵沙知是何境故不從境但立犯事二名也言下釋不云因諍所以也以言則通攝邪正二計覓則通含清濁犯不犯皆是得要而省約也若云因者知是何因故知言覓二諍義推是因不可名因故曰不就因名。

問下向云言即通含而名言諍者且如所詮之理理亦通含何不就理名為理諍耶答下以四諍各有理故若但立一則餘無取別執情上應以無字貫之以對下有執情故三品即上中下也謂理體均融隨成一揆本無過惠及以執計分為三品此為一義兼復理通於四是二義二義既明是以不彰理諍之名也言下雖具通四之一義然闕無過執之義既有過執可說為諍故得從言以受稱餘下應先難云言既通四下三何不名言諍將文答之蓋各隨前事而名若更立言者復無區別。

論下應先難云若據覓諍覓亦從境何獨隱境從因立名耶將論下釋意云若從境立境別清濁應開二文開則煩碎是故但立覓名通含清之順濁之違也若爾犯事二諍亦可名因以因收濁犯是濁故又事通於言覓言覓既名因事亦可名因何偏在境耶將犯下釋謂若以犯事從因受名則不異言覓二諍又成淆混也。

疏下又應問云覓諍不可從境謂別清濁者言諍應可從境即將疏下釋意云雖無清濁之別然有塵沙之別言諍既無塵沙無量之別是亦不可從境彰目若下是縱攝下是奪二諦即真俗也謂設從境立攝此言諍不盡何也以言或諍俗諦理可得云境或諍真諦理真豈境耶是故攝之不盡抑又真俗不必相假故如諍俗諦境未必須假真既非相假是以約境但可收俗不可收真明矣論下對上不相假不從境名顯此相假故從境名此亦相翻以釋成也。

是非是二清濁是二覓諍既含清濁之別故不從境受名事諍亦含是非之別何得從境得名。

已作下謂已作者方名羯磨事既不通餘事則義唯是局以局故境則局一其未作雖通是羯磨非羯磨然皆名事故既皆名事亦是一也故犯與事皆從境得名不類清濁始終分異故覓不得從境也。

問舉罪下如文就業即羯磨是僧之業務也就業言諍就教行覓就治行犯就罪行也理下示廣今下結略。

論義屬言情竟名諍雖有此諍然不假毗尼以滅故不名言諍何故者徵所以也一下是釋謂僧尼二眾位別又以尼從僧求解敵論頗希二下以尼是下眾不得上僭大僧之法又非別眾之限設諍何須速殄義無妨礙故三下除二受懺同法外餘無同者言下若各就本眾說言諍反上三義即成餘三亦爾文略覓犯故曰乃至有異下律中有四句比丘共比丘諍比丘共比丘尼諍比丘尼共比丘諍比丘尼共比丘尼諍因此故今約犯事二諍各有三異且初犯有三異者比丘下是一二比丘下是二或下是三上言二眾即比丘及尼也皆不在犯諍者以非諍本眾之犯故不名犯諍不妨容在言諍中收或比丘下是覆釋第二句在言諍所以也在言諍者雖犯起自

尼眾而諍在比丘見既不同發言成諍故曰言諍或比丘下分事諍中三異比上可曉以得下恐此眾因諍彼事而破即成破僧理須用上現前多人語滅得通多少四人已上名多三人已下為少覓諍下反顯三人若四人成眾不得舉故即成僧舉僧也。

三判即隨言覓犯三判也。

根者取生發義也一下律云以何為根貪恚癡為根無貪恚癡為根此約眾生根本煩惱體性中說根二下律云僧為根界為根人為根若汎下釋上僧根四種約數則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僧若涅槃中佛為純陀說有四種一畢竟到(謂無學斷煩惱盡故)二示道(三果人能以正法示人令學故)三受道(初果向已下欲受聖道在身故)四污道(犯戒人也)界人准此者如評作法自然等界或評一二三人而起諍故就非情情事說根又下引論釋六諍也約為即所為不協情而起見取下於非真勝法中生心而取名見取執邊之心名曰邊見邪心取理名為邪見此則就業惑而起以說根廣下釋十八法所謂法非法律非律犯非犯若輕若重有殘無殘麤惡非麤惡常所行非常所行制非制說非說如是法上因評起諍也此則就九正九邪法而說根也初二同前即一貪無貪二僧界也同上言根中三舉律云覓罪以三舉事破戒見威儀也故不同者不同上三舉為所犯事也貪下釋初根也。

準此即三善心舉而生諍。

又下前約所評事此復通所犯事以僧不舉僧今反輒舉因生諍也遠緣以覓諍正從罪起旁因界起罪猶屬於遠緣餘者指人也即因人犯而覓以人為根六犯所起者增六文云或有犯由身起非心口或有犯起於口不以身心或有犯從身口起不以心或有犯從身心起非口或有犯起口心非身或有犯從身口心起是為六也既言下以律中犯根內但說貪等三為根不說無貪等三故此解之起諍即評前犯而起諍人不妨有無貪等三為諍根初二即一貪無貪等二僧界人也此約單事諍明若兼前三下事諍則隨有不同。

餘三即下三諍義既不同故無十八事三舉在覓中六犯在犯中下事諍中既無三舉六犯又不說也。

準通者言諍中亦可有三舉六犯以言通故覓犯中亦可有十八事以十八事中有犯不犯若輕若重等事諍中亦可有十八三舉六犯以事諍通故即前三諍中各生事諍是也。

三性即善惡無記三性也但隨起三性作於四諍其理易明故曰準義可知欲知其相廣如滅諍法中所配凡夫見道已前皆名凡夫不越內外凡也廣略即廣略二戒學人前三果也阿下以三界見思惑盡唯無記性中犯無善惡二性犯也通善即無學亦似通善性犯遮戒耳或善以律說四諍云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今何言是不善耶答下約言諍分示也望初評時是善後心乖惱是諍諍屬不善今正滅後心之諍故言是不善也非滅初時評理之善不定者隨上三諍起事諍故致善惡無記亦不定也。

問下三性本異何言善無記不善無記若爾則三性混矣答下諸論解十善十惡皆有三品但猛利心作為上汎爾心作為下餘為中此善不善中皆取上品為引業引生總報中下品業微劣不能為引但能為滿今言善惡無記但取中下二品望不能引生善惡總報說名無記若爾何

不全名無記復言善惡者何將望感下釋別報者對上總報得名以引業能牽總滿業能嚴別俱舍云一業引一生多業能圓滿是也今言感者以善無記業感善別報惡無起業感惡別報也非下遮簡也非謂泛泛不帶善惡之無記故今得言善無記等。

若爾下若約事諍從言覓犯下諍羯磨名事諍但如受日等羯磨不從上三下生或有諍者名作何諍治人即訶責擯出等法也舉罪即舉前人之罪須能舉者與僧說證正其罪得伏方與應召來入眾當前為舉舉已為作憶念如不依實伏首者乃作不見不懺等舉及惡馬驅出之法皆覓中事今評用起諍即覓中事作惡心等此通於能所如能治僧欲令彼惡名妄加法者及欲懺而不與法者是若所治人惡心不捨覆隱不懺等是望過屬犯望羯磨名事故曰犯中事作別章即首疏中。

或下律云若比丘諍言以十八事共聞彼此不和是非言諍若父母共兒語兒共父母語乃至餘人共諍語是即是言若比丘共比丘諍言以十八事共諍彼此不和是言即是諍亦諍十八事等有言非諍兒共父母語等是諍即是言即諍十八事是非言除言諍外若餘三諍是如彼即律滅諍法中言單諍者即一人對一人也以下躡上單義而立句法也或下上律中云有言即是言諍今對上而立也謂彼此一人單舉十八事共鬪不和即是言諍既無伴勢復是單諍或下做前有言非言諍句以立即父母乃至餘人彼此一人單言是名言而非各競故名非言諍非單諍是下釋上有言也但是彼此往復訓答之言爾故非諍也或下上云有言諍即是言此亦擬之即以十八事不和是名言諍即是言也如此皆屬單言諍也非帶覓犯事之三諍對前一人無伴今彼此兩人復有伴勢故曰重也或下亦同前作如初即初句十八事以顯是也餘句比上可解但加伴為重與前異爾覓等三諍準上亦合有單重等句類上言諍中取解法鼓有聲久而弗震聊一提桴警之後進同探秘藏咸佩戒印垂之未來覲無煨燼。

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第六(終)